



序

-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□怕违条忍饿归来
-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□泛湖舟直谏招尤□
-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□成员外喜而复愁
- 第四回 思疗妒鸬鹚置膳□欲除奸印信关防
-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□都院君定计择良姻
-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□嗟薄命玉杵计穷
-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□露机关一场拷打
-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□重生管鲍弦续鸾胶
-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□胡主事混沌索真赃
-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□弄虚脾继立事谐

-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□成飙浪费继业
-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□普度院地藏延宝
-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□训劣子堂上殴亲
-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□买生员落得用他财
-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□涉疑心暗鬼现真形
-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□夙孽报施乎地府
-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□都氏带罪受经
-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□都氏阖堂拜谢
-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□许知府政声堪谱
-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□硕德名遂功成

序

余尝慨世之男子，甘为妇人之行，而不能妇人其心。妇人以一夫终，外畏公议，内顾名行。男十色不谓淫，女过二便为辱。苦矣，身之女矣！吾身疇氏，而以人之颦笑为颦笑，颜和声随有奚愉？况乃所乐只争是一线，一线之乐又寄于夫子。非色足以媚之，才足以制之，弗得也。一夫一妇，为欢几何？中有生老病死，所去者半；声问缘觉，所去者又半；饮食息起，所去者半；悲欢离合，所去者又半之半。总令美满百秋，括计不过数载，若乃复杂以僻邪，媚乎外室青楼，静言屈指，寂禁涕泗交横，妇人又乌能不妒？故妇人之心真。至于而真，更无漏其一种忐忑齿间齟齬齟齬，无可奈何之衷。将为贤妇，又恐割爱；将为妒妇，又惜名称。至事势临颈，腆颜不顾，譬兹醋国，扇乃牝风阴氛，弥填区寓阳明，遂失坚刚，纵横在我，笑骂由他。□谁不爱名，甘任不肖，可悼矣。令天下亲友臣子，以兹为心，则三王无难四，五帝无难六。弑父弑君，不载《春秋》；刖足按剑，不载《列传》。不复有商周，安知有末流乎？奈何孤矫之僻，独钟妇人，劳辞彥唏，虚费笔墨，扼腕哉！

前有《狮吼》，继有《怕婆》；而伏雌教主今又为之昌明其说，男子阅之，喜斯悦矣；妾妇闻之，能不自毁尽葫芦中一滴？不乃若都飙肆毒，冷姐生奸，即□矣。妒妇亦当拔剑而起，斩断妒根，为莽男儿开方便之法门，顿一面之网，普无生之福，因以露洒杨枝，莲开并蒂，则世之获福，不即多乎！兹集虽足绘妒，实以救世矣。诸凡甘婆心而稔怕婆者，虔请一卷，迎二三高纳，对其乃正，焚香恭诵，礼拜忏悔，不必白面玉皇、黑脸阎老，梅檀香横，法界花飞，有妒无妒，一时同超醋海。

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

说原

都氏者，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。妇人秉阴霾之性，习狐媚之妆，能窃男子之意旨以为用；男子堕落其中，至死不觉。亘古及今，以及蛮貊，无不皆然，故曰都也。虽然，情不足以联其夫，不得妒；才不足以凌其夫，不能妒；智浅不足以驾驭其夫，虽欲妒，夫亦不受其妒。试观都氏举止，其才情智识，自是太原异人。孔明以巾幗遗仲达，退丈夫为女子。余读《怕婆经》，进女子□丈夫。世有都氏，吾愿事以箕帚。

成圭者，成规也。言天下之男子，未有不怕婆而能为丈夫，如公输不能拙规矩而成方圆。

不怕则争，争则不和，夫妇不和，天地随之愆尤。盖怕之道，精言之为柔，直言之则为怕。

然则，怕婆又何必为丈夫讳？揭一种新花样，定万世大规模，孰是慧男子，秉成规而善用之？三握之吐，姬且负戾之周；七擒七纵，诸葛薄代之智。悍妇不殊强虏，非智宁能驭伏；保孤无异幼主，不周恶乎能全？鞠躬尽瘁，以忠臣行。良臣之心，任怨任劳，以巧人甘拙人之事。斯其为周智也。

飙者，何犬之类也。以继子而作难，何异疯犬？天下之生乎一体而怀二者，冷著甚矣，故冷姐继都飙而得矣。

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□怕违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 宋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繇来凜冽。又何曾隐忍肤挠，含容目瞽。胜负场中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怎归来见着俏浑家，汤浇雪！下虚心，犹未悦；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流言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俨似藏头鳖。是何年，请得上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緘束，就似那蜗牛遇了醋，蚂蟥见了石灰一般，由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只索缩了一大半，这也不知什么缘故。难道男子个个惧内，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话道得好：干事时她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她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。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有意思的人，哪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着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，走来道：“嫂嫂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一缘二故，说得不上三五句话，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

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，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个引子、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，丈夫赛过陈[造]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颠末，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趣事，待我慢慢说来。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；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个神阁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吗？呀，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。有一诗又道得好：□□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怠。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怎知当世浇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自言家业皆由我，恃己多才凌老公。丈夫不幸无子息，

自言有婿有内侄。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朝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珪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攒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。那都家老员外，名唤都直，唤字公行，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绸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绢。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？

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；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。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珪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“惧内”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绢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缎铺。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珪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，不做文章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银两，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了利息。

一日，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心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并无芥蒂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言道得好：树大分枝。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枝，有何不可！”周智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携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凭处分。”成珪道：“说哪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，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当日就盘算了账目，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旧开张缎铺。成珪却懒于营生，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。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那件没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下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，都氏也不着急，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教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祠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那处不立愿？那处不许经？一毫也不灵应。况且院君性格不凡。”看官们像也凉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、大七大八、一妻一妾，莫说成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。

一日，成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景融合，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

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。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，许下灯油良愿。至今将及一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了期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

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生打扮。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间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真率由来无笑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如何？要知无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珪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似充龄。吴霜缕缕鬓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惯作折腰迎。绮思每涎蝴蝶梦，幽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何名？畏妻都总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引成珪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？”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夜来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吃了哑药，不做声为着什么？”成珪没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着了期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，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，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。不知院君意下何如？”那都氏把头低了一低，眉蹙了一蹙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掇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珪没奈何，只得舍着张凤脸，上前一把拽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，分付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说那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”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祖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成珪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，有理有理！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珪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。”成珪捉不住脚，倒退了三两步，道：“院、院君，还有甚么分付？”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，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，二遭故。”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颈项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筒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兢兢的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吓得那成珪抱头鼠窜，一溜去了。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走到厨下，吩咐丫

环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备。四辆肩舆，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齐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珪出得门来，又早夕阳西下，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归迟，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。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。

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珪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。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，成珪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，见成珪到来，便厮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来是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成珪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，有事计议，可在家么？”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，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。员外进内略坐片时，便好相会。”成珪道：“既不在家，那里等得？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自去也。”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作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，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珪再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，踱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蛾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，燕体步来轻。容貌可将秦、虢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妇道德如坤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征。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其事，出来一看。见是小厮留成员外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珪进内敬坐。成珪见他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。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：有诸中，形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环献过茶来。成珪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。有件小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之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。万乞早临，幸勿见阻。”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环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丐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

不愈深其疑！”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复“不消”，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早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。且看周智怎生模样，《临江仙》为征：

布袜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，谦恭虚己颇温存，虽当酩酊后，到底有规箴。二子多才骥与驥，一双白璧南金。联芳棠棣许趋庭，从来夸两仲，不负二难称。

成珪见周智到来，只得住脚。周智拜揖道：“贤兄光顾，失迎莫罪。”便对何氏道：“伯伯到来，不比外客，为何不见一些汤水？”倚着酒醉，兼着真情，一把拖了成珪，把个妻子、婢仆翻天搅地的骂个不了。倒叫成珪目瞪口呆，劝又劝不止，辞又辞不脱，被他拖来拽去，弄得头也生疼，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，只把进香之事，忙忙说了一遍。见周智满口应允，便要立誓辞回。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，故意不放，正像打破砂锅，直问到底道：“是为何这等执拗不肯，用些酒去？定要说明白。”成珪被逼不过，没奈何回复道：“老弟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定要区区细说？这时不回，今晚可是安睡得？”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贤兄实欲回归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就着个家僮，提了灯笼送成珪归家。仍从旧路飞奔上前，心中春熟了一石多凹谷。

不觉已到了自己门首，发付了小厮回去。众主管俱来迎接，问道：“员外出去多时，毕竟不曾晚膳，敢是饿也？快办酒肴。”成珪道：“这到犹可，院君可安静么？”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，也有骨嘟嘴的，不知为着何事。成珪见不是头，连忙又问了几声，那主管道：“自从员外出去，院君里面不知为甚，吱喳了好一会，还未息哩！”成珪听了这句风声，却似雪狮子向火，酥了一大半，慌得个手脚无措，口中虽是不言，心内好生着急，暗自忖道：“今日迟归，原是自己不是，少问院君，若是有些出言吐语，到也还好承受；倘或求免不脱，动起向日家伙，免不得面门上带些青紫，明日进香甚么体面！”只得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！”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他。正是那：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喜鹊与乌鸦齐噪。

不知主何凶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□泛湖舟直谏招尤□

引首《玉楼春》 无名氏作□

六桥岁岁花如锦，多少风流堤上逞；几番花落又重开，当日风流都老景。南北两山多邃径，沿路荒坟失名姓；可怜今日纸钱飘，他日有无犹未定。

却说成珪只恐线香限紧，连晚忍饿而归，又见众主管这段光景，好不害怕，没奈何，只按了胆，直头走将进去，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。成珪陪个小心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竟不知妻子放出甚么椒料来。谁想成珪八字内不该磨折，不知那一些儿运限亨通，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，真正千载奇逢，破格造化，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。都氏见丈夫唱喏，便带个笑脸问道：“接客的老奴怎么回复我？”成珪见这段光景，不知喜从何来，心头突地把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到东洋海里。你道为何那些主管也会吊谎来吓主家？原来有个缘故，成珪自从傍晚出门，都氏却在家中备办进香物料，丫环、小厮那里理会得来？故此呐喊摇旗了这一会。众主管不知其故，却泛出这段岔头，吓得成珪屁滚尿流，好利害也！有诗为证：

雌鸡声韵颇堪夸，路上人闻体遍麻；

膝下黄金何足惜，满[个匡]谨具向浑家。

成珪得坐喘息已定，对都氏道：“拙夫蒙院君命，去到周宅，将吩咐的言语，尽行致意与何院君得知。他已满口应允，明早即同周达君一齐到来，并无别说。”都氏道：“那老周怎么也来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吩咐邀他，自然要他个到，难道怎好虚邀得的？”都氏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你可用晚膳未？”成珪道：“多承他家再三款留，只恐违了夫人严限，故此尚未吃来。”都氏道：“偏你这样人，假小心，最胆大，猢猻君子，黑心公道，专会妆乔，惯能作巧。他家好意留你，你便领他意思才是。如何不吃他的？只道有些相怪，今后决不可如此了。”成珪立起身，打个深躬道：“谨依院君台命！恐下遭不似今日宽恕，只求线香多限寸儿，便是万代恩德！”丫环打点肴馔出来，夫妻二人相对而饮。成珪私自贺喜。正在饥渴之际，况兼酒落欢肠，举起大觥一连吃了一二十觥，酒量原不济事，不觉酩酊大醉。都氏见丈夫已醉，连慌将饭出来。成珪闭了双眼孔，胡乱吃了一盏，却便垂头睡熟，倒在桌上。丫环再三推扶，只是不动，口中喃喃呐呐的，不知说些甚么。正是醒脸看醉脸，其实有趣。惹得那些婢仆笑做一团，搅做一块，你又道没本事扛，我又道莫本事驮。三三两两，闹攘之际，正愁没个法儿弄员外进房。不想都氏拿了茶杯儿，来到丈夫跟前，见他呼呼的睡熟，你

道好一个院君，不慌不忙，把那嘹亮的声儿向丈夫耳朵边叫声：“不要老不尊！起来吃茶，上床睡去！”成珪虽然酒醉，耳边到底惧怯，心里到底知事，一闻妻子声音，却像老鼠见了猫儿，“骨碌”跳将起来，双手擦擦眼孔，口中打个呵欠道：“床在那里？拿来我睡。”都氏道：“老乞丐，谁着你灌得恁醉！床在房中，可是移得来的？”成珪将醉眼白呆呆觑着妻子，道：“床不肯移来么？罢，罢，罢！”又把双眼儿闭了。都氏将茶递来，成珪一连呷了几口，脚下又只不走好。院君看不过了，伸出三个尖尖的玉笋样的指儿，也不知甚么天师府里学来的符咒，只在丈夫脑骨上轻轻刮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奴，还不走动！”只见成珪叫声“领命”，便向房中一撞。都氏代脱衣服，放倒便睡。当晚各人就枕，一夜无话。

忽然金鸡唱晓，将已天明。都氏率众各各起来梳洗，又着小使去到周宅相邀。那周家却也装束齐备，听得相请，夫妻二人即便上轿，不则一步，已到成家。都氏连忙出迎，来到厅前，福了两福，成珪接着，两下俱各相揖已了。何氏把日常忆念彼此致谢的话头，对都氏叙了一回。丫环捧过茶来。各人吃罢，又吃了早饭，请上香烛等物，带了一行僮仆，俱各出门。四座肩舆，十六只快脚，一溜风出了涌金门外，来到柳洲亭畔，便有无穷光景。《满庭芳》为证：

 天色融和，风光荡漾，红楼烟锁垂杨。画船箫鼓，士女竞芬芳。夹岸绿云红雨，绕长堤骢马腾骧。碍行云两峰高插，咫尺刺穹苍。莫论村与俏，携壶挈盒，逐队分行。羨逋仙才调，鄂武鹰扬。

 飘渺五云深处，三百寺、二六桥梁。最堪夸，汪汪千顷，一派碧波光。

一行人住得轿子，只见那大小船户，俱来兜揽，有的问岳坟，有的问昭庆。成茂道：“我家员外也不往昭庆、岳坟，却往天竺进香。先要个轻快小船，渡过金沙滩，然后要只头号巨舫，转来游玩。你可准备。”艚子道：“这都理会得。”便把船儿摇拢，众皆走上，艚公摇动，不一刻已到了金沙滩。依先乘轿，吩咐大船等候，不在话下。

不觉来到九里松，转过黑观音堂便是集庆禅院，两边庵、观、寺院，总也不计其数。烧香的男男女女，好似蝼蚁一般，东挨西擦，连个轿夫也没摆布。挤了好一会，才到得天竺寺。但见：

 栋宇嵯峨，檐楹高迥。金装就罗汉诸天，粉捏成善才龙女。真身犬士，法軀海外进来香；假相鹦哥，美态陇西传入妙。求签声，叫佛响，钟鼓齐鸣，不辨五音和六律，来烧香，去点烛，烟光缭绕，难分南北与东西。

 正是：皇图永固千年盛，佛日增辉万姓瞻。

 众人下轿净手毕，安童点上香烛。值殿长老过来，问了居址姓

名，写了两道文书。行者击鼓，头陀打钟，齐齐合掌恭敬，各各瞻依顶礼，口中各各暗暗的祷祝些什么，再请签筒，各人祈签已了，送了长老宣疏衬钱，然后起身两廊观看。只见那些募缘僧人，手里捧本缘簿，一齐攢将拢来。你也道是修正殿，我又说是造钟楼，一连十多起和尚，声声口口念着弥陀，句句声声只要银子。把个现在功德，说得乱坠天花，眼灼灼就似活现一般，那些趋奉，不能尽述。周、成二员外，虽是有些钱财，那和尚套子倒是不着道的，只不做声，只是走来走去。那些和尚也只跟来跟去，甜言蜜语说个不了。都氏有些焦躁起来，倒是何氏道：“一来烧香，二来作福，叫安童拿五百钱散了他，省得在此絮絮咕咕。”众和尚得了铜钱，好似苍蝇见血，也不顾香客在旁，好生趋趋跄跄的，你争我夺，多多少少得些，哄的一声，又到那一边，仍旧募化去了。

周智对成珪道：“贤兄，可怪这些秃驴，狠化人的钱财，又没个儿女，何苦这等？明日与留他人受用，想他着甚要紧！”成珪道：“老弟差矣！财乃养命之渊，人岂不要？但是随缘用度，自然消受得起。这班秃子拿去吃酒养婆娘，布施的功德自在，他却消受不得，后世变牛变马，俱是这一等人。”都氏毕竟嘴快，便对丈夫道：“依你讲来，僧俗一理，你每常私自瞒我走去吃酒，养婆娘也要变牛变马哩！”周智道：“这报应之理，何待来世？只此生便有结局。比如吃酒、养婆娘，目下虽然快乐，到老没个儿女，设或三病四痛，没个贴体亲人，那时要茶无茶，要饭没饭，便是活受地狱，何须定要变得牛马！”

成珪不敢做声。何氏只好自笑，都氏不肯服输，便分解道：“和尚岂得没有儿子？即便不是亲生，也只要身边有物。俗语说得好：床头一箩谷，自有人来哭。在家人、出家人，正是有货不愁贫。”周智道：“不是亲生，到底没生。我若做了和尚，决乎明公正契娶个师父娘。再若大妻不生，索性早早讨个妾，也不枉了辛苦一世。若是端端替别人[门争][门坐]，我道没要紧。”都氏道：“可笑，员外一发说坏了事！岂不闻和尚无儿孝子多？你见几个敢去娶了妻？几个娶了妾？世间若有了这般和尚，皇帝也不朝南坐了。莫说僧家，就是有规矩的人家，也不敢轻易娶个小老婆。叔叔一发说得儿戏哩！”

成珪道：“不要耽搁了，我们快去还了白衣殿愿心，还要到荒陇走遭，天色晚了不便。快打轿来！”

齐出寺门，早到白衣赐子殿，长老写疏宣扬，亦如前法。拜祷已完，仍旧许了来年愿心，送了衬钱，领了些点心之类，即便辞了出来。

行不一箭之地，只见一簇人挨挨挤挤的，不知看些甚么故事。正是杭州风，专撮空，不论真和假，立立是一宗。那成珪也是个未免于

俗的人，连忙下轿，钻在人丛里一看，原来是两个新到的老花子，在那边求钱，对人说苦。面前摆一张招头，写道：

具稟：老汉韦泽，稟为恳怜孤老事。念泽老年多病，耳聩眼盲。可怜无女无男，夫妻孤老，衣食何来？只得街头跪恳来往达官长者、进香善士，早发慈悲，或舍一文、二文、暂挨革命。

料难报以今生，当来世为犬马。

谨稟

年 月 日具

成珪立在人丛，把这招头细读一遍，不觉鼻子里好像喷了一碗酽醋的，一溜儿酸将下来。

也只是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可怜这样一对老人家，若有得一男半女，决也不到这个地步！以我论将起来，比他只多得几分钱财，倘有风云不测，就是他的榜样！”禁不住扑簌簌眼下掉出泪来。便向袖里摸一二十文钱，递了与他，叹息几声，上轿随后才去。

只见前面三乘轿子，已进了飞来峰，转过灵隐寺侧，便是成氏祖莹。成珪赶到，便着安童去唤管坟的，李敬山带了香炉五事，笑哈哈走来具稟，转一气唱了七八个喏，道：“成员外一向纳福！我依多蒙照顾，常对我家老阿妈说员外好处。不知员外旧岁添得位公子未曾？”成珪道：“恭喜添下一男一女。”李敬山欢喜道：“妙得紧！不生罢了，一生便是两位，真个有趣！还是第几位夫人生的？”成珪带笑指着都氏道：“这个便是小女，区区就是小儿。”都氏道：“老柴根又来尧舌，莫要讨没趣吃！”吃惊得那李敬山背地里把舌头一伸，缩也缩不进去，道：“好利害！要知这个老娘，如何肯容得娶妾？料来不济事哩。”

成茂把食盒摆开，点了香烛，铺了拜单。成珪先拜了几拜，通陈了一番，都氏也拜了，周智夫妇也相辑了。成珪又把酒来斟上，跪倒在地，又拜两拜，伏在地上，半晌走不起来。周智连慌相扶道：“莫非脚筋吊了么？”谁知成珪祷祝到不知什么一句话上，喉咙头一咽，竟也呃不转来，扶起之时，只见泪流满面，两眼通红。周智道：“这等年纪，何必如此痛苦！”成珪止不住泪眼道：“唉！贤弟，你也有所不知，连我院君，何曾晓得！想我先父存日，生我兄弟四人。我先父那年四十九岁，不幸疫病流传，一家尽行死尽，单单剩了区区。可怜惟我最幼。”

自岳坟，会着众人，团团赏玩了一回。大船等候已久，成珪就请周智夫妻俱到船中。艄子撑出湖中，安童先备午饭吃过，又煮些茶吃了，然后摆开攒盒，烫起酒来，分宾主坐定，小使斟酒，大家痛饮。艄子撑了一会，问道：“员外，还是往孤山、陆坟去，还是湖心亭、放

生池去？”成珪道：“这些总是武陵旧径，何必定要游遍？只是随波逐流，适兴而已，凭你们罢！”都氏道：“我们下船得忙了，忘了一件正事，昨日成茂的儿子听见我进香，他要个耍孩儿，我便应许了他。如今倒不曾着你们买得几个，做做烧香人事也好。”何氏道：“正是。我也忘了，我家小儿子也说要些摇鼓吹笙，如今一件也不买得。”成珪道：“这个不难。我们回去，少不得打从净寺经过，里边要千得万，买些便是。”

周智脸上早有三分酒色，正是醉后发出醒中言，便立起身道：“老嫂，没有泥孩儿，拿了银子买得出来；要个养老送终的孩儿，由你黄金堆垛，也买不出。小可有句不失进退的言语，不惧虎威，将欲奉告，不知老嫂可容说否？”何氏道：“吃了几钟脓血，不要嘴儿舌儿的。”都氏道：“员外所言，定须有理，便请吩咐。”周智道：“在下多蒙错爱，实胜至亲；今日复蒙赐饮，虽则沉酣，尚还明白，必不把张姑李妈的话儿将来扯拽，单单说着贤兄嫂一件急切之事。既蒙不厌絮烦，方敢斗胆。智闻岐伯所谓：男子二八而肾气盛，天癸至，精气充和，即能有子。三八肾气平均，筋力强劲。四八筋力隆盛，肌肉充满。五八肾气衰，筋力不能。六八阳气衰竭于上。七八肝气衰，精液少。八八齿发去，天癸竭，而不能有子矣。然而尚有七十年来养一娃的故事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脉通，月事以时下，故能有子。三七肾气均平。四七筋骨隆盛。五七阳明脉衰，面始焦，发始堕。六七三阳脉衰于上，面皆焦，发始白。七七任脉虚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也，然而未闻年愈五十而能生子者。今贤兄年未八八，尊嫂年过七七有奇，兄欲博得一男，如千中尚可选一。尊嫂则缘木求鱼，料应无望。论兄嫂赤手成家，夫妻协力，历尽苦辛，到今日家给人足，自当并荷甘美。但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不尽于忠，当完其孝。兄之百行固优，而不孝有三，无后最大！在兄嫂，以天命绝嗣，人力已难回挽。在弟，据武侯所谓‘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’，为兄之计，莫若尊先圣之遗言，如《易》云：‘枯杨生梯，老夫得其女、妻吉，无不利。’此圣人垂教于后世，正劝那无子老人，教他另选侧室，自然吉无不利。何必拘于糟糠之说，以绝宗祖之大事乎？况胡阳觅婿，宋宏之妻室尚幼。而宋宏之子已生，如允之，是弃前妻也，则为万世诮。诮在宏矣。今吾兄娶妾，吾兄之尊嫂已苍，而吾兄之人子尚乏，即娶之，不为弃旧恋新，不娶亦为万世所诮然，诮不在兄，而在嫂也！惟兄嫂裁之。”

成珪听了这一席话，把头点了几点，心中十分用得这番话着，巴不得妻子口中说出“有理”二字，自己先道：“难得贤弟爱我，委实感激，只恐年纪老了，总然生下一男半女，死后没人管顾，故此算计不

通。”何氏道：“员外说那里话！古人说得好：只恐不养，不愁不长。”都氏半晌声也不做，又过一霎时辰，方对周智道：“周员外，依你这许多通文达理，我道为些什么，不过要我替丈夫娶妾么！”周智道：“正为这句说话。”都氏道：“人人说员外聪明伶俐，谁想也只本等！不嫌絮烦，老身也要斗胆一斗胆。”周智道：“嫂嫂只恐娶了进门，另有什么话说么，也要道道破，请教请教。”都氏道：“我闻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得马者未必为喜，失马者未必为忧。齐桓公多子，身薨六十二日而未敛，至尸虫达于户外；邓伯道无儿，后人千载传扬。岂桓公少子之过欤？抑邓氏无力娶妾而然欤？总之，天下绝人在垂亡，可以转祸为福。天既不佑，任多男亦必到老无成。若论娶妾，极是美事。但我辛勤劳苦，不易成家，一旦为他人受用，便于尊意若何？”周智道：“你聪明盖世，贤达过人，又来说懵懂话！员外娶了妾，便是院君的侍婢一样，诸般替就，凡事听从；倘生下儿女，就是院君生的一般。这是院君极受用的去处，怎倒说他来受用？嫂嫂没奈何，只看周智夫妻薄面，求你允了一声，使费银两，俱是小可捐贖。”都氏道：“久闻员外富饶，更兼有子，只不要得道夸经纪，也不要无事起风波。目今世态恶薄，转眼难量。古人说：养儿不可夸，直待做丧家。倘员外像了齐桓公，尚且恭喜。若做了邓伯道，请留了这番议论，放在后边自用罢了。”

成珪在旁，真正魂不附体，只好目瞪口呆。初时巴不得周智来说，这回见妻子变了这脸，担下一把干系，巴不得周智闭口。不想周智倚着三杯酒罩了张脸，竟也不顾他，又说道：“嫂嫂不要轻怪了人！你道内室们欺压丈夫，可是没罪犯的么？夫者妇之天，那阎罗老子料必不怕老婆。算你百年之后，也要遇着你家祖宗于地下，那时鬼哭神号，俱来埋怨着你，想了周老今日之言，可不悔之晚矣！嫂嫂三思而行，快快不可如此。”何氏只把丈夫拦阻，那里肯住？只得将些言语于中劝解。

都氏本不是个善菩萨，况且重大所关，如何教他缓款得一些？两下三言两句，眼见得为好成拙。说得那都氏起了一点厌贱之心，动了一把无名之火，对周智道：“啊哟，周智，你不要忒过了分！你是我家五服里，还是五服外？人不识敬，鸟不啐弄。今日谁请你来做说客？我这里用你不着。苍蝇带鬼面，什么样大的脸皮！从来丈夫也十分怕我，不要失了体面去，恐不雅相！”成珪见妻子发作，又恐周智见怪，按了胆道：“院君，你也忒煞性躁，丈夫由你教训，外人可是冲撞得的？”都氏正在怒气头上，搔着这一痒处，便骂道：“我晓得，总是你这老杀才的教头，什么抬举了我？狗子朝外叫，自己磨灭不够，还要寻个帮衬哩！”就把攒盒掀上两格，照面门一下，偏又是格煮的肴馔，

连汤带汁的打将过去，把成珪拌做糟萝卜相似，洗抹不迭。

何氏见势头汹涌，将都氏一力劝到楼上赏玩，都氏只是余气未消。成珪见妻子上了楼去，便妆出假硬开来，低声骂道：“老不贤！老乞婆！”又向周智轻轻请罪几声。周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那里作得正经！只是老兄天竺进香，面门上挂了招牌回去，那葡萄架的谎那里去圆？”成珪道：“惶愧！惶愧！”两人另斟热酒，换去残肴，慢慢又饮了一会。周智起身到船尾上出恭，成珪唤个小使问道：“我适才假骂院君，院君听得些否？”小使未及回答，周智已在背后听见，便假憋了喉咙道：“老杀才，骂倒骂得好，不要谎着！”那成珪不道是周智，便把手中一个酒盏扑的掉落地下，开了张口，闭也闭不拢来，回头见是周智，两人大笑一场。

不觉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将次船泊岸来，一齐起身。成茂收起酒器什物，还了船钱。周智夫妻就在船里作别先回，成珪夫妇随后也回家中。众人接见了，惟独都氏气狠狠的进房安歇。众人睡一觉醒来，还只听得夫妻吵闹之声，想来成珪这番断没有昨晚的时运了。

正是乐极生悲，热极生风。直教家庭之内。不容个未冠的安童；厨灶之中，那许放青年的侍婢？

要知后段文章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□成员外喜而复愁

引首《雉朝飞》 李太白作□

麦陇青青三月时，白雉朝飞挟两雌。锦衣绣翼何离[𪛗徙]，牧犊采薪感之悲。春天和，白日暖，啄食饮泉勇气满，争雄斗死绣颈断。雉子班奏急弦管，倾心美酒尽玉碗。枯杨枯杨尔生[禾弟]，我独七十而孤栖。弹弦写恨意不尽，瞑目归黄泥。

却说成家夫妇，因烧香转来，怪了劝娶侧室的言语，进房闹了三个更次，成珪受些家法也不可料。次早，总也不敢做声，梳洗一完，便换件道袍，去解库中看做交易，稳道平安无事。及至日上三竿，时将已午，那都氏方才床上翻身，打点起来。众丫环搬汤运水，应接不暇，还只听得吱吱喳喳呼大喝小。成珪闻得妻子离床，急忙来到房里问候。

都氏只不做声。成珪无可奉承，只得踏出了房门，唤个丫环朗声问道：“红蕖，院君起来，曾送茶未？”红蕖道：“送茶多时了。”成珪道：“快去整备点心与院君吃，滋味好些。”红蕖道：“理会得。”

成珪起了出房，早已午饭时分，众人见家主不来，谁好先吃？也是成珪体惜人情处，见众人不吃，也不候了院君，自己就先吃了饭。还不见院君出房，没要紧，又踏到房里问问。只见都氏已在那边洗面，一个丫环名唤绿萼，自小原在都氏身旁服事的。此时绿萼正替都氏熏焙衣服。熏笼上边也不照管，一竟靠在窗棂上，看那檐边两个猫儿打雄。成珪不意中进房，手里捏柄小小春扇，见那绿萼看得入韵，竟不管火上衣服，成珪却把手中扇子掉过头，把绿萼背上打了一下。绿萼正看得有趣，却也动心，猛可的吃这一下，回头一看，见是员外，满面通红，微微笑了一笑。成珪也不解意，只说道：“衣服不管，管些甚么？”绿萼不做声。又笑了一笑。不提防被都氏瞧见，只道两下有些什么鼠窃狗偷，没有十分实迹，不好发作，心上早存了一个疙瘩。

不期红蕖做了点心，一样置了两碗，送进房来，都氏取了一碗。红蕖道：“员外也用一碗。”成珪才吃得饭，如何又吃得？勉强吃了一个，便对红蕖、绿萼道：“我不吃，你二人拿去吃了。”两人见员外所赐，便分而食之。不知都氏又添了一个疙瘩，好生烦恼，便把手中的碗向地一掷，早已百花粉碎。成珪吃一吓，惟恐惹火烧身，只向房外一走。都氏自忖道：“我想周智的言语，我也还认做无心之谈。谁想我那老杀才，早觑上了红蕖、绿萼，眼见得昨日言语，是老贼通同造意，有心而发的。这也总不怕他，由你怪似鬼，吃了老娘洗脚水，不

若趁这杓水，断他病根，岂不全美！”

随即梳妆已了，走至中堂，掇把交椅坐定，叫道：“成茂那里？唤员外来。”成茂应声请到。

成珪道：“院君呼唤，不识有何见谕？”都氏道：“昨日蒙你挈带烧香，被你一正一副教训得够了，我也尽知你的主意，只不要错走了路头！虽是偏房，也要门户相对。你若有我一分话说，你可街坊上寻个的当媒婆，我自处。”成珪听得这一席话，竟把个文章做到天外去了。稳道是昨日荐书早应验也，今日叫寻媒婆，必有好意。便对成茂道：“既蒙院君吩咐，你可晓得有好媒婆，寻一个来，不可误事。”

成茂道：“有便有个识熟的，颇也能事，小人就去唤来。”成珪暗喜道：“这场喜事从天降下！”不觉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自也不知其所以然的乐。

话分两头。成茂出得门来，早已到了媒婆门首。那媒婆少不得定是姓王，不见戏文内，但是王婆，便有三分手段，况且这王婆，更又不同，总不出三姑之右，颇列在六婆之前，眼睛都会发抖，鼻子也会打诨。那时听得扣门之声，即便出来。怎生打扮？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脚踏西湖船二只，髻笼一个乌升。真青衫子两开襟，时兴三不像，六幅水蓝裙。修面篦头原祖业，携云握雨专门。赚钱全仗嘴皮能，村郎赛潘岳，丑女胜昭君。

王婆见着成茂，便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便是成叔叔。甚风儿吹得你到？稀奇，稀奇。”成茂唱了喏道：“王妈妈，一向不见你，越后生了。”王婆道：“叔叔不要说起媳妇不好，终朝淘尽我气，气得老了若干，不然，还后生哩！请坐下，待我烧茶你吃。”成茂道：“妈妈，烧茶不如暖酒快。”王婆道：“遭瘟的，今朝来见老娘，也不说些正经言语，莫不又要寻个货儿？”成茂道：“这到不比前十年的兴了。只为我家院君要娶位二娘子，特着区区寻个酸虫。我在院君跟前把你一力举荐，还不知我的好处哩。”王婆道：“小花嘴，又来吊谎！你家院君有名阎罗王的妹子、邓天君的女儿。若要他替丈夫娶妾，除非娘肚子里翻个筋斗，今世梦也梦不着哩！”成茂道：“说也不信，正为昨日天竺进香，不知如何被周员外一劝，竟劝转了。”王婆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我道周员外向来是个会说话的。叔叔，既是这样，过午同去。”成茂道：“不劳了，就此去罢。”

成茂先行，王婆随后，一径来到。王婆见成珪，道：“员外，恭喜，恭喜！若早作成，王婆说位二娘子，如今公子也不知添几位了！定要历练老成，才寻这个门路。”成珪道：“正是这等说，如今全要仗你。院君等候已久，快请进去。”王婆见都氏，道：“院君呼唤老身，敢是要寻位二娘子，一发凑巧得紧，绝妙一门在此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

吃了茶饭，慢与说知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不须说得，寻着老身包你停妥，进门便有儿子养，依头顺脑，拣也没处拣这一位好娘子，正是对付？”都氏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谁着你寻什么二娘子来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叔这等讲，员外也这等讲。”

都氏道：“不可听他！我闻得你手段好，会做买卖，有些货儿要你发脱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解库中有的是金银珠翠，正是老身本行，忒会发卖。”都氏道：“不是这些，却是些有脚货。”王婆道：“有脚的一发会卖，不拘金狮子、玉猫儿、西洋红、祖母绿、花心俏、簪掩鬓倒插都卖得。”都氏道：“不是那些有脚货，是我的红蕖、绿萼。”王婆道：“红旗、绿药，不会卖！不会卖！”都氏道：“是你本行，怎倒推阻？”王婆道：“我儿子又不充兵，丈夫不会行医，要这红旗、绿药做什么？”

都氏笑道：“不是。我有两个丫环，名唤红蕖、绿萼。”王婆道：“原来便是尊婢美名。请问院君，府上厨前灶后，那里不要两个人用？若是嫁他，何不留在家下，慢慢配个对儿，却不用做副手？”都氏道：“妈妈有所不知：两个丫头年纪大了，渐渐有些闻香臭气，我家老子又有些贼头狗脑，日后做出事来，叫我那里淘得许多闲气！”王婆道：“既如此，客货主人卖，请出一看。”都氏唤两个丫环出来。但见遍身俱备素食果品名色，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脸似荔枝生就，眼如圆眼妆成。脚如山药带毛根，手像建州绿笋。头若有须芋苳，耳如带壳风菱。口如吐蚌苳如唇，鼻涕还如海粉。

王婆见了，叫声苦，往外便走。都氏扯住道：“为何去了？”王婆道：“叫我看尊婢，如何唤个魑魅出来？吓死我也！”都氏道：“这就唤名红蕖，这就唤名绿萼。”王婆道：“原来就是二位，失敬了，得罪了。这二位姐姐请尊便，老身才敢安坐。”两个丫环走了进去。

王婆暗想道：“世上有这等事，这样一对鬼样丫头，难道六十来岁的家主肯看上他？莫说是成员外，老身看了，也有三日吃不饭下，不亏早晨吃得生姜出来，险些吐个不止。活晦气！我道娶位二娘子，也嫌他几圆钱使用，便是卖丫环，也可打些后手，谁想撞着这对罕货！寻得有人受纳，也自好了，那想还好趁他钱钞？没奈何，过水田儿不瘦，替他出脱出脱也好。”乃问道：“院君，尊婢已瞧见了，只要请价，好歹待老身去问主顾看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是晓得的，旧规一岁一两罢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，近来世事不同，这价久不作了。比如人家做小，也有三五分人物，手里来得，肚里识得、算得，便只十三四岁，这样的寻着一个财主，也要索他一二百聘金。我们做媒的，也有几分道路。比如一般做妾，人不出众，貌不超群，男家原说只要度种，生

得儿子便罢，女家只要出脱，有得饭吃也休。这便是四十多岁，也索不得十来两银子。若是丫环们，总也不过如此。若院君照岁启钱，我王婆今年六十五岁了，倒还值了个半把元宝哩！院君只说个实价，省得老身盘门旋户，落得走破鞋帮。”都氏道：“我也只图松快，不论钱了，但凭你罢。”王婆道：“这极使得。院君，君子不羞当面。若论钱财，原是小事，王婆自用，总多些，不比别家，只恐他人不肯出钱，那时王婆却不像了体面。依老身说，两个丫头，若到得两个肉猪价钱，劝你卖了，省得淘气。你家员外原不是好主儿，适才见了老身，也要说些风话的呢。”都氏道：“正谓如此，只今但凭，只要速些便好。”

王婆见依他说话，心下止不住快乐。

辞了出门，刚又遇着成珪。成珪道：“妈妈所事若何？”王婆道：“竟替员外说了两个，明日就兑银子，后日便要过门。”连连说，连连走去了。原来王婆这两句囫圇话，一半不好回复得成珪的亲，一半是取笑的话头。成珪不解其意，正是拾得封皮，当了信读，却又喜道：“我那院君好没来由，向日不发意念，便是我出门，也要稽查，拿个泥美人看着，也要见怪，今朝一发慈悲，便与我娶上两个！好院君，似此深恩，恐难补报！”这日快乐是不必说。

不觉一连过了三五日，王婆尚未来回复，都氏又说：“怎么不来了？好生悬望。”成珪又道：“怎么不来了？好生挂念。”正说间，只见王婆带了一干人，一道烟的来了。成珪道：“妈妈请进。”

都氏道：“妈妈请坐。所事怎么了？”王婆道：“多蒙院君美意，老身去寻主儿，只落得家家不要，户户不纳。”都氏道：“天下无弃物，为何人倒没人要的？”王婆道：“院君是晓得的，王婆从来不会说谎。那人家问道：女子面庞如何？老身少不得把个素果摊儿，老实摆将出来，那人家连老身都不要了。”都氏道：“为何连你都不要了？”王婆道：“不要我做媒，自然不要我了。幸喜另有一家，听见素果摊儿，倒便欣然欢喜道：‘是丑便丑些，省得丈夫走来渔猎。’故此便把银子照数兑出。锭件有数，分毫不差。请院君收了，写张文契，今日便要过门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才说一个也没人要，为何如今两个都有人要了？”王婆道：“院君不要长价，我就把个缘故讲与你听，当今之世，天道斜行，人人怕了老婆，个个欺了丈夫，娶了伶俐丫头，不为大事，倘被丈夫干碍，那时关系不小。故此宅上二位反是千家货物，内眷们偏是喜的。”

成珪连日春梦，只道替他说合两个爱宠。谁知王婆走来说出这班奇话！正是哑子吃黄连，苦在自肚里，敢怒不敢言，哭又哭不来，笑又笑不出，还不十分知道细底。

只见都氏道：“员外，今日事也做成，我且说与你知。前日船中你说要寻个妾，我想家下用费日倍一日，况兼年成荒歉，趁钱有限，养不许多人活，便是红蕖、绿萼，少不得要与他个出身头地。料你爱宠也不在他二人，我今已将二人央媒卖得银子在此。你可即忙写纸文契，快快递与王妈妈去。过十来年，少不得慢慢寻个好些的侍妾与你。”成珪冷笑道：“呵呵，原来如此！罢！罢！我平生不作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总只这样一世顺你了。好笑，好笑！”取纸笔来，提起便写了一纸，递与王婆，一径离了家门，不知那里纳闷去了。这里交付过门，自不必说。都氏一心要脱手快，倒被王婆赚了个把银子，比卖齐整丫头到不相同。有诗为证：

丑婢厨中尚不容，还思纳宠继支宗；
王婆袖手收全利，赚杀区区疲软翁。

成珪逼口气，一径出门半个来月，家里杳无音信，都氏着人四下寻访，正是搜远不搜近。只往各处门户人家、科子家里，四处寻觅，那里有个消息？都氏料得定不寻死弄活，却也不甚着急，倒把襟怀放开了，口也不提。

谁知做家主的人，从来没人欢喜。自从成珪出门，家下倒觉公安婆乐。这也尤可。不想又遂了两家眷属的意念。你道是谁？一个却是成珪的女儿一姐、女婿冷祝。这冷祝祖业原是卖袋口的，传至冷祝，只吃一味呆老实，人上倒多买他的货，故此江干、湖墅，把这“冷祝布袋”

叫出了名。杭人至今传说，却讹作“冷粥布袋”，说凡女婿，便是粥袋。这也不必辨他。但只说成家自己的女儿，既与冷家结亲，自然日常都该来往，彼此孝敬管顾，也是分内之事。如何到反忌着成珪？看官们有所不知：“原来都氏自小至老，从未破身生产，这女儿原是继养的，做人虽不五伶六俐，且会七嘴八舌，一味只晓得奉承阿谀母亲，却不会调停家里，常是搅口搅面，送暖偷寒，都氏欢喜他处，正在这段工夫。成珪男子汉，如何看得这样观音鬼、笑面虎过？自然不喜他的。一姐闻得父亲出去，正打在他拳窝里面，忙教丈夫冷祝办了几品荤素食物，便来探望母亲。冷祝随了妻子，也来亲热岳母。

再说那一家，却是成珪的内侄，都氏亲弟都丽所生。那都丽向年父死之后，便撇了祖业，却去攻书。不想功名迟钝，老大无成，做了个郎不郎，秀不秀，把父遗家业消费大半。未及中年，早已辞世，单单遗下这个儿子，唤名都颿。只因早年没有父亲教训，交结了半尴不尬的一班损友。每日好嫖好赌，又兼好摇好吃，把公祖家业耗得越发精一无二。成珪每每将些银两资助，再也扶持不起，总则上手就去嫖赌，由你千万也不够用，所以怪不得成珪不喜他上门。独有姑娘都

氏，不知怎的，这般内侄每常走到，便是心窝里的气，手掌里的珠，爱得他宝贝一般。只为丈夫不喜他，每常暗暗赠与财物，任他百样浪费，一些也不为怪。”

都飙正在家中，闻得姑爹因气出门，便觉浑身燥痒，骨节轻狂，止不住的笑舞道：“这番老头子出去，是我时运来也！”便寻几分银子，买些精致细巧时新吃食，寻个小厮挑了，摇摇摆摆来望姑娘。看他怎么模样？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轻躁骨头无四两，文才颇没三分；长衫大袖浅鞋跟，赌行真老酒，妓馆假斯文。插号不渐都白木，瞒人假冒青衿；他年书史悟儒身，给还依旧态，断送老童生。

都飙一见姑娘，纳头便拜，道：“侄儿一向馆中读书，不得常来探望，日日悬念，好生记忆！不知姑爹近来淘你气否？侄儿特带些须之物，聊充孝敬。”都氏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在馆中，姑娘日日望你，再不见你来！我又没什管顾你，反教把许多食物孝顺我，难得！难得！可怪我那老杀才，有了这样一个孝顺儿子，不会做爷，今朝又要娶妾，明日又要纳宠，好不磨得你姑娘头发也生了丫枝哩！前日怪我卖了丫头，憋气出门，颇无下落。冷家姐姐怕我独自，也来在此。”

都飙便拜见了冷姐夫与冷一姐，各人笑吟吟的，只寻成珪的破绽，将来当鹅酒送，竟把那都氏弄得风太监相似。吃的吃，用的用，竟像帮闲的箴片相争搭唾，比赛趋承，整日不出门的热闹，不能细述。女儿若送龙肝，侄儿便送凤髓；今朝女婿来做东道，明日弟妇又回筵席；明日女儿用了傀儡，后日侄儿就叫戏文，竟自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两边只要院君快活，希图得些私爱。只恨都院君不曾生得卵袋，若曾生得，争也争不到口来呵！不呵，便也舔肯舔几口！你道为何这些儿女，既非亲身，越会这般孝顺？孝顺极是好事，为何说话的反把将来比贱？

看官们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子侄顺承祖业，或者开辟封疆，或者体心贴意，便好叫做孝顺。至于冷祝夫妻、都飙母子，一味不过利其所有，趋炎慕势，奴颜婢膝，昏夜乞怜，与那街坊上的花子何异？设使成家既无儿女，又没钱财，你道都家、冷家肯来这般孝顺否？俗话说得好：“吃客用客。”又道：“把他的头来研酱，落得吃了他的，骗了他的。就将他的钱财买物送去与他，人情却是我得；这般孝顺，谁不会做？也是都院君自己爱了些虚奉承，不免受了鬼撮脚，欢喜了小便益，不必说大折本。总之，心性不明，识见短浅，认事不真，不无差误。直教他人儿女，费尽自己钱财，自己夫妻，受了他人闲气。下面便见。

第四回 思疗妒鸩鸩置膳□欲除奸印信关防

引首《登栖霞山梦氏园》 李太白□

碧草已满地，柳与梅争春。谢公自有东山妓，金屏笑坐如花人。今日非昨日，明日还复来。白发对绿酒，强歌心已摧。君不见梁王池上月，昔照梁王樽酒中；梁王已去明月在，黄鹂愁醉啼春风。分明感激眼前事，莫惜醉卧桃园中。

却说成珪外，因忍了妻子一口闲气出门，都氏没处寻访，终日与义女、侄儿说说笑笑，倒也不把丈夫放在心里。谁知成珪自那日出来，也不到门户人家，也不到庵观寺院，却在周智家住下。那时成家也有人来探问，却是成珪已经吩咐，只说不在，故此铁桶风声，水屑不漏。朝日与周智下棋饮酒，闲话白相，或者自己看些小说传奇，到也安乐，也竟不想回家。

一日，正是初秋天气，与周智多着了几局围棋，有些不耐烦，独自个踏出后花园中，见那败荷衰柳，不觉凄然；又见头顶上“飕飕”的一声，刚打一片梧桐叶来，那时一发伤感，未免长叹一声。又踏到那边，看见几盆黄菊，将已开发，成珪愁中作喜，借此为题，吟出一首绝句道：

万草皆零落，此花才吐芳；
可怜不结子，空自历风霜。

成珪吟毕，又听得天际“呀呀”之声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行归雁，不觉掉泪道：“我成珪真好苦也！”

你看禽鸟尚且知归，我男儿汉，到弄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逃！自与老乞婆憋气出门，不觉一月有余。虽然离了火坑，终非长策。周君达待我虽厚，凉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；老乞婆纵然不好，那一家老小能不垂念？我想欲待回去，倘他性格到底不改，教我今番怎么过得日子？且待周君达来商议再处。”

周智正备了些酒食，来与成珪赏桂。成珪道：“愚兄出门一月有奇，不免思归，正待请你作别。”周智道：“兄来一月，知己中无甚相款，今欲回归，谅非责弟之慢。但举世无不争之家，若因小愤而遽去之，固非理也，故弟于彼时原不当留兄；所以留之者，为少避尊嫂烈烈之雄威耳。今兄出门一月，谅嫂嫂之性，亦应消减几分。兄若回归，料来安妥；弟亦不敢作妇女态以留兄，兄亦毋以弟为逐客以罪弟。”成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全仗贤弟斡全，岂止一端受惠？但我老妻不贤，如得老弟所言，旧性消些才妙；倘是愈加如何度日？正要谋之于弟，不识有以教我否？”周智想道：“我思战、守、降三策，并出下

谋，独有□□一法，未经行验。倘试之有灵，实为王道之济，且用力少而成功多，不亦可乎？”成珪道：“快快见教，是何等的妙药？可要几百换哩？”周智道：“弟于《大荒经》中，曾见一句道：东海有鸟，名为鸬鹚，食之可以疗妒。后来梁武帝因郗后之妒，命渔人遍搜而广捕之，以食郗后，数餐之后，后性顿减大半。兄今欲归，盍行此法，聊小试之，倘有应验，即当举之于世，以救天下之惧内者，岂不大有阴骘哉？”成珪道：“既有这等妙方，贤弟为何久秘自私？早说也好！”

即辞了何氏院君，邀同周智一径归来。众主管、家僮俱来迎接，道：“员外一向却在那里，一些也没下落？”周智道：“员外自往武当进香，故此去这一程。”众人惊喜相半，不在话下。

都氏见了丈夫，自知没理，把个笑脸迎着道：“员外耍那里去，老夫老妻说也不说一声，怪不得旁人道你不好。”成珪道：“我往武当进香求子，与你计议，料必不许，与你说些什么？”都氏道：“武当进香，有何指实？”成珪答应不来，周智忙向袖里胡乱摸出条字纸儿道：“员外素手清香，并不带香货，单只适才递这签票儿与我看，说若要生子，除是娶妾。故此，又恐老嫂见怪，区区不摸出来。除此并无别物。”都氏道：“神圣那里管得许多闲事！求签总不灵的。快叫院子，安排酒馔与老员外洗尘，老周若不弃嫌，用一杯去。”周智道：“小可颇不敢辞，即当相扰。”三人尽醉而散。冷祝夫妻与都氏见成珪已回，安身不牢，各骗院君许多货物，一齐散了。

成珪在家，心下只有郁郁不乐，每常想起鸬鹚方子，又不知何处好买。一日，偶然在解库中，见那主管们内中好顽耍的，与一个专捉鸟儿的张小猫斗黄头、调画眉，赌钱赌气，也非一日的人了。成珪见着阿猫，便自打心上来，问道：“小猫，我见你弄鸟行中不止一日，你尽识得百鸟名字否？”张小猫道：“员外，一发小觑了阿猫！莫说百鸟名字，便是性格也都晓得哩！”成珪道：“你且略道几件，如何？”张小猫不慌不忙，把那百鸟性格一一读道：

禽赋

窃观鸟性，灵蠢各殊，慈乌有反哺之恩，巨喙有警夜之智。啄木画印而求食，鸬鸟步罡而自肆。莺善斗，鹏善搏。鹦鹉能言，摩背则哑；鸬解语，剔舌则鸣。鹊巢背太步，故处危树而不倾；燕窠伏戊巳，虽寄高粱而不落。清歌效法于文鸾，妙舞肖形于素鹤。鸳班鹭序，鸬拙鸥闲。枭鸱不孝，鸬鹚友悌。杜宇啼必北向，鸬鸬飞必南翔。鹤书符，鸬敕水，鸬翔风，商舞雨，鸬蜚霜，鸬翥露，所技既殊；鸬交影，鸬交晴，鸬感音，鸬相抵，鸬交声，鸳交颈，所交各异。鸬鹚有疗妒之施，乾鸬有知来之术。鹰扬鼓勇于武夫，鸬泪助幽于道侣。雁过南楼，佳人心裂，鸬喧北牖，愁士眉舒。鸡寒上距，鸭

寒上喙。变将生，子母呼应；雏既生，母子呼应。霄鸣司夜，行鸣司画。雄翼掩左，雌翼掩右。物食长啄，谷食短味。傅则利嘴，鸣则引吭。毛协四时，色合五方，羽物变化，转于时命。是则寻常之管窥，未尽羽族之万一，而其性灵所钟，聊拟议其大略云。

成珪道：“猫兄果然有些意思，亏你记得许多。老夫不问别的，专问你适才读的鸛鷀，不知何等物件？”张小猫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另日捉几个送与员外，便知端的。”成珪道：“若得如此，重重谢你。千万早得几日方妙。”阿猫应了出门，众人也不知员外要他何用。

次日侵早，张小猫手中提了三五个来寻成员外。成珪道：“我道怎么鸟儿，原来就是黄莺儿！”张小猫道：“员外，这鸟儿名色颇多，不止呼为黄莺，又名黄鹂，又名春鸟。唐玄宗曾呼为金衣公子，梁武帝曾封为金陵郡公。在《山海经》则曰鸛鷀疗得一味好妒。”成珪忙把小猫的口掩住道：“不必说了。只问你，这几只要多少钱？”小猫道：“既是员外用得，任凭赏赐。”成珪到也不好轻他，吩咐主管称一两银子递与阿猫。千欢万喜，领谢而去。

此时成珪拿了鸟儿来到厨下，叮嘱成茂的妻子，烹煮得香香辣辣。等待午膳时分，成珪亲自拿了，送与都氏道：“连日见院君茶饭顿减，敢是身体不快？拙夫买得一品爽口时物，特与院君下饭。你且请用一箸。”都氏道：“与你做了四十多年夫妇，曾不见一些体心，今日为何这等发意？不要辜你美情，待我吃些看。”都氏吃道：“这肉到也可口，是甚么物件？”成珪道：“只为院君无肴，特到湖上买的油葫芦儿。院君若是中意，拙夫明日再去买来。”都氏道：“这些野味，我也常常吃过，不似这品，倒也可人。”

成珪见他吃得欢喜，心中十分爽快。

不料欢喜成仇，算人处反算了自己。也是成珪命里驳杂，该受老婆折磨，巧巧那晚都氏刚受了些风寒，肚子搅肠刮胃的，痛得一佛不出世，二佛不升天，到了三更，只是不止。都氏再不怨着自己感冒，只道有人暗算着我，不是咒诅，定是下毒，正叫做肚痛怨灶君，吃跌怨泥神。猛然想着道：“哦，是了，我道老杀才向来不肯体心贴意，昨日劈空买些甚么鸟儿我吃，其中决有缘故！”就在床上倾天倒地的喊将起来。成珪不知就里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忙问道：“院君，耐烦些便好，为何这等焦躁？”都氏抬起头不做声，竟把丈夫的臂膊拽到口中，尽力咬上一口，只是不放。成珪摸头不着，只叫得苦。

都氏咬得力乏，放了口道：“老杀才，你好狠也！要恋闲花野草，何消把毒药害我？这回遂你意了，好快乐哩！”成珪道：“院君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你自肚痛，或者因受了风寒，或者发了痧子，连忙请医生，待他切脉用药，自然痊愈可。怎说是我将毒药害你？”都氏道：“还

要嘴硬！你千朝百日，并未体心若此，我道昨日为何劈空假慈悲，将甚么鸟儿我吃，自又不吃，今日巧巧肚痛，不是毒药是甚么？”成珪发起惧来，莫得对答，自说道：“鸽鹌鸟终不然吃了会肚痛的？”不期早被都氏听得，道：“缘来昨日说是油葫芦，今日又是甚么‘猖根’了！”

成珪慌了，只得求道：“院君不必造次的苦苦怨着我，你只遍访吃鸽鹌若能害人肚痛，拙夫情愿受责。”

言未绝，外厢传报医生来了，成珪忙去迎入房中。看了两手脉息，医生道：“别无他恙，只吃一味风寒中于脾胃二经，更兼生冷搏激，以是腹中绞痛；不愈则变为直中阴经的寒厥症。候小于把温胃散寒之剂投入，自当痊愈。不妨，不妨。”都氏道：“先生差矣！老身并无受寒，只因我那毒心的老贼，把甚么鸽鹌鸟儿赚我吃了，故此药出这般病来。”医生道：“院君不可错怪了老员外。据脉看来，尊恙受寒无疑，况那鸽鹌鸟，即黄莺也，《本草》上说：性平，味甘，无毒，能补五脏之偏，又能疗妒。这不过是员外要院君不妒之意，那疼痛实与院君无干。”都氏听得这话，愈加发怒，只因医生坐在面前，不好发挥。医生撮了一剂药，连夜吃下，果然应验，未五鼓疼痛已住。

不觉呼呼的睡到次日巳牌时分，觉来身体康健，便趁个不曾梳洗，走到外厢，把成珪一把髭须揪到厅上跪着，问道：“老杀才，你道那鸽鹌不是害人之物，教我遍访，如今先生说虽不害人，专能疗妒，终不然我是妒妇么？我今也不赖，拼做妒妇，与你弄个出场，只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且跪着，待我慢慢敲断这几茎老牛骨。”成珪道：“拙夫实不晓得甚么可以疗妒，不过一味孝敬，谁知医生乱出这句话来，院君便轻信了！可怜老夫受刑不起，万望院君慈悲这一次，今后决不敢再买鸽鹌，也决再不敢提个‘妒’字儿起了！以后若犯，任凭院君打死罢！”都氏道：“老花嘴，你道这番医得我不妒，任凭你去寻花问柳，好快活哩！我今也查不得许多去向，限不得许多时刻，只把一个甚么法儿，早上给了，晚间要缴，若你依得，总也万事全休；若说半个‘不’字，今日休指望活了狗命！”成珪连连叩头道：“院君有甚么条例，甚么方法，是件都依，只求院君饶打。”都氏道：“既是肯依，明日听候发落。起来！”

成珪应声谢恩，立起身，向外便走，急了些，一个昏花，直从板壁边擦去，不料一个小小钉头，把裙子钩住。成珪只道又是妻子拽住，回身不迭，连忙低头跪下道：“院君，一应条律，拙夫已许下俱依，为何又拽转来？还有甚么分付？”说完，不见答应，抬头一看，方知院君已是进去，回头见板壁上钩着半条裙幅，方知被钉取笑，于是立起身，口中呸几呸，唾几个唾沫，走出外去。

都氏要寻个法儿奈何夫主，一时思索不出，暗自想道：“我待只不

容他出门，又恐旁人议论；若是着个小使踪迹，又恐监守不严，反能卖法；若竟将他下身小衣，早晨尽行缝住，认着针线手迹，又教他这一日怎生大小便得？”东思西算，只是不妥。忽然间悟出一个主意道：“妙得紧！妙得紧！成茂哪里？快与我唤个刻图书印的先生来！”

成茂领命，也不知叫他何用，一口气径奔到鼓楼前，接着那专刻印儿的徐铁笔到家，报知都氏。都氏请进相见毕，问道：“老身闻得先生大名，特请见教。不审先生专刻那一家的图章？”徐铁笔道：“小子祖传镌刻，所习不止一家。莫论周、秦、汉晋、唐、宋、齐、梁，四夷八蛮文字，处处晓得，但不知院君要刻何等字号？”都氏道：“据先生所说，历朝印谱，老身一字也用他不着，惟独老身这篇印谱，想是先生倒也未经看过。如今总不必拟古，只随时刻些甚么花草鱼虫之类罢了。”徐铁笔道：“院君的印谱，小子虽是不曾看过，若说施于何所，小子定须有个刻法，如不说明，恐失款识，难为识者比。请院君从实见谕，以便计议。”都氏道：“不过暗记而已，不拘式样，只不要有字。”徐铁笔只得提起刀，飏飏的刻成一方印，与都氏一瞧，十分称意。怎见得？

长短无过一寸，方圆只可三分。不镌玉篆与金文，赛过降魔法印。

上刻并头两朵，荷花出水亭亭。不施图画并关津，与那假请客用的没认。

都氏将钱送与徐铁笔去了。次日清早，便对成珪道：“今朝好日，我老娘要开印了。言过是件俱依，这回略梗我令，先请一百竹片！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又来取笑！好好的又惊吓我！”都氏道：“谁来取笑？昨日说得俱依，今日却又忘了？”成珪道：“不敢有忘，但凭施設。”都氏左手捏匣印色，右手提个印儿道：“我也不打你，我也不骂你，只从今日为始，每日起床，请你令尊出来，头上给一颗印，到晚要原封缴还。日间任你各处闲走，只要印儿无损。如有些儿擦落，以吏胥洗补重大文书论，杖一百，律徒三年；全失者，以铺兵失去紧急公文，及旗牌官失去所赍虎符论，随所失之轻重治罪，轻则边远充军，重则辕门梟示；若曾于所在地方有司，呈明致失之由，罪亦减等。若不遵明旨，擅自私刻者，以假刻符玺论，罪诛不赦！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出得题目，便是难做，倘裤裆里擦去些，难道也打一百？”都氏道：“这也凭你遮护，亏那考武生封臂的，怎么过了日子？”成珪不敢回对，只得把那尘柄少少取出。都氏道：“怕什么羞哩！”把只嫩松的手儿，竟向裤里和根拽将出来。成珪又笑又怕，不觉老骚性发，那话儿已自勃然大举。都氏也不管三七廿一，竟向龟头上打一颗印子。成珪惟恐擦坏，只得另寻个绢帕儿包裹上截，方敢行动。

都氏以此法既行，以为得计，竟也不像旧时提防，任他游走。这日晚上归来缴印，灯光之下，免不得法令之初，将印儿一比，不知怎地小了一半。都氏放下脸道：“老杀才，恁般欺我，开封发市，便雕了假印来！”成珪道：“院君严命，谁敢玩法？屈死我也！”都氏道：“我只不管。原说过的，擦坏计责一百，假刻死罪不赦。言犹在耳，决不宽宥，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，今日让个初犯，减等也该二百竹片。”成珪再三苦苦哀求，只得受了一百下，次早仍复关领收缴，已是半个来月，俱无异说。不想那日晚间，又该缴印，不觉印子又大了若干，都氏又变了脸道：“老杀才，又讨死也！前番私刻，小了一晕，已吃下一百竹片，想是打得少了，今日又去私雕，你看又大了一晕，该得何罪？”成珪实是不曾雕刻，前番已是屈打一顿，十分痛苦，今番又说要打，你道岂不惊骇？那件家伙，早缩做蜒蛸虫一般。成珪对着自己尘柄叹息道：“只为你身上，不知累我受下多少苦也！”言未已，只见龟头印儿已如旧了。都氏正要打，成珪道：“院君不要造次，只求复试一番，再打未迟。”

都氏仔细又是一看，果然一毫不差，这晚活活饶了一顿毒打。

看官们，你道印儿大小原有分寸，成珪既不私刻，为何能大能小，赚出许多唇舌？原来那日成珪初领印儿，与院君夺手夺脚，未免说些趣话，骚兴一动，老做老也会举了起来，硬时印去，到晚软时来缴，怪不得小了一晕，这顿打也免不过的，后来这日印时却是软的，到晚也因此高兴，硬了头皮去缴，岂不又大了一晕，若不是仍旧惊软，这场打可又不是难逃也！

不知这法儿，毕竟行得通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□都院君定计择良姻

引首《画山水歌》 吴融作□

良工善得丹青理，辄向茅茨画山水；地角移来方寸间，天涯写在笔锋里。日不落兮月长生，云片片兮水冷冷；经年蝴蝶飞不去，累岁桃花结不成。一块石，数株松，远又淡，近又浓；不出门庭三五步，观尽江山千万重。

却说都氏自置印儿之后，将近半年，早给晚缴，丝毫无弊，皆赖此物之力。但成珪带了这点絀束，岂不气闷？正像哑子吃黄连，苦在自肚里，人前说不出来。终日纳闷而已。不拘远近，懒去游玩，每日在周智家中消遣。

这日因天气炎热，周员外特备了个小小攒盒，又带些酒肴之类，邀同成珪，就在自己后花园中树荫之下，石桌儿上纳凉。适值小池内荷花盛开，两人对酌，谈天说地，叙了好一会工夫，颇颇欢畅。正说到荷花初种之由，成珪不知怎地不乐起来，答应俱也懒了。周智那里介意，乘着酒兴，狂歌谑笑，无所不至，将个酒杯桎着成珪，抵死要吃，又要猜枚，又要行令，高兴异常。

成珪就是泥塑木雕相似，只不吃酒，也不揽猜枚，也不兜行令，只把些败兴话说。周智见他扫兴，便睁着醉眼道：“老兄怪我么？”成珪道：“为何怪你？”周智道：“既不见怪，为何酒又不饮，话又不说，目瞪口呆，沉吟不语？敢是有甚忧虑之事？”成珪道：“咳！贤弟若说个忧字，我上无兄，下无弟，活是单丁，死成绝户，极是可忧的，倒还不在心上，只是那闲烦闲恼，终日不曾离身，因此郁郁不乐，岂是怪着贤弟？”周智道：“我也想兄定不怪我。但兄既不为子孙忧，极是个达人了，何苦到堕在闲是闲非里边？即嫂嫂有些严紧，也都不当急切。对此清凉景界，低唱浅斟，况又池荷盛开，堤柳高荫，比了那巴巴急急，此时在日心里挑驼生理，汗血横流，我与兄已是天上人了。何苦不知快乐，反自愁烦！”成珪道：“据弟所说，极是有理，但不知我见了荷花，反添一番新恨，总也不好诉与你听。”周智道：“弟兄至此，手足不如，还有什么对我说不得的！不妨事，你且说来。”成珪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总只是我家的老不贤，近来做事愈出愈奇，说来真个叫你笑个绝倒。前番因你湖中苦劝娶妾，他次日便唤媒婆。我稳道这回人情应也，不想那老乞婆道我有意于家下两个丫鬟。老弟，这魑魅魍魉，别人不见，你须见过的，你道区区可是动火的么？叫个媒婆登时逼写了文契，竟自贱贱的卖去。这到也罢。其后我出了门，承你把鸬鹚方子传授，只望医好病根，做个安乐人家。不期命运不利，被他

知了消息，死认我有外情，不许出门。还犹是可，把个什么印儿，打在龟头上，早给晚缴，略有损坏，吵闹不休！”周智道：“古来悍妇也多，不似令正，实是出类拔萃！打印龟头，真也罕闻！请问上边刻何文字？”成珪道：“正为上边刻的是朵并头莲花！”周智拍掌大笑道：“怪不得睹物伤情，只是不肯饮酒！咳！贤兄，你也忒煞疲软。街前屋后，怕老婆的也不少，谁似你毫不违拗，要高便高，要下便下？我想起来，还该振作一番，把那夫网略整一整，也不枉做个男儿汉了！凭般畏刀避剑，实难！实难！”成珪道：“我岂不知夫网该整？但是见着他，不知怎地，好似羊见虎，鼠见猫的一般，立时酥软。即使老弟见他？只索没了主意。”周智道：“我若有了这般妻子，便有这般手段，早早对付他，自然安妥了。”成珪道：“老弟既有好计，传我一个，还好摆布得转么？”周智道：“传便传你，只怕教的曲儿唱不会哩！”成珪再三求道：“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，好歹做一番看。老弟不要吝教。”周智道：“若得遂计，还不为晚。你但依我做去，我只作不知，走来于中处事，那时包得搨起印儿，还要娶房妾与你哩。”成珪大喜道：“若得遂你金口，我便拜杀了你！”周智附耳道：“只需这般这般。管取万全千稳。”成珪拍案大笑道：“真妙！真妙！不枉周智之名也！”

便放开酒量，大吃一回。临别，周智道：“本当留兄洗了澡去，恐误老兄公事，不敢强了。所事在心。”成珪作别回家。

当晚无话。次日清晨，又该关领印子。都氏道：“这时候还不过来领印，推些什么？”成珪说话间，假流出两行珠泪道：“如今不必劳院君费心了，夜来得着一梦，甚是不祥；更兼院君防范愈紧，又不肯与我娶妾，我想人生在世，都也枉然，几欲寻个自尽，想了父母遗体，不忍自己残虐，不若削去几茎白发，做个云游和尚，那时好的徒子法孙收他几个，也完了这点子嗣念头。何苦急急遑遑在家下费你清心，烦你终日防备！自今日以后，永别你去，择日披剃，再不进你房了！”都氏起初还道是假，看那涕泪交加，稳信是真，便问道：“夜来得个什么梦？且说与我听着。”成珪止住泪痕道：“咳，不要说起，到底是空！三更之后，朦胧睡去，到座高岗去处，远远见云端里一位金甲天神。那时我仔细一看，认得是韦驮天尊。他便把手中所执那把八万四千斤重的降魔金杵，指着一株桃树上两个瓜大的桃子道：‘赐与你去。’我便倒身拜谢，千方百计，再也采不下来。又没梯子，又无钩竿，正在没摆布处，回头不见了韦驮，忽见一个少年女子对我道：‘员外要取此桃。何不立在奴头上，便可妥手而得了。’我就依言立在他肩上，随手取下一双香喷喷鲜红的好桃子。正在展玩之间，只见院君从脑背后扑的一下劈手夺去，我却依旧剩了一双空手，因而惊醒。故此

我道万物皆空，终久有个了局。想了这梦，倍觉确然。何不早向佛门博个来生福分，有何不可？”都氏道：“这梦据我想来，到也不为不利。但你出家虽系好事，日后不尴不尬，岂不后悔？何不就在家中吃些短素，念些经卷，叫做在家出家，有何不好？”成珪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多有在家出家的人，初时信心向道，百般信佛，立誓断了荤酒，分了净床，看经念佛，无所不至；后来看看淡去，只觉不好悔得，心中好生难过。那净床本是暗昧的事，便破戒了，却也没人晓得。惟那除荤一事，不好平空开得，又难对他人说知，只得干干的熬过日子；偏偏那煮火腿的气味，炒鸡鸭的馨香，一阵阵直打那鼻子尽头处，一直钻将出来，少顷，他人吃时，自却眼睁睁地瞧着，喉咙里便似有十五只蝼蛄[虫越]儿爬的一般，好生七上八落，只得把涎唾□□的咽了几口。后来实是熬不过了，假装起病来，思量开荤不好直头吃了鱼肉，假意道白鲞是东海石首，摩尼亦曾食之；鸡鸭蛋是未见天日之物，不识不知，亦可食之，牛乳曾如来留下一句道：‘无乳不成斋。’亦可食之。殊不知三物俱有性灵，何独吃素人可以均啖，甚而渐把团鱼狗肉依先一齐吃了。于上那些说话，岂不是个贪嘴引子，不信毁却前功；且阎罗王知道了消息，惹祸不浅。原来阎罗王怪的是这一件，故此，和尚道士明明吃了荤酒，阎王再不怪他，越与他寿命延长，无灾无祸；是那俗家吃素的，心中略把念头动了一动，便要落在阿鼻地狱里去。你不见向来吃素的人，把荤一开之后，那阎罗老子肯与他活了几个年头？故此那在家出家的说话，拙夫是断断不为的！况又受你束缚，不许娶妾，在家何益？只是做了和尚，到得大家安乐！我今立志已坚，不劳劝了。”

都氏见丈夫一心一口真要出家，自己劝他不转，免不得也发了宇宙洪的念头，胸中早有几个小鹿儿忒忒的撞个不住，暗想道：“这回不钦依我，料想那马虎山是用不去了，激出事却怎么处？别人不妥，须得那周老柴根来，方济得事。”随即唤成茂道：“你可快去对周员外道我有请，立候，立候！”

成茂不多时到了周宅门首，对周智道及来意。周智明知必来相求，早早穿着停当，见着成茂来接，假作忙道：“正欲出门，拜客要紧，那得工夫来见院君？明后朝罢。你先回去。”成茂道：“奉院君命，千万要屈员外拨冗走这一遭。”周智假蹙着两眉道：“怎么好？偏是忙中！也罢，先到你家去来。”

即同成茂来到成家。成茂先进通报，将周员外拨冗等情况说上一遍。都氏即忙把个笑脸堆就，迎接周智，深深万福，道：“叔叔贵冗，偏又来累及你！一向不到我家，可是怪我们？”周智道：“日前到也不忙。并也不怪你们，只被那两个旧相交的姐妹，可奈他日日来接。若

来时，又恐怕带了你家员外去，又累尊嫂淘气，故此疏失疏失。今日相招，不知何所见教？”都氏道：“我家那老柴根，快活不过，没事生烦恼，道昨夜得着一梦，今日要剃发出家。我想料不是个结局事体，故此接你劝他劝。”周智摇手道：“不管，不管。他也有了年纪，有些难说话的；况且我又淘不得气，劝不转时，未免招怪。倘是他再说院君些短处，我又免不得要劈中，那时院君不听犹可，岂不又怪了老周？”都氏道：“不是老叔劝他，别人一发说他不转。倘他有些莽撞，老叔只念着交往之情，也要耐了；若是说我处，决不怪着老叔便了。”周智道：“要说得过，才去劝；说不过，只是不管。”都氏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加鞭。不怪老叔是了，定要着个死字不成？”周智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见他。”

周智来到后厅，只见成珪正在那里呜呜地哭。周智道：“贤兄，何必如此！你赤手光拳，做成偌大家计，虽然无子，尚还可图。正该撑持门户，创立家风，才是男子汉的事业，为何思量亲近那一班秃头狗彘，有什么好处？”成珪道：“向承贤弟看顾，今后我出去了，一发要你遮庇。只此一事，千万留情。”周智道：“兄真要出家，也是留你不住，但把你去意说与我听，若果有理，只索任从你去。”成珪道：“不瞒贤弟说，萧何制律，说凡人四十无子，便许娶妾。我今年已六十，院君尚且不容，纵有精力，料也没个生子的家伙；家下既已不许，外边闲花野草，或者天可怜见，度得一个种儿也不可料。我家院君又时刻防备，甚至不堪言处，那些生子接续香火的念头，已索然了。况且夜来得梦，明明是个空局，何不早向空门，博得个‘和尚无儿孝子多’，到也完了桩事。”

周智道：“这些闲话，说来只觉在院君面前作娇，不知事的，又道你诈小老婆的面孔。只把那梦说来，待我详个凶吉，好便留你，不好便凭你。不要太絮烦了，就像祖宗这碗羹饭独你要吃的！”

成珪把前边那梦一一说完。周智顿足大叫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我道你这人面门上不带孤相，心地中不行歹事，决非无子之人。院君恭喜，你员外还有两个儿子，真是天赐哩！你们不可把这梦详差了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已近六旬，终不然还生得两个儿子？”周智道：“非也。若嫂嫂不怪我说，就把这梦详与你听，嫂嫂若依了梦中说话，员外也不必出家，自然各人有一种好处；嫂嫂若不肯依，出家倒也合理。老兄，你那梦极是做得有些美处。金甲神赐与二桃，有子之象也。你正没计采取，立在女子头上，一采二枚，岂不识‘立’在‘女’上是个‘妾’字么？有妾自然生子，生子自然叫院君是娘，后来做官做吏，五花冠诰封赠父母，怕那小老婆受了封去？自然院君受的，不是只当替院君养儿子？嫂嫂劈手夺去，正是绝妙机关，为何反认做甚么空局？”

成珪道：“依你这般讲来，我倒竟该娶妾哩？”都氏道：“像了春时，谁不做些梦。恁般有准，没这许多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只不信梦，我也只出家罢。”便将一股剪刀把髻子就剪。周智急忙夺住道：“老兄，为何这等性急！正要做事业，倒剪去了头发，明日那有个打和尚的娘子来与你做妾？”又对都氏道：“嫂嫂适才讲过的，依老周说，做你着，开个恩，看祖宗面上，好歹替他讨了一个。以后再若要出家，在我身上。”

都氏初时不肯，见丈夫执意要剪头发，又因周智跟前应允过了，不好推脱，只得想了一会，不知怎地定下一个歪计策，便欣然允道：“周老叔，不是老身向来不肯娶妾，只因年成荒歉，家下进少出多，一个人来，便有若干事体；况他年纪已老，故此挨过这日子。如今既蒙叔叔这般美言，况兼得这般一个好梦，何苦我不与他娶妾？但有心做事，不可贪贱，也要由我拣择，看得像个有福做娘的才好。”周智道：“难得嫂嫂金诺！这打听人物，极是容易。”

又对成珪道：“阿兄，今日嫂嫂既允，你再不可差了念头，想着出什么家！”成珪道：“院君虽然允诺，我心终是想着空门。既是阿弟劝阻，只得依命。”周智瞧着成珪，两人暗暗的笑。都氏见事已说妥，亲到厨下备办酒肴与周、成二人吃，自却另桌陪饮，彼此都各遂意。正是：

酒入欢肠，必然尽醉。

再说周智归家，已是大醉，见了妻子，笑个不止，妻子问也不应，只是笑道：“异事！异事！你说铁打的人，也会听说么？”何氏道：“铁人如何晓得听话？”周智道：“成家院君，心肠煞过了生铁，成老头子被他弄得七颠八倒，再也不敢说起个‘妾’字。昨日被我设下十面埋伏、踢天弄井之计，今日那都氏满口应允，指日娶妾。你道铁也会化了么？”何氏道：“只怕又是鹅子石塞床脚，不稳些哩。”周智道：“忒稳，稳如磐石。”何氏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明日就把我妹子家下那个家生女儿，说了与他？”周智道：“正合吾意天字第一号的姻缘，明日便去对那院君说。”当晚无话。

次早，周智便到成家，见都氏，道：“昨日蒙嫂嫂美意，只因贪杯，一发大醉。”都氏道：“敢是替我老子快活醉的？”周智道：“这还犹可，今日还要取扰，一发要快活哩！自古道：‘成不成，呷三瓶。’小可寻得绝妙一门亲事，今日特来作伐。”都氏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周智道：“说来又是嫂嫂识熟的，便是房下的阿妹家，那一个家生女儿，今年却才一十六岁，人物出众，且是标致，做得一手针指，识得几个字眼，况兼财礼不要多少，又兼彼此亲中，一发好得紧。”成珪在旁插嘴道：“贤弟说的一定绝妙，院君就允了这门罢。”都氏道：“你莫心焦，

我自有处。”对周智道：“叔叔所说，固是十分停妥，但我还要卜一卜凶吉，另日还要相一相好歹，然后行事，庶后无悔。如今且慢道个‘成’字。”周智道：“这自然，任凭求卜，姻缘事非偶然，过日再讨回覆罢。”随即辞归。不题。

再说成家讨小风声一出，正是三脚虾蟆无处觅，两脚婆娘有万千。那些张媒、李妁、王婆、赵妈，终日竟不盘门，接得长也似多。都氏只是拣精剔肥，东推西阻，媒婆说得丑些，又落得好推；媒婆赞得好些，他又正怪的是好；或是那女子少年暴长，又说是短寿命的，不好；或是那家女子不甚长成，又说是个宿积，到老无成，又不好；小户人家，又说是小架子出身，如何晓得大家体统？或是大家女儿，又说是吃大锅饭的儿女，不知民间疾苦，那晓得撑持家事？赚得那些媒婆，真个是脚后跟毛也没了，尚兀自春梦不醒；赚得那成员外心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。听得说的亲事，就像黄子吃狗肉，块块好的，只怪院君只顾拣选，并不曾允着一门。心下忖道：“我家院君忒煞用情，在前不肯娶妾，便是两个鬼样丫头都卖去了，今番大发慈悲，不值得这般拣择，不知要娶怎么样标致的与我？以我论之，便将就养得儿女也罢了。”想一会，笑一会，转味着君达的好计，不知日后将甚么杀羊茶饭酬谢得他。

不觉过了三五六日，忽然冰窖的冷了，不见说起。成珪心下老大焦躁起来，悄悄对个小厮道：“你可去周员外家说，前日议的亲事，为何不来讨回覆？你道员外若闲，可来一叙。”小厮领命，径到周家，对周智说了来意。周智道：“不是不来。那日见院君口气不妥，故此不敢来讨回覆。既是员外见招，少停便来。你先去着。”

小厮回家，复了主人，成珪即到解库前，眼巴巴地望着周君达，再也不见到来。抬头望处，只见远远的周智已来了。成珪连忙跳出柜台，便叫道：“周兄自在性子，快步走儿！”那人只是不应。有诗为证：

不为春情恼寸肠，只缘小子尚无娘。

巴巴望眼眯[目奚]处，对着旁人手浪扬。

原来来的不是周智，却是街坊做豆腐的吴老儿。那老吴正杀得个肉猪，赊与屠户，未有银子，这日把件豆绿棉绸袄子穿了，摇摇摆摆走去讨银，打从成珪解库前经过。服色虽与周智不同，面庞略略相似。成珪正是望得急切之际，朗声大叫，心中还道：怎不应我？及至近前，好生没趣。又望了半晌，真正的周员外才到。成珪一见，就是活拾一颗夜明珠似的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说次日就讨回复，如何一程不来？教人好生着急，我家院君东来不成，西来不就，或者贤弟所说定须难却，且与我鼎言一声，足见厚情。”周智道：“本当替你去说，可

奈尊嫂那日口中不肯兜揽，倘是去说，又讨他一顿抢白，反觉不雅，故此不敢斗胆。”成珪道：“老弟豪爽之人，妇女之流，那里怕得许多？好歹与我说一番，斡旋了这桩美事，也不辜你前日那条妙计。难道定要愚兄下跪！”周智连忙扶起，笑道：“老兄为何怎般着急？小弟不过戏言之耳。”

周智来见都氏。唱喏未了，都氏便问道：“老叔今日下顾，有何见教？”周智道：“呀！嫂嫂，正事你都忘了！前日说的亲事，特来讨个回覆。如妥，好待他家趁早备办妆奁。”都氏道：“此事……此事我已着人打听，都说十分贤慧，十分俊雅，只是土地庙前那贾瞎儿起下一课，说是有些不利，故此老身还要慢慢商议。”周智道：“嫂嫂既已探听得人物出众，何必又去问卜？岂不闻太公伐纣，不信蓍卜；武王出师，不泥日主，既人事已决，何天命难违？况娶妾细事，不系兴亡，巫瞽胡言，多因茫昧，老嫂不必深信，且宜尽乎人谋。”都氏道：“叔叔差矣，若卜筮无灵，伏羲氏何须八卦？人谋可据，诸葛亮岂止三分？亦当尽于天理，杂以人情，自然国治家齐，于事方有利益，岂可草草妄动乎？”周智道：“既是不允，但凭上裁。”都氏随口道：“也不是我故却，只因水沟头姓王的媒婆，说了一门在此，倒也求卜得起，故此拂了尊谕，实非假意作难，胶柱鼓瑟。”周智道：“嫂嫂已订佳婚，何不早说？小可就此告退。”都氏也不相留。

成珪立在前厅，听了半个时辰炮声。等得周智出来，问道：“老弟，所事如何？”周智道：“不济，不济。”成珪吃惊道：“为何？”周智把占卜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莫说老兄怕他，我也只索眼睛看了鼻头，舌尖抵定牙齿，半句也回不迭。”成珪道：“如何，你今朝才知他手段么？又不允，怎处？”周智道：“不必心慌。嫂嫂还有一句说话，道已有一门，甚是求卜得起。”成珪才得放心。连周智也不知这家的亲事，果然七伶八俐，亦能赛过西施否？还是半二不三，也堪比得南威么？直教骆驼骨头卖了象牙银子，填仓货物赚了顶号的价钱。下回便见。

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□嗟薄命玉杵计穷

引首《三五七言》 李太白□

秋风清，秋月明。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凉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

却说众媒婆因成宅觅妾，纷纷的都来说合，都氏总也不理。独那卖丫头的王婆，与都氏最为知己，也寻几门来说。

都氏因是王婆知心，便将实话对王婆道：“妈妈所说，总然俱可成得，但是我家用不得那一号货。”便附了王婆的耳边道：“只须这般这般，我家才可用得，”岂不知回复许多的意况儿。

王婆是个走千家踏万户，极是点头知尾的，早已识破机关，便假蹙个眉尖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！院君一发凑巧，正有一门极是对络。不该这样讲，只是财礼要得多些。”都氏道：“这是一家货，除了老娘，谁还要他？财礼少些便好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世上如院君者颇多，恨不得学院君主意的也不少。那等货，正是千家日用之物哩。比如杂货行中把货物囤了一年半载，一朝有个售主，自然要长几分利息。况且他家虽是小户，倒也是个有体面的，几个儿女都已完配，只有这小女儿，有些不阳不阴，故此姻缘迟钝，误了青春。如今老身去说与员外作妾，料必不肯，须要我多费些嘴沫，院君也吝不得银子，才可成就。若是彼此坚执，院君莫怪老身不管。但杭城只此一铺，第二店都没了。”都氏道：“既如此，财礼也任凭吩咐。只不知姓甚名谁？”王婆道：“他家离此不远，便是那熊阴阳的女儿，今年三十来岁，尚未适人。院君，你莫怪他年纪大了，闺门其实严紧，真是过火道地货哩。”都氏道：“不要取笑。趁早去说，候你回复。”

成珪闻得这回有些机括，便喜欢道：“想院君日前在周君达前说的，像就是这家。”连忙整备酒食，与王婆自筛自饮。吃得个酩酊酩酊，脚下写出“之”字，口中七颠八倒出门。

次日来到熊家。那熊先生正要出外烧纸，看见王婆到来，即忙作揖道：“难得妈妈下顾，里面请坐。”王婆进内，见熊妈妈，一面的笑道：“多谢熊老娘日常照顾，不曾过来孝顺得，如今特来替三姑娘作伐。”熊妈妈道：“难得美意。只是小女身上事怎么好……”王婆道：“老娘，这事我岂不知？正是妙在这里。”就悄悄地将成家院君正要寻这家货的根由，说上一遍。熊妈妈道：“他虽主意如此，我心怎过得去？只怕使不得。”王婆劝道：“老娘又来说腐话了，事当机会，不可错过。他家自己着迷，于你甚事！况且令爱已大，半阴不阳的，养老在家，终非结局，不如将计就计，落得赚他几个银子，人又落得出

身。过门之后，食用穿戴不消忧得，强似埋在爹娘身旁。”熊妈妈道：“妈妈说的极是。但老子不知就里，待我与他计议，明日再回复你。”王婆千欢万喜正待起身，那熊三姑听见替他议亲，也不知丈夫是怎地好受用的，他有些欢喜，即忙寻几个陈年茶果，点了一杯浓茶，笑吟吟地拽住王婆吃。王婆道：“好个姑娘，正该这样，明日嫁出去，抢葱拨菜，终久行得出，有人敬重。”熊妈妈道：“些小之事，小女都理会得。只那家话，宁可说个停妥，不要误事才好。”王婆道：“这决不累你淘气。”说完出门。

熊阴阳已回，便问妻子道：“闻得王婆来说亲事，量他也知道女儿病痛，谁家这等晦气，肯来受纳？”熊妈妈道：“一发竟是前世生就这段歪揣姻缘，正是‘不必文章中天下，只愿文章中试官。’那成员外要娶妾，他的院君正要这一等货。我想女儿在家，终非了局，不若趁这运道，胡乱嫁去，落得赚块银子，强似你烧了半世的夜纸哩。”

熊阴阳原是个贪利之徒，便喜道：“这倒绝妙！但他家既要这一等货，我家是个独行，怕不长他价钱？明日王婆到来，讨他一二百金财礼，少也不要嫁他。”

二人计议已定。

次日王婆早到，说起所事，熊阴阳道：“妈妈，我小女虽是丑陋，不比与人作媳。今成员外既要作妾，财礼银两，必须浓重。妈妈做事惯的，不须区区细说，全仗，全仗。”王婆道：“阿爹说的虽是有理，但为妾的也有几等：有的隔山调远，一嫁去父母不能会面，这也有些财礼；或是大宅人家，将女儿嫁与本乡土财主，或者又是出身微贱的，这便莫说做小，就是做媳妇，也明要索他几两聘金。如今成员外是你左近邻里，况且古旧人家，开个解库，谁不羡慕？将你令爱配他，正是门当户对。依老身说，好歹一百两雪花银子，择日便要成亲。”熊阴阳道：“不够，不够！别家女儿，养到十五六岁便嫁，我女儿今年三十来岁，岂不是一个赛了两个？况且物卖当时，正是用得着，凭我嚼。如今不要说多，依妈妈加一倍罢。你的媒钱，情愿送个全礼。”王婆道：“他若肯出，王婆并不相阻，必不打后手；他若不肯，到这步也索由他，王婆也没得小伙添些。既如此，待我再去议看。”

王婆飞风一径来见都氏道：“院君所托，老身其实不好推得。可奈那家猪亲狗眷，一发狠得紧，一口气定要二百两财礼。我也不好作主，特来达上院君。”

都氏道：“多少减些便好，如何要得许多？”成珪插嘴道：“前日许多来说，院君只是不允，为何偏要赎着这贴贵药？”都氏道：“别家却求卜不起，只这家姻缘上卦，子孙持世，故此决要成的。”成珪道：“既是院君中意，也论不得财礼，依了他罢。”王婆欢喜道：“还是

员外做大事的。明朝挑个日子，做亲行聘的不止一家，员外可就整备停妥，下了聘罢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意下如何？”

都氏道：“便是来日。就把吉期也择了去，省得又是一次。”成珪即将通书一看，其时正是八月初旬，成珪便以近就近，拣个十五之日，对妻子道：“中秋乃明月团圆之日，倒又飞细好个日主，院君以为何如？”都氏道：“既好是了，何必问我。”

次日，即着成茂、成华赍了财礼，送至熊家。熊老见果有二百之银，真是天脱下的欢喜，即备酒食款待来使，并及王婆，又送各人赐赏钱物。三人去后，熊老夫妻将许多银两搬到房中，笑道：“老娘，我和你生下完全的儿女，到都被他讨了债去，谁想临后添出这个滞货，倒还了债。虽他家百色俱有，我家也要些少备办。明日就去买绸绢，唤裁缝，定木器，打首饰才是。”妈妈道：“这些总是旧套，杭州城里省会之处，早晨要了银子，晚上讨得齐备。只是一件，我家女儿其实是个雌太监，他纵娶去，终久用不着的。天理人心，得他若干银子，你我心下岂安？就是女儿，也要在他家过日子，成何体统？不若依我见识，譬如少得三五十金财礼，花些银子，着讨一个能事些的丫鬟，做个从嫁，使他或者替得半分力，也不枉了一番唇舌。”熊阴阳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他家院君只因专门吃醋，所以用得我家这等滞货，你又寻个帮手与他，岂不枉了院君这番心计？”妈妈道：“你虽不是个读书的人，在九流中也是衣冠世胄，岂不晓得继绝世、举废国是君子所行之事么？那院君执了偏见，把丈夫恁般愚弄，难道不违条律的？只今炎炎之势，凭他尽意做去，恐日后举眼无亲，那时追悔，噬脐之不及矣。在他，这等行得；在你我，如何昧得这点寸心！”熊阴阳道：“非我不肯，倘是讨个送去，反惹得许多闲气。”妈妈道：“这必不妨，只说我女儿不甚唧[口留]，特地与他伏侍的。成院君若把我女儿的丫鬟作贱，我不怕他，自有说话。你只依我做去，管取不妨。”熊阴阳只得应允，记在肚中。

不过几日，适有一个姓李门眷，叫做李春，来寻老熊。熊阴阳问道：“足下有何见教？”李春道：“小可不为别事，常见先生善于赞襄，特欲一求。我这有个使女要货，若先生有令亲友处用得，小子急于要脱。”熊阴阳问道：“尊婢几多年纪？要得身价若干？”李春道：“今年一十五岁，凡百做事，都也来得，其价须是三十两方妙。”熊阴阳道：“既如此，待小弟到宅一看，庶便亲友处去说。”

李春即引老熊回家，请到堂中坐下。叫道：“翠苔那里？有客在此，点茶来。”翠苔应道：“可唤苍头来捧。”李春道：“苍头不在，你就捧出不妨。”翠苔只得捧出。但见红生两颊，羞涩不胜。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小巧腰肢刚半捏，依然含蕊梅花。

蓬松两鬓暗堆鸦，虽非金屋艳，不愧谢庭娃。婉媚却无轻薄态，见人羞涩偏加。持觞侑酒不须夸，尽堪供洒扫，不会事铅华。

李春赚出翠苔，早被老熊瞧见。老熊十分入目，便问道：“尊婢实是要货么？”李春道：“岂敢谬言。”熊阴阳道：“不瞒老丈说，小女将欲于归，正要寻个从嫁。偶蒙见教，实合鄙意。但价太高，还求让些才妙。”李春道：“既是先生自用，便让去了三两罢。”

熊阴阳回来，说与妻子知道。妈妈大喜，忙整酒席，请李春成交。又央间壁的詹直口做了中见。李春将银子收足，便立文契，至晚就送翠苔过门。妈妈见了，甚为得意。

不一日，合用妆奁，俱已齐备。不觉早是中秋节届。那晚成家备了花舆彩幔，来迎亲事。王婆就充喜娘，熊妈妈做了送亲，一同过门。那成家一般也动了诸亲百眷、四邻八舍，送人情，斗分子，虽然娶妾，倒也四司六局，一毫不苟。傧人赞礼，拜了天地、祖宗，亲戚邻里，少不得肆筵设席。都氏却陪来亲饮酒，一发殷勤相劝，彼此酬答。熊妈妈道：“多蒙院君错爱，小女三生有幸，但只从幼娇养，不谙世务，凡事望院君海涵，只看老身薄面。”都氏道：“蒙妈妈不弃，俯就丝萝，实切寒门之幸。况令爱硕德可嘉，闺风颇紧。在拙夫，惟后庭之足盼；在老身，喜前愿之已酬。妈妈不必垂念，老身当以亲妹相待。”熊妈妈道：“院君说个‘妹’字，使老身置身无地。但以女视之，老身不胜感激。诚恐小女愚懦，不能操持洒扫，特购一婢，唤名翠苔，乞院君慨然收养，为小女一臂之力。”都氏道：“舍下颇有婢仆，何必妈妈费心？既蒙俯赐，权当遵命。但不知多少年纪了，倒未闻王妈妈道来。”王婆道：“这是熊老爹自的主意，原不干王婆之事。”熊妈妈道：“此事原未及与王妈妈说知。只恐小女没用，特地寻个伏侍，怕年幼的不会替手脚，反能拖累，故此讨个历练些的，已是十五岁了，院君若恐淘气，小女自能管顾，必不费院君清心。”

都氏早有不悦之意，欲待回复，见熊妈妈又不是个善菩萨，只得勉强允下，心中霁空添上一番烦恼；又见熊妈妈说小女自能管顾，心内略略宽放一分，只得陪了终席。

熊妈妈辞归，众亲戚俱散，止剩得家亲数人与几个邻家少年子弟，都吃做醉哼哼的，要送二位新人回房。有的携了酒，有的掇个攒匾，齐齐拥到房中，说的说，笑的笑，敬酒的敬酒，逊菜的逊菜。又有那溜口少年们，和着罗罗连，打起莲花落，把成员外非赞非嘲，半真半假，又不像歌，又不像曲，打趣道：

员外尊庚六十年，（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哩连）

今朝娶妾忒迟延。（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哩连）

盖此身尽数苏牙雪，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)
罗天大多应软似绵。

(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哩连[口罗])

这回纳宠赛神仙，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
是南极星辰归洞天。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哩连)

斑衣轮着老莱子，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)

打拐儿公公撑一肩。(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哩连[口罗])

也不要忒心欢，([口罗][口罗]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)

只恐老迈风的夫人滴溜酸。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
罗])

昨宵才倒葡萄架，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)

只怕明日生姜又晒干。(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哩连[口罗])

成员外今朝若动手，(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[口罗]连[口罗]哩连)

养个贤郎中状元。([口罗][口罗]连连流[口罗]哩连[口罗])

成珪被这些嘲了一回。有的道：“我们今夜直炒他到天明，不许这
老头子动手。”有的道：“天下人间，方便第一。成员外与你甚么冤
仇，定要苦苦腾泛他？今日不动弹，少不得有来日，落得与他费嘴，
不如成就他罢。”那些少年道：“说得有理，我们明日绝早来闹房罢。”

一齐散后，成珪就把门儿关上，不觉欲火大动，原来自从应许以
来，两个月不近女色，不必说精力完固，一心地准备厮杀。便把被窝
儿熏做香喷喷的，乜了张脸，走到熊氏身旁道：“二娘子，今日可不辛
苦了！安置罢。”熊氏不敢做声。成珪道：“被儿俱已熏煊，我与你解
衣何如？”熊氏把手一推，低头朝壁坐了，竟不来理，成珪又筛了一杯
茶，双手递与熊氏道：“二娘子，用一杯茶儿，这是真正雨前采
的。”熊氏不好推却，接来饮了半盏，成珪把自己衣帽脱下，只把灯儿
一口吹灭，便将熊氏一把搂住，连连亲了几个肥嘴，道：“我的心肝，
亏你这般下得，何不早成就些！”

成珪把桅杆般的尘柄向生门边探一探，一些也不见入头，暗忖
道：“终久要数含花女儿，年纪虽大，毕竟生来紧括。这一料药头，断
断省不过了。”便把唾津儿抹了一把在龟头上，又去溜溜，看道：“这
回定尽根的舒畅也！”便着力一拄，却直打丹田上溜去。连忙带转马头
略下些，又是一拄，却直滑到尾骶骨边，几乎错进了后宰门去。只得
着意款款从中道进发，一竟像火筒粗的麻索穿钱，一些也上不得串，
又想到：“未破瓜的女子，我也受用些过，并不似这般周密，难道天地
间破格生这一具鼓紧的家伙与我受用？”只得又抹上许多涎唾，四围攻
击一通，连那熊氏又不觉痛，又不觉痒，不知甚么体段，只索承受着
他。成珪又努力一拄，一个滑踢，几乎把头皮都被席子擦破，连忙收

设转来。不料老人家力量，只中那尘柄里，免不得呕吐出来，把熊氏浇了一肚子，熊氏只道：“老人家又不睡熟，为何早把尿都撒出来，”把手忙向头边摸出个帕儿拭净。成珪还认自己力量不济，临阵退回，并不知别样缘故，便把颈儿勾定，脚儿挽住，呼呼睡去。

少顷，醒来道：“娘子，适才一度，未及升堂入室，如今全要仗你帮衬着，必须直捣黄龙，才见今宵欢庆。”熊氏没奈何，只得听从，成珪又费药料，抹了龟头，再三又搦一番，一发没个进步，止不住躁烦起来，道：“我也并不曾见这般家伙！或者开锁似的，敢是另有一种弄法的？待我仔细摸一摸看。”把手径向那杜家村下、谷道沟边，用心一探，成珪下手处，便叹口气道：“是了，天绝我也！命蹇的颇多，不似成珪这般出格！千难万难，不知陪了几多下情，看了几多面皮，奇不奇，巧不巧，刚又娶着一实女儿！”

看官，你道那实女儿不阴不阳，是何缘故？却原来是先天所中的病根，旧说行经后，一日受胎为男，二日为女，至七日各以双单分男女，又以夫妇之精血盈虚，卜所中，倘其交媾之时遇着天清月朗，时日吉利，父母精血和平，水火相济，那十月满足之后，生下男女，自然目秀眉清，聪明标致，痘毒不侵，诸病不染。倘交媾时犯了朔望月日，或不忌月蚀日蚀，或风雨晦暝之时，年灾月煞之夕，恣意取乐，妄行不避，那时受的娠孕，生下之时，或者缺唇，或者少指，甚至驼背跛足，眼聩耳聋，非止一件及其既犯天地凶恶之辰，又遇着男女精虚血冷之候，那子宫里本当生个男儿，却如铸造铜人的一般，铜汁少了些。若又遇那一处隔塞，便铸造不就，做了件废物，却像孩子生将下来没了前面，那条家伙时俗便把做女儿相待，无以命名便强名说是个实女儿。

那实女儿原是天下第一种废物，没人要的。也是成珪的晦气，天杀的王婆说来，中了都氏的意，都氏以为得计，也不管了成门宗嗣，害得那成珪心下岂不索然？□

彼时尚未五鼓，成珪便把衣服穿了，坐在房中，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思量道：“我院君千求万卜，要与我寻个好的，此事料不是院君主意，定是王婆，故将废人赚我财物。明日只是告他，必须判还财礼，治他个花言哄诱之罪，打他三五十毛板，才出得我这口恶气！”踌躇了一会儿，又想道：“我又差了，我将他弄了一个更次，不能入头，还自不知道这个就理。王婆做媒，不过传言送语，通和彼此说话，难道教他探探看不成？若到官司，休说没得判还财礼，我还有个不审之罪。罢了！罢了！总之我也无子，要这许多银子也没用，只当送了熊先生；这妮子譬如我供僧供道，只素养他在家，若还娘家，被他人问及所以，反觉不雅。日常我只不进他房罢。也不必与院君告舌，量他不肯

重娶一个与我。正是命里不该金紫贵，终须林下作闲人！”叹之不已。

一头走出房门，都氏处问候已了，才走出厅，只见那些少年们，已在外边兴张作势，道：“员外起得恁早，可是卖弄手段，看头晕哩！人参汤、补肾丸可用得否？”那里得知成珪肚子里苦趣！成珪也只得假风流，虚插趣，道：“不像你们后生家，汤泡饭哩！俗话道得好：人老性不老，一夜直要错到晓。昨日你们许我暖房东道，不要相赖。”

少年道：“你只养精蓄锐，准备厮杀便了，我们必不相赖。”

少顷吃完暖房酒，天色已暮，成珪竟投书房中歇宿，都氏早已心照，落得相劝道：“新人房中有规矩，一个月不许独宿。今朝正该二娘子房里歇宿，莫要使旁人道我不贤。”成珪道：“虽是这等说，事有几等，不比结发夫妻。况且老人家昨宵一度，足了春情，何必定拘古板？难得院君美意，只容我书房睡罢。”都氏再不相强。成珪独自纳闷，是不必说。

次日乃是三朝之期，熊阴阳备了盒礼，央王妈妈引了翠苔，一同上门探望。王婆教翠苔先拜见了院君，然后再拜见员外，又见熊二娘子。拜见已毕，只见冷清清的院君，却像那面壁九载的达摩禅师降凡，睨着双铜铃般的眼睛，低头声也不做。那员外却像九天庙中泥塑的邓天真君，骨都张嘴，气轰轰地坐着，口也不开。

王婆暗猜道：“今当三朝之日，也该设筵备席谢媒会亲才是，为何到似冰一般冷？成员外心中不乐，固然怪他不得，老院君也该与我份体面，怎怪得汉高祖平定了六国，反把淮阴王负了？”

又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哦，是了，是了，院君决是见了这翠苔姐有几分颜色，故此不乐起来。也罢，我也赚过他几两银子，今朝这个独桌，权且让还他些，不要被这两个落梅风的一齐上，老娘倒吃个乌鼻，着甚要紧。”便拽开脚步，一道烟的走开，不在话下。

自从这日，翠苔紧紧伴着熊二娘子歇宿，都氏在丈夫跟前连那不可空房的好看话也不说了。也不知都氏毕竟肯容着翠苔在家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□露机关一场拷打

引首《谯楼声鼓记》 祝允明作□

居卧龙街之黄土曲北，鼓出郡谯，声自西南来，腾腾沉沉，莫知其所在。呜呼！鸣霜叫月，浮空摩远，敲寒击热，察公傲私，若哀者，若怨者，若烦冤者，若木然寡情者，徒能煎人肺肠，枯人毛发，催名而逐利，吊寒人，惋孤娥，戚戚焉天涯之薄宦，岭海之放臣，岩窞之枯禅，沙塞之穷戍，江湖之游女，以至茆孽背灯之泣，畸幽玩剑之惯，壮侠抚肉之叹。迨于悲[牙乌]、苦犬、愁蛩、困蚓，且号鸣不能已。呜呼！鼓声之凄感极矣！

却说成员外自娶熊氏之后，朝朝纳闷，夜夜耽愁，决不道是妻子用的心术，一惟怨命而已。熊氏在家，到得都氏欢心，又有翠苔伏侍，比在娘家更觉快乐。独都氏虽然遂了心愿，却又增上一段新愁；不虑别的，单单虑着翠苔这个妮子，十五六岁，且又长成，颇也袅娜，比了红蕖、绿萼，天渊之隔。虽然只在熊氏房中。免不得早晚有些破绽，倘被老儿渔猎去了，不枉费下这番心术？等要捻他出去，可奈这妮子伏侍殷勤，好生恭敬，并没懈脱去处，不好动他；将欲卖掉，看熊氏母子，又不是个好惹的主顾，只想着过几时寻个头代嫁送了罢。

不期都氏算计着翠苔，那成珪却又想着翠苔。莫怪他自从去年八月十五日娶妾，只指望团圆，所以拣个团圆日子，谁知撞着这片石田！总是象为之耕，鸟为之耘，也不能一些美满。自此一个不乐，竟不亲近外色，也不进都氏房中，只在帐房里歇宿。此时正是暮春天气，成员外居家无事，好生困倦，欲与周君达同至西湖上走走，偏又身子不爽；要去旧相与的门户人家聚聚，怎奈妻子仍旧印了旧规。左右没处思量，不觉喟然长叹一声。你道是何意思？有诗为证：□□

赵国城坚不可攻，乌江渡口叹途穷；
踏翻鹊渡三千仞，扫尽巫山十二峰。
龟首无端常挂印，雁门何处问归踪；
几回闷杀张君瑞，况直暮春天气慵。

成珪叹这一声，不意翠苔在侧。那丫头到底乖觉，便近前道：“员外独坐无聊，有何郁闷？有茶在此，可用一杯。”便双手捧了一杯浓茶献来。成珪接了，暗想道：“这妮子却也乖觉，见我情绪不快，便会宽慰敬茶。想他春情已露，这没人去处，怎生放得他过？”成珪向来有些不老成的气味，此时忍不住磨牙撩嘴，便戏下一副老脸的笑道：“小妮子思量丈夫哩。”翠苔红了张脸，答道：“员外到想丈夫哩。”成珪

道：“我们男子家，要这丈夫何用？”翠苔道：“员外不想丈夫，娶了我家二娘子，比了丈夫也不甚差远。”成珪笑道：“小花嘴，你难道不得二娘子一肩力？”便把翠苔一把搂定，道：“趁这书斋僻静，你且替替力去。”忙把裤儿来拽。翠苔力争不脱，诈道：“院君来也。”成珪正是急溜里，听得这三个字，却正是：

顶门中走去了三魂，脑背后飞出了七魄。

一双手尽已苏软。正回头看时，却被翠苔脱网而走。成珪见他去了，方知是诈，心下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，想道：“往常我虽在家，到也不去关心。谁想这个妮子恁般有趣，只做这几时，一发长成得好了。怎么用些手脚收得到手，岂不强如娶妾？待与院君明言，不惟不稳，只恐反增防范，不如设个计策，先入咸关，然后号令诸侯，未为晚也，不多几日，就是周家院君寿诞，只须如此如此，自然停妥。”

巴巴望过几个日头，早是三月初旬，都氏正在堂前，吩咐成茂唤裁缝，来点几匹时样纱罗做夏衣。成珪踏向跟前，躬身禀道：“院君可记得否，周家院君却是本月十五寿诞。院君合去贺寿，备办些什么仪礼，乞早见谕，免致临期有误。”都氏道：“我正记得起，本该去遭，只吃这几日身子不快，懒于应酬，只你去罢。”成珪道：“岂有此理？男人男人去贺，女人女人去贺，况且周宅向系通家，那有院君不去之理？”都氏道：“若去，熊二娘子也该同去，只恐没人跟随，带了翠苔同去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翠苔年已长大，俗话说得好：私盐包子，恐到别人家，人头混杂，没甚好勾当做出来。院君若虑没人伏侍，拙夫少不得相随，凡百事体，俱是拙夫料理，管得院君不致没有伏侍。”都氏本不实心要翠苔去，只恐丈夫在家，有些不忠厚处，故出此言。听得丈夫肯陪同去，即已允了不带翠苔。成珪十分之喜。

次日照常备了荤素礼仪，换了轿子，同熊二娘子夫妻三人，预于十四日来到周宅贺寿。但见：

宾客盈门，笙歌聒耳。庆贺的有远近亲邻，拜寿的是老幼妇女。阶下成流，把盏麻姑祝寿酒，堂前缭绕，添香童子拥炉烟。诸仙捧瑶岛蟠桃，满堂挂琳宫犀轴。庖人色色珍馐妙，戏子般般杂剧新。

周院君见成宅夫妻到来，即率女媳等一齐迎接，彼此叙礼。周智邀成珪侧厅坐下。各亲戚俱庆贺了当。少时，戏酌已备，成珪即占了男客首席，都氏亦占了女客首席，熊氏次席。将次戏搬半本，成珪忽地里得了一疾，甚是危急，便蹙紧了两道眉头对周智道：“小弟一时有恙，甚不耐烦，可唤我荆妻出来。说我要返舍也。”周智见这势头甚狠，认道是真，即忙着丫头报与都氏。成珪见妻子到来，只不抬头，却像东施效颦相似，紧蹙着眉窝，双手捧着肚子，只叫疼痛。都氏也认真道：“这里金鼓喧天，不便安息，可打轿先回，若不愈，我便来

也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难得出门，勿以拙夫贱恙，累你忙忙往返。倘少刻略略疼止，我便着人来说，院君就不必回来，便过明日罢。”

成珪哄过妻子，一回，就到房里去睡，叫道：“翠苔那里？我今日有病，可来伏侍我。”翠苔到得房中，成珪假意呼茶喝水的道：“我夜间不时要茶水吃，少不得要人陪伴。翠苔在此，去不得了。”竟把房门关上，便欲动手。又恐房外有人知觉，或被翠苔仍前逃去，只得说了许多披挂话儿，自己才睡，却教翠苔睡在脚后。翠苔终是小女孩家，虽然伶俐，毕竟睡魔要紧，上床不多时，早已困熟了。

成珪倒头在枕上，那里合得眼拢？巴巴的等得夜深人静，轻轻钻到翠苔头边，偷把手儿浑身一摸，其实有趣，

成珪也不推醒翠苔，只把双藕芽般的腿儿擘开，龟头上用些不费本钱的随身药料，便向那一线儿桃花缝里，慢慢放进。翠苔还未苏醒，成珪又进少许，翠苔梦儿里觉有些疼痛，惊醒道：“甚么臭虫蚤虱，恁般狠咬？”将手一摸，只见搯酱锤样一条，已在阴门外横冲直蓦，知是员外，便不敢高声，道：“那一个这般没正经？”成珪道：“今夜便替力一次，料再没院君来也。”翠苔道：“员外肚痛，倘是又辛苦了，院君知道不当耍处。饶我吧！”只求脱身。成珪只是紧紧抱住，再三甜言哄诱。

只这一阵大杀，少不得各各纳款收兵，正待用着陈妈妈的时候，成珪摸着阴门湿搭搭的，知是那家话了，便向袖里摸出一条白绉绸汗巾，轻轻拭净，两人说些情言趣语，交相搂抱而睡。

成珪既遂此愿，十分欢喜。不提防院君从门外“呀”的推入房门，一把将成珪擘胸揪住，照面就打，道：“老杀才，我道你一时那得病来，原来为着这个歪辣骨，这般哄我！了账不得，先打二百，慢慢讲理！”就将手中竹篦向精屁上刮的一下，成珪倾天叫道：“院君饶我罢！”翠苔正是共枕儿睡着，听得这一句，却也惊醒道：“员外为何如此？”成珪道：“不好了！院君来也！”翠苔道：“员外不是做梦？这房里蚊子也飞不一个进来，那得院君来到？”成珪道：“难道果然是梦？只被院君臀上一下，隐隐还有些疼哩。”翠苔道：“员外适才假肚疼，赚我做下这番勾当，如今又假臀痛了！”成珪道：“如今也要再做番勾当。”翠苔没奈何，只得又承受着。

成珪重鸣金鼓，再整旗枪，摆开阵势，又战一回。

早是金鸡报晓，玉兔西沉。忽记得，“日昨不曾着人复得妻子，倘他只道我病，随即归来，却不误了今晚这场美事。”于是连忙起来，吩咐成茂回复院君，说员外身体已健，院君不必归家。倘周宅相留，即多住几日不妨。成茂领命去了。不题。

成珪自稳道：“这回去说，一定相信，况他家连日有戏，正好消

遣，少也定有三五日不回。这段因缘，中吾计也！”

因此也不把房中手脚动静收拾，只办着云雨勾当。

再说都氏在周家，正是昨夜宿醒犹未醒，今朝画阁又排筵。其日是寿诞正日，焉得不设筵席？闹嚷嚷正是忙的时候，只见成茂早来，备说员外病痊等因。都氏、何氏一齐欢喜道：“谢天谢地！正没个人探望，且喜你来，方解我们挂念。”即忙吩咐快备柬帖相请，成茂道：“宅上人忙，小人带个帖子去罢。”成茂领帖归家，对成珪道：“院君闻得员外病愈，不胜之喜，正欲着人来请，小人见他家人忙，便将柬帖带回。周员外多多致意，决要员外赴席。”成珪发放成茂去了。自想道：“今日之酌，不是不去之理。但我千年黄河，几时上清这一清？若不去，又恐周家相怪，还是小事，倘院君见疑，口面不小。但得在家温存一日，再整鸾俦，重偕伉俪才妙。若去时，少不得水淹蓝桥，怎免得火烧袄庙！没奈何，只去领个意思罢！”便走入房里面无人处，对翠苔道：“姐姐，我去周家赴酌，你在家好好将养身体，我未晚便回来也。”翠苔道：“员外早早归来，免至酒醉后露出机关。千万保重。”成珪插趣一番，竟到周宅。见着妻子，便躬身唱喏道：“院君夜来且喜康泰，只是拙夫有失祗候，望乞恕罪。”都氏道：“你本该在此听候使令，恕你病中，也不怪你。且去坐席着。”成珪撑持过去，便向男客队里坐下。有的是谈天的张撮空、说地的李捣鬼。不一刻，早又戏场演动，旧套不过搬些全福百顺、三元四喜之类。未及半本，成珪总也满头浇栗子，一个也不入耳，心心念念的只是要回去。思量无计可辞，又见天色已晚，心下似小鹿儿般撞、螃蟹儿样爬。思量妻子前算来瞒他不过，再难把病容来装，倘或言语中识出，反为不美，纵使院君肯放，周君达不知就里，决要相留，必多累赘。正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只是逃之夭夭，一溜而回。

忽然席中不见了首席的成员外，众人各处喧嚷寻觅。知是逃席，再三又接，只是不来，到也罢了。都氏听得自己丈夫逃席，即便关心，忙问周智道：“拙夫何往？”周智道：“正是不知怎地去了。着人去请，道是酒醉睡了。”都氏道：“今日我见他有头没脑，不曾吃得几杯酒食，为何便醉？敢是家下做出来也？快打轿，老身急欲回去。”

何氏道：“院君有何事故，忽然便要回府？敢是愚夫妇有甚相慢去处？恐在忙中，多失检点，不可当真见怪。”周智也来相留，都氏执意不允，吩咐熊二娘次日回来，自己一轿先回。

众主管迎接不迭，正是迅雷不及掩耳。成珪正袖了些果饼之类，把与翠苔吃了，挨得日晡天晚，刚打点说三句干一回，蓦然听得院君来到，乍道是真，还疑是假，忙中出堂探头一望，见果然是真虎丘来到。吃这一吓，真也不小，只得按着胆，假装副笑脸，上前迎接

道：“院君为何就归来也？”都氏道：“正来问你，为何便归来也？”成珪道：“不瞒院君说，老年之人，况且病后不经酒力，那里和那些生家赌赛得过？恐说知，必来挽留，只得告不告而回。连院君也不说得，莫罪，莫罪。但只一味怕醉之故，并无别事。”都氏道：“谁道你有别事来？只说你醉倒，为何也还清醒？”成珪道：“非是拙夫不醉，见了院君，纵醉，也不醉了。”都氏道：“我也知你是未饮心先醉耳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又来取笑！老人家那得有这段心情？连日厌烦，早些安置罢。”

成珪见妻子言三语四，句句怕人，惟恐露出消息。没奈何，只得陪着笑脸，假意温存，乔装风月，只想赚过了这刻恶时辰，平安无事。谁想都院君性格多疑，极爱洁净，席铺中自己一日不在上边安歇，就道有些尘垢，定要重重抖过。这日少不得也要翻床倒席，抖这一回。不期成员外命里驳杂，翠苔棒光儿现，巧巧的翻至第二层褥子底下，滴溜溜抖出一条物件来，都氏甚是涉疑。有《桂枝香》一曲以摹之：

鲛[鱼肖]尺素，点瑕非故，又不是桃叶随波，好一似梨花含露，这痕儿出奇，痕儿出奇，敢是珠楼咳唾，还是鬼坡血污？漫踌躇，好似竹上湘妃染，这的是枝头杜宇污。

都氏拾起一看，原来是条白绉汗巾，上边许多迹札。又到灯下一瞧，认得是真，估得是实，便厉声高叫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做下来也！”成珪不知头路，只道是甚么风波，忽见妻子手中赤条条提着个汗巾儿，咬牙切齿骂道：“老杀才，我也没设处你，且跪着，只问你，这是为何如此的？”成珪道：“这是昨夜发嗽不已，咳出痰涎，不曾备得接痰家伙，便吐在汗巾之上。谁知痰中裹血，红白相间，早上见了，方吃一惊。正要院君说知，因匆忙之际，未及奉告。”都氏夹脸掴的一个巴掌道：“老花嘴，别处弄得虚脾，鲁班前休想调了月斧。昨日夹痰吐血，今朝好得恁快？分明与翠苔贱婢干下不法之事！好好招承，免些刑法；若不招，休怪老娘手段滑辣！”

成珪目瞪口呆，只得跪着。原来这条汗巾，是昨夜与翠苔干事，拭在上边的腥红一点。这原是真正含花女儿的证据。那时高兴之际，事毕后各自收兵，便把来放在床头，那里记得收拾？况且还道妻子少也有十多个日子住，不料便回，偏又捉着这个火种头，的确是真赃实犯。你道太岁头上，动了这一块土，可是了账得的？成珪跪在埃心，只是自己埋怨千不合万不合，那有此物不收拾过的？如今捉贼见赃，那里去赖！不敢做声，只自磕头如捣蒜。

都氏气狠狠骂道：“老贼！再要怎地防范你来？你道没有儿女，都是我不肯娶妾，如今依你主意，费了二百余金，娶妾与你，你如今生

得儿女在何处？枉枉害了一个女子，空挂一名，替你作妾，已是你分中罪孽了；便是这个小小丫头，也好饶得他过，与他做个完全妇人，你又去破坏他身子！自此罪孽，你后世可不变了山中鸩鸟、街上雌狗，是物就交，是雄便受！每常不好，只打一百，今番这般放肆，实实在要打三百下！翠苔那贱婢，慢慢摆布他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在上，拙夫做事差错，今也不敢强辩。但我自身做事，理应独自承当，即与院君打死，心中其实无怨。只可怜翠苔，实出无辜，与彼何涉？倘院君要把翠苔摆布，宁可将拙夫再加一二百下，断断不可波及翠苔。万望院君垂怜。”都氏冷笑道：“呵呵，此事原不干翠苔之事！你今与他解脱，甘为代打，也是你的本心。

罢罢，你既怜他，我亦恕你，索性饶你打罪，只罚跪到四更鼓绝，方许就枕。”

都氏发放已了，自先睡下。成珪见妻子亲口应许不责翠苔，并又饶了三百竹片，正是望外之喜，只要跪得四个更次，何乐不为？竟向床前踏脚板上，俨然岳武穆坟前生铁铸的秦桧相似，直矗矗跪着，真正地暗数更筹。谁知都氏不须眉头一蹙，早已计在心头，所恨的正是翠苔，这不识起纤的，又来替他讨饶，岂不反增其恨？故此假意饶了打罪，特赚他跪到四更，料必辛苦上床，毕竟睡熟，好任凭自己施設他。

成珪跪在踏板上，巴巴地望得妻子已醒，便道：“禀院君得知，四更绝也。”都氏道：“几许时光，才一觉之眠，又早四更鼓绝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不信，只听便是。”都氏侧耳一听，果然咚咚的打了四更五点，道：“既如此，去睡罢。”成珪老实跪了半夜，果然辛苦，正是头未上床，脚先睡着。一觉睡去，鼾鼾困个不醒，眼见得落了都氏套子。

都氏听得鸡声三唱，东方渐明，轻轻着了衣服，悄悄步出房门，踏到翠苔房门首，叫道：“翠苔起来。”翠苔道：“院君有何使令？”都氏道：“我在后园灌花，可来衬副我。”翠苔道：“此时尚早，露气正浓，少顷未为迟也。”都氏道：“女孩子家，恁般懒惰，快快起来！”

都氏先行，翠苔随后。

才到太湖石边，都氏早向假山石上坐定，手中幌出那条向来惯打丈夫的毛竹板子，恶狠狠地喝道：“小贱人，买干鱼放生，兀自不知死活！还不跪着！你与老员外做得好事！”提起竹片劈头劈面打来。翠苔再三分辩不脱，见了那条汗巾儿，只得也哑口无言。都氏逞着威力，将他衣服层层剥下，自头至脚，约打有三四百下，不觉竹篦打断。复将翠苔头发分开，缚在太湖石上，自去攀下一枝粗大的桃条，复连花带叶，又抽上二三百。还要去寻石头来打肚子，烧火烙来探阴门。只

见翠苔渐渐两眼倒上，四肢不举，声气全无，苏苏的倒在地下。都氏见其如此，连忙叫：“成茂快来！”只见成茂应声未到。都氏又连声相呼。

不知还是要他来寻石头，还是要他来烧火烙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□重生管鲍弦续鸾胶

引首《六歌》之一 文天祥作□

有妾有妾命如何？

大者手将玉蟾蜍，次者亲抱汗血驹。

晨妆靓服临西湖，英英落雁飘[王曼]琚。

风花飞坠鸟鸣呼，金茎沆瀣浮污渠。

天摧地裂龙凤殂，美人尘土何代无。

呜呼五歌兮歌郁纡，为尔朔风立斯须。

却说都氏无心中抖出个抵塞的汗巾儿来，正是捉得封皮当信读，摆布丈夫是不必说，却又悄悄地将翠苔赚到后花园中，一顿打死，急呼成茂来时，却教他把那叉口盛贮驮出，抛于江中。成茂推辞不开，只得将他驮出。都氏然后走进翠苔房内，将他衣服细器，俱收拾过，不题。

且说成珪跪到四更，方才就枕，一觉睡去，醒得来已是三竿日上，慌忙披衣而起。未及出房，只听得合家老小，沸沸扬扬地喧嚷。成珪不知就里，忙问都氏。都氏道：“你那心上人逃走了。又是我未曾难为半句哩，若还略有三言四语，又好说我磨他走的。”成珪道：“那一个心上人？”都氏道：“就是翠苔。”成珪道：“里外重门深锁，一毫不见动静，怎么飞得出去？”

都氏道：“料他一身难走，毕竟是有了外情，被人勾引而去，故此衣服之类，带得许多去，若一身怎生走得？”成珪道：“要见从那里出路？”都氏道：“大清早晨，一个后园门豁达大开，不是往后门去的？”成珪道：“有之，有之。我家后门出去就是大街，常有行人来往，或者看上了个甚么油花子弟，跟他去了，也不可不知。”随即一面着人去问熊先生消息，一面着主管写了许多招纸，开着失单，但是街头市面，随处贴到。也是成珪不舍翠苔之心，况又着了妻子的“马扁”，只被都氏冷笑得个嘴也歪了。有诗为证：□□泼妇顽妻何地无，却嫌都氏性真都；

直将人命同纤芥，犹把婴孩视丈夫。

再说周智偶从街坊上经过，只见泥墙边、板壁上各处遍贴招子。抬头一看，但见写道：“立招子人成廷玉于某月日，走出丫鬟一个，唤名翠苔，年长十五岁。收得者等情。失单某项。”

周智惊道：“成兄家里年来一发多事！刚刚一个翠苔，我正说到亏院君肯容在家，谁知这个妮子自又逃走去了！咳！我想千家万户，最难治的是丫鬟、小使。宽待之，则纵而无礼，严待之，又怨而寡恩，甚

而还有这班野鸭性子的，由你待得他好，便如供奉父母，也只留他不住。不信翠苔这个妮子也会逃走。成员外！成员外！我想你的命里，只有仆宫还好，想是那婢宫是到底不济了！不免探望一番，有何不可？”

却到成家见成珪。谈及此事，成珪十分不快，口中半吞半吐的，是怒非怒，是嗔非嗔。周智又猜不着其中深奥，不好动问。进内又见都氏，都氏道：“老叔又是好哩，昨晚宅上归来，还不曾骂着丫头，打着小使，你那大哥今日没得埋怨；若是曾把翠苔骂几声，打几下，致使偷了衣服等项而逃，那时受尽他的咒骂哩！”周智道：“久闻嫂嫂待人极其宽宏慈爱，只是那妮子没福。如今二位不要不乐，须知他自没福，不涉家长之过。我也本当相帮寻觅一番，只因连日劳碌，今日客还未散，故此不及效力，即返舍也。”周智归家，将此事说与妻子并熊二娘，二娘连声叹息，随即打轿回家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成茂早晨领主母之命，把翠苔正欲驮出，忽然想得起来道：“且住，院君虽然着我这般行事，他却出了招子，说他盗物逃走，我却青天白日的把他背着，倘被他人看破，免不得是我移尸。院君撇个干净，不肯认账，那时倒是区区谋财害命。”只这一想，不觉汗流两胁，心下到怯上来，只得仍旧驮进，藏在自己妻子房里。俟到黄昏时候，内外人都困静，成茂却去寻了一把铁锄，悄地把翠苔驮上，一径出门，来到一个旷僻去处，把袋口放下，道：“翠苔姐，是你自己不合与员外有染，致有今日之祸。我若将你投在江中，岂不替鱼鳖做了一顿饱食？我今把你埋在这里，也与你做个乡土之鬼，千万到阎罗面前切不可连累区区，足感你的大德。明日晚间，待我备一陌纸钱过来奠你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掘成一个深深坑子。正欲葬下，只听得袋口里吁的一声，叹道：“天那，好痛苦也！”成茂听得这一响，惊得个屁滚尿流的，飞也似跑，只恨肚子下爹娘不再生得几只脚添，连铁耙都不要了，远远的才敢立定了脚，口中兀自齿牙儿对对厮打道：“作怪，院君打死了你，却来惊吓着我！丢在那边，莫管他罢。”又想道：“差也！今日黑了，少不得又有明日！今日不理，明日被人瞧见，岂不连累地方总甲？逐户挨查出来，我员外焉得无罪？况受人之托，必当终人之事，此事半二不三，如何使得？”没奈何，按着胆埋过了去，心里念念有词：“太上老君！阿弥陀佛！”也不知颠倒念了无数，到得口袋边。自觉一个头胀做斛子般大，忙忙掩土。只见里边又隐隐叫道：“哥哥救命！”成茂听得这句，方才略胆大些，问道：“你还是人，还是鬼？若是鬼休来吓我，我和你今日无冤，往日无仇。”里边又道：“我是人，哥哥救我则个。”成茂道：“你若是人，我决救你；若是鬼，也要自惜体面。”说不得了，打开来看是甚么。连忙将袋口解开，月明之下，仔

细一看，原来果然是活的。翠苔道：“哥哥，不可害怕。我原不死，早晨只被院君打得剧了，所以假意装死，不敢做声。”

日间又藏在黑暗去处，惟恐有祸，也不敢做声。身上颇疼，肚中颇饥，到晚来一发难过。适间哥哥许多言语，我也句句听得，感谢哥哥本心，只疼痛彻骨，不能答应；闻得实欲埋下，只得挣这几句言语。”成茂喜道：“谢天谢地！又是不曾把你抛下江去！早知不死，日间茶饭将些你吃也好，实是苦了你也！但只一件，院君已将你做了盗逃，四下招子贴满，倘我将你驮回，院君毕竟不乐，如何是好？”

翠苔道：“奴家得罪院君，已被打得垂毙，尚欲弃尸江中。论此情彼此已绝，再若到他跟前，是以羝羊食虎，必无可生之，念奴原是熊家讨来，今哥哥但把奴家仍还熊家罢了。”成茂道：“不济，不济。你女流之辈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老熊做阴阳生的人，一惟酒食是图而已。我倒将你送去，他明日到做鹅酒仍旧送还，不惟被他请功，又且不利于你我。我有一计在此：周员外与我家员外有莫逆之交，早晚每常撺掇娶妾，我将你驮至他家，只是实说因与员外有染，被院君知道了消息，故此不容在家，乞他收养，料必不辞。”翠苔道：“这都凭哥哥上裁。”

成茂放出老力，一口气驮上肩，竟来周家敲门。比及更深，众家人俱已睡熟，不肯起来。独有周智，终是当家之人，门外风吹草动，是件当心。听得打门之声，即忙提个灯笼出来，问道：“那一个？夜半三更，大呼小叫。”刚开得门，只见成茂直统统的双膝跪在阶檐之下。周智忙扶不迭，问是何故。成茂道：“一桩全恩全义之事，须赖员外斡旋。”周智道：“甚么事故？若可做得，无不出力。不要哭哭啼啼的，有话便说。敢是员外逐你？”成茂只是呜呜咽咽道：“员外与家主向有管、鲍之交，小人方敢斗胆，倘员外不肯见怜，小人也只有死而已！念家主六旬无子，娶得熊氏二娘，熊二娘过门一载有余，并未见些分晓，想亦有病之女，料应无子之人。其娘家娶来从嫁翠苔，良有意也，今年一十五岁，容貌颇佳。我员外只因无子，欲速不达，于前晚因院君宅上烦酌，未免有染。不料被院君知了风息，将翠苔必欲置之死地。早晨打得垂毙，着小人驮去抛江，只说翠苔在逃，意欲杜其踪迹。谁知翠苔姐幸喜未死，小人何忍助纣为虐？况此女既与家主有私，在小人，即有诸姨名分，若不乘机驮出，料无生理。但今虽出虎狼之穴，而无收养之所，亦是徒然。想老员外宽宏之度，况与家主久交，必不难于收录。惟员外慨然见允，非小人之幸，实成氏之幸也！”

周智听了半晌，甚觉凄婉，故意假作难道：“翠苔既为院君所逐，老拙处如何好收？况宅上遍出招子，说翠苔已经盗逃，正欲寻获，我今收之，是窝主也。倘你所言未实，其中另有委婉情曲，那时老拙一

个清白人，到做个卑污事，再若七损八伤，一个女子，或有夜眠不测，我到替他做孝子！不管，不管，免劳下顾。”成茂道：“呀！老员外，成茂力事家主有年，并无半点差谬，在员外亦必鉴之，岂有隐匿情踪，敢来欺瞒员外？即家主遍贴招纸，不过主母诡谋，家主不达其意，入其彀中，原非本心。即知翠苔在于尊府，家主亦必不见罪于员外，不过暂托鹁枝而已。其汤药之需，小人自来理料。若或皇天不□，翠苔命禄不长，其棺槨之仪，小人亦能承受，料只尺寸之水，何惧意外之波澜乎？恳员外金诺，足感厚德。”周智道：“非我坚执不允，可奈世风嚣漓，缄口结舌，反多福祉；任侠怀义，每见摧残，因此老拙断断不管。”成茂叹口气道：“咳！罢了！罢了！世言：‘酒肉弟兄千个有，急难之中半个无。’果实语也！员外既不肯收这女子，料他必作沟渠之鬼。小人不能全其性命，而毙家主之姨，是不义也。既受主母之托，而不能尽主母之命，是不忠也。不忠不义，徒活何为？不如触死阶前，也得员外做个证鉴！”言毕，便向阶坡上乱撞。周智慌忙扯住道：“贤侄，不须如此！老汉所言，俱是试尔之术，今已见真心，足见大义，汝但放心，我自有处。翠苔姐现在何处？快快扶来见我。”成茂转悲为喜，即向黑暗处将翠苔驮入。周智即唤何氏院君出来，说与原故。何院君好生怜悯，即忙备了酒食款待成茂，又将茶汤与翠苔吃，少刻又与桃仁汤红花酒，缓缓饮下，已有几分苏醒之意。成茂千欢万喜，拜谢而回。

到得家中，已是二更时分。家下只说成茂寻觅翠苔为名，成茂归家，来见成珪，成珪问道：“出去这一个日子，可曾有些下落否？”成茂道：“人是在那边，只小人不曾见得来。”成珪道：“好混话！敢是醉了！你为何头额上都有伤损？”成茂道：“伤损的颇多，不止成茂一个。员外若非成茂，几乎也受伤了。”成珪道：“一派醉话。去睡罢。”

成茂进内，又复都氏道：“蒙院君所托，小人竟把翠苔抛入江中。不敢瞒院君说，翠苔其实不死。”都氏道：“狗才，我着你淹死他，谁着你放话他？”

成茂道：“院君岂不闻郑子产得鱼，着校人而放之，那校人烹而食之，却对子产说，始舍之圉圉焉，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。这不是假放生，难道小人到敢真放死？”都氏道：“那里学这一口胡才，也来厮混？你那额上破伤，为何而致？”成茂道：“一发说不得。小人将翠苔驮至江口，正要抛下，只见一个寻巡江夜叉将翠苔一把拖去。小人连忙问他拖往何处，那夜叉说：‘我家龙王老子正要纳宠，我看这个女子尽可充得后宫。待我拖他冒个头功。’小人说：‘哎呀，不济！不济！诸事俱可，独有作妾不许，倘你家龙夫人，龙老娘也会吃醋，再把他来打死，那时又将来抛入海去，却不教翠苔做了个鬼里鬼？’小人立意不

允，被那夜叉提起手中棍子照头一下，把翠苔夺去，故此打得这般狼狽。”都氏道：“休得胡言乱语！厨下尽有些酒食吃些去，明日领赏。”成茂叩谢。不题。

再说周智夫妻，因翠苔原是从嫁之女，况为成员外所宠，一意另眼相看，就是亲女一样相待。初时身上未痊，与之延医请卜，汤药调养，无所不至。直到百日后，才得平复如初。周智每每见着成珪，再不说出这事，成珪那里晓得？

彼时五月初旬，正是端阳节届，成员外居家不乐，每常携取杖头百钱，同周智水边林下，常沽一醉，那日周智道：“老兄，一年景况，无过龙舟最盛，况我西子湖中，景致甲于天下，其龙舟竞渡，妙不可言。盍当偕往一观，亦是一年雅兴。”成珪道：“这极妙事，有何不可。”二人便携手出城，雇一只小舟，沽几壶美酒，买几品小色海味之类，两人对酌，一咏一觴。看那各埠龙舟，争先抢后，擂鼓摩旗，好豪兴也。《满庭芳》为证：

龙则一名，色分六种，青蓝黑白红黄。船随大小，龙有短和长。吹角鸣金擂鼓，恍疑是湖水腾骧。少年行花拳绣腿，尽是俊儿郎。往来波浪里，止争瞬息，何啻飞扬。尽夸花锦服，明艳旗枪。扮出历朝故事，夜叉鬼处处乔装。屈子恨千秋共吊，万古竞传芳。

周、成二人坐在船中，看着那各埠龙舟，右冲左突，呐喊摇旗，水面上汤沸的相似，好不耀目。周智道：“今日之游乐乎？”成珪愀然改容答道：“乐固乐矣，犹有未尽。”周智道：“何故？”成珪道：“屈原旧恨，后人千载吊之，尚不能消其万一之愤。况有甚于此者，更谁为之吊乎？”言讫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周智道：“兄又奇了，欢笑处，又想到那一些上边，悲戚起来？”成珪道：“肚底之事，不好对你说得。”周智道：“贤兄既不弃弟，有事说之何妨？倘有可解，即当效力。”成珪道：“这事一则难说，二则莫可挽矣，说亦无益！”周智道：“虽难回挽，说来亦不妨事。古人云：‘夫妻面前莫说真，朋友面前莫说假。’

’总有十分干己，料弟不比他人。”成珪道：“咳！话到其间，也瞒不得老弟。千愁百虑，你道我有些什么闲事？所恨的不过是那不贤老乞婆，蒙你几番计策，他也没奈何。与我娶妾，谁知高来不成，低来不就，都是一片假意，那熊家亲事，却是个实女儿。”周智拍船大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奇绝，奇绝！怪不得一年来，你家没半些醋气出来。”成珪道：“这也何足为奇。还有那从嫁翠苔，十四五岁，颇也长成可目。也是区区不合，因老乞婆在宅赴酌，我将翠苔没要紧掏摸了一次，谁知无心中遗下了些手脚，早被厌物瞧破。可怜见不知怎地，竟把这个妮子不明不白，不知置之何地？哄我说是逃走，赚我四下跟

寻，广贴招子，只落得明明的着鬼！两日前被我知些消息，说是老乞婆将他活活打死，着人驮去抛在江里。我虽半信半疑，料来到有十分的确。可怜这个女子，只当我害了他！若还果餐鱼腹，岂不比屈原更苦十倍？”周智道：“老兄不知也罢，既知这段风声，何不下心跟究？”成珪道：“打探不真，事难造次，惟恐打虎不倒，反为所伤。此事既涉老贱，若他聒絮，不当儿戏。虽然他做人可恶，我却不忍揭他罪犯出来，只是我命当孤，也索罢了。”周智道：“老兄不忍嫂嫂坐罪，也是你一点孝敬之心。但翠苔何罪，你却害他至死？也不可亏心薄幸，忘了他这段恩情。”成珪道：“正为难忘此情，每每放他不下，几欲做些功德超拔他，又苦难于行事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”周智道：“兄亦不必过哀。论死者不能复活，有心怜他，不必在忙。论弟虽非古人可比，而古人亦有赠姬赠妾者。兄既有意纳宠，料宅上必难再娶，弟家中新购得粗婢一人，庞儿颇与翠苔姐姐相似，另日即当赠兄为妾，就于舍下成婚，得便不时来歇宿几宵，却不安妥？”

成珪道：“若得贤弟这般用情，愚兄粉身难报！即当纳上聘金，然后成礼。”周智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既曰相赠，何必聘金？另日薄设小酌，奉请成亲。”成珪不胜之喜。二人欢饮而散。

周智归家，对何氏道：“那成员外真是柔软之人，翠苔之事，竟被妻子瞒过，如今方才知觉，然又不敢究理，徒自眼泪汪汪，一心想着翠苔旧事，我想翠苔身子已健，正欲送他回去，想来不是良策，不若备一席酒，迎娶成员外，就于我家续亲。将翠苔表正作了妾，倘或后来有些好处，岂不是你我功德？”

何氏道：“我素有此意，何不速行？”周智便与翠苔说知，翠苔十分感激。周智拣了日子，即着家僮将后厅耳房洒扫停妥，备下床帐之类，做了若干衣服首饰，唤厨子，雇乐人，专请成员外赴席。

成珪对都氏道：“今日周宅赴酌，说请一个京中客人。此人专意好吃夜酒，不到三更，决乎不散。我想陪客决要终席，恐夜深归家，门户启闭不便，不若就在周家歇了，明日回来。今晚院君安寝，不须等候拙夫。”

都氏道：“歇也由你外边歇，明日早晨，只要缴印。”成珪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来到周家，早已灯烛辉煌，供着和合纸，专等成员外到来，一齐迎入，各各见礼。

周智道：“吉时已到，可请新人出来。”何院君将翠苔妆束齐整，罩上兜头红锦，出来拜过天地，烧化了和合纸马，请位年长的亲眷揭巾。成珪双睛不转地瞧着，道：“不知揭出怎生的一副俏脸儿来？”谁知才揭花巾，新人早已拜下，众人忍不住都笑起来。成珪一看，惊骇

道：“这不就是我家翠苔？”周智道：“然也，小弟因兄思慕之诚，特从海底追转。”成珪惊喜相半，将周智扭住，定要问个详细。周智施长说短，仔细诉说一遍。众人无不喝彩周智夫妻的恩义、成茂的功劳。成珪倒身拜谢，随着翠苔拜认周智夫妻为父母。周智道：“既已为兄之妾，即如嫂也，何得女子？以后大家不许叫翠苔姐，俱可唤三娘子。”何氏道：“恐这一声三娘子，还赎不得那顿肥打来！”成珪道：“若无二位美情，恐此生已难再会，三娘子安得复有今日？”各人就座饮酒，无不赞美此举。乐人奏动管弦，吹吹唱唱，直饮到月转花梢，相送成珪归房。

成珪此际之乐，不能细述。忽然记起一桩事体，道：“快请周员外计议。”周智道：“又有甚么急事？”成珪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近来老妻又行了龟头印记之法，甚是严紧，夜来倘有事体，少不得擦去原印，明日又来淘气。正是作福不如避罪，还只容我回去了罢。”周智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也忒受法度，尚宝司铸了铜铁官印，那不守法的尚且私刻，不曾见犯了几个出来，不信老婆的家法恁般钦遵！只说洗澡误失就是。”成珪道：“难说，难说。我家院君最是尖酸，好生踢斛淋尖，这般话，怎生哄得他过？”周智道：“你但尽意做去，包你不妨，只与我看过样子，明日照样雕个与你，怕他怎的。”成珪依言，掩门而睡。那夜风光，比前更觉不同。正是二位新人，两般旧物，一个久旷之男，一个久怨之女，趁着酒兴，说不尽千般恩爱、万种香甜。虽是老阳少阴，一发逆来顺受，却似九里山前，遇了个十面埋伏的阵势，东攻西击，大战数回。

起得床，已是三竿日上。成珪先问周智道：“所事曾备办否？”周智道：“绝早已刻在此。”

成珪接进房中，将印色照样打上一个，就把印儿递与三娘子道：“这印儿幸喜今日在院君前抵搪得过，便是无价之宝也。你可收在妆盒里，下次好用。”翠苔道：“谢天谢地，认不出来才好。”成珪道：“怕不得许多，只索胡乱答应一番再处。今晚我又来也。”

于是辞了周智，漫步归来，见妻子道：“昨宵疏失，多有得罪。那京中朋友委实可厌，饮酒完得，已是四更。”都氏道：“不知这客还是南京还是北京？”成珪原是信口说谎，一时答应不迭，随口应道：“正不知是那一京。”都氏道：“好花嘴！南京、北京相去数千余里，语言人物，大不相类，怎么说不知是那一京？”成珪道：“只被院君这一惊，已惊做动不得了，还分甚么南北？”都氏揪着丈夫耳朵道：“又有蹊跷。快进房来，听我发落。”

不知这一进去，主何吉凶？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□胡主事混沌索真赃

引首《太行路》 白居易作□

太行之路能摧车，若比君心是坦途；巫峡之水能覆舟，若比君心是安流。君心好恶苦不长，好生毛发恶生疮。与君结发未五载，岂期牛女为参商。古称色衰相背弃，当时美人犹怨悔。何况如今鸾镜中，妾颜未改君心改。为君熏衣裳，君闻兰麝不馨香。为君盛容饰，君看珠翠无颜色。行路难，难重陈，人生莫作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。行路难，难于山，险于水，不独人间夫与妻，近代君臣皆如此。君不见，左纳言，若纳史，朝承恩，暮赐死。

行路难，不在山，不在水，只在人情反复间。

却说成珪回家，因京中客名说不相对，早发了妻子一点疑心，定要查验龟头印记。没奈何，大着胆，只得随入房中，请出前件与妻子辨认。都氏一看，便惊讶道：“你又来弄手脚了！”成珪假硬道：“胡说！又来生情，终不然谁换了去！”都氏道：“不要瞒我，只实说倒也无事，若推辞假赖，不要费了周折。”成珪道：“推辞甚来？又不曾行房，又不曾洗澡，原货缴还，有何事故？”都氏道：“只吃你嘴强，不要道老娘没眼孔，只怕辨印生，没有我的眼力！且莫屈说了你，只把原印与你比一比看，你只看这一个，那一个往来差了一二分，难道可是瞒得过的？世上顽劣的丈夫颇有，有谁似你这老奸巨猾！我也没处跟究，只罚你跪在堂前，领了二百竹片罢。”

成珪命该栏杆官符星动，只如平日甘领一二十下，也自罢了，这日偏要分清理白，希图争个扯直，以为下次立规，口中嚷嚷之声，只不服输，百般屈强。谁知真赃实犯却在前件头上，这回恼动都氏性子，教他如何自肯甘休？莫怪都氏发怒，定要究个的实，便寻条纸儿，打个印子，递与丈夫看，道：“你还是道我屈你，你只自看，差了多少？每常擦去，倒也还可恕饶，如今一竟私雕，教我怎生了得！尚且东拽西扯。不要慌，只还我个明白。”成珪也口软了，又想出一个办法，道：“院君不记得初设之时，也曾费口几次，只因软硬之间，搅出许多口舌。今院君嗔其改样，埂岂不又涉前事？乞院君细加详察，莫要造次。”都氏道：“前番软硬，总还不出圈套，如今一发大相悬绝。我的印儿上边，原是朵并头金莲花，如今却是一朵双头牡丹花。终不然阳物会做画，即把花样都改变过了？”成珪自知没理。不敢再辩，只得轟地跪下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万望院君饶这一次，今后断不敢了！”都氏那肯放过一些，左手揪住耳朵，右手捻着胡须，拖到中堂，只要“才丁”，口中骂个不了。

周智虑着这着，恰好走来探望。远远听得吠吠之声，已知定是夫妻吵闹，便欲抽身回转。又想道：“见闹不劝，非礼也。”一头走进，正值成珪跪着受责。成珪忽见周智到来，岂不惶愧？不觉满面通红，立起身往内便走，只指望妻子口中安静，胡乱掩饰过去，谁知已被周智瞧见。周智向都氏道：“夜来员外在舍下饮酒，并无别事，不知为何又激恼了尊嫂？凡百事看在下薄面，将就些罢。”都氏正怪着周智是个教头，心下好生怀恨，又有这不在行的走来，多嘴劝这几句，惹得那都氏一片喊声的骂道：“臭乌龟！老忘八！谁不晓得你诱人犯法，教唆行使假物！我自教训丈夫，谁着你来施长说短？快请出去！”

成珪想道：“我与周君达虽是相知朋友，也要些儿体面，这些脚册手本，件件被他听去，日后如何做人？”只此一事，已是十分着恼，况兼昨夜枕儿边听翠苔说了拷打之苦，又是动气的了，复遇此时这番打骂，又且波及于人，岂不发作？便是泥塑的，原也忍不住了。便将后厅香桌儿上，气急败坏的拍着骂道：“老不贤！老嚼蛆！我总也做人不成了，被你磨折不过，只索与你拼命！只教敲断老狗脊筋，才出得我这口恶气！拼被你打死了，抛在江里去！”都氏听见，倾天的喊道：“老杀才，学放屁！谁敢打断我的筋来？这胆略几时长的？便与你见个高低，赌个你死我活！”便虎一般赶来。成珪也不相让，揪住就打。周智那里敢劝。好一场厮打。便见：

一个气狠狠飞拳踢脚，一个猛纠纠揪头摸发。一个挺起胸脯，一个牙根咬嚼。一个辣姜巴打得乌花，一个魁栗拳钉成疙瘩。一个似跨马王孙，一个似降魔恶刹。一个要片时雪尽心中愤，一个要半点不饶目下着。两下要定高低，那管旁人笑煞。

两人搅海翻天，只是打得高兴，周智在旁只叫“利害！”众小使谁敢相劝？日常间成珪尽是惧内，这日实是怒气，未免放出疾手。女人家终是力怯，那里厮打得过？眼见得受下亏苦。量来本力不加，难以取胜，只好呼宗拔祖的叫。恰好冤家聚头，门外一官抬过。你道此人是谁？此人姓胡，名芦提，别号爱泉。原是汀洲人氏，年纪五六十岁，不曾中得进士，亏得家兄势力，选了个抽分之职。到任未久，不谙乡音，又且耳朵是五爪金的，故此凡事胡芦提过去，一味爱的是钱，与这名号一毫无忝。这日正去城外抽分，打从成珪门首经过，远远道子摆来，皂隶甲首只叫莫嚷，众主管惟恐惹事，即忙报道：“门前有官经过，望院君快些禁声。”都氏此时正是怒气三千丈的时候，那里怕甚么官府？便是当今皇帝老子到来，也不介意，倾天的屈，一声接一声叫将出来。众主管惊得个个面如土色，那里扯拽得住？都氏死力奔出门外，却好官轿已抬过了，都氏抢上一步，紧紧把轿杠挽住，只是叫屈连天。胡抽分道：“我这时不管，你到有司告理去。”都氏那里

肯放？胡芦提发怒道：“这妇人可恶，为些甚么屈事，来与本部饶舌？”衙役一齐帮衬道：“老爷问你甚么冤屈，快说上来！”

都氏一时之气喊了出来，及至官儿问起情切，实是没得答应，就随口道：“爷爷，私雕假印的。爷爷救命！”抽分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门子道：“私雕假印的。”胡抽分道：“私雕假印，这事也大了，倒要问一问去。妇人，那假印是谁擅用？”都氏道：“丈夫成珪，通同积棍周智二人合谋用的。”胡芦提道：“妻子首告丈夫定非虚谬，通同用假印，事亦有知，只问你那丈夫把假印，还是冒破那项钱粮，或是假捏牌曾经诈害甚么人过，还是私造公文，欺诳官长？只将的确罪犯补状上来，待本部这里也好处分。”都氏又没有甚么指实，想来怎好儿戏过去，倒输个诬告之罪，只得又随口禀道：“妇人仓卒之间，不及备办状词，只须口禀：丈夫与周智私造了一颗假印，打在子梗上边，希图走漏精水，以是瞒着妇人。妇人惟恐后嗣有乖，每以好言劝之。今日嗔怪良言，反肆毒打。望爷爷可怜。”胡芦提道：“噫！假印打在紫梗上边，希图走漏精税。税乃国家重务，紫梗亦本部之正税，终不然假冒本部关防，私偷税钞么？”都氏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胡芦提道：“可恶，可恶！怪得年来缺了钱粮额数，原来都是这干奴才作弊！叫皂甲快与我拿来！”

众役一齐下手，好似鹞鹰搏兔相似，把周、成二人一并儿拿到。胡芦提道：“好光棍，你两个正是甚么情亏、啾济么？”二人道：“小人正是成珪、周智。”胡芦提道：“打！打！打！好打！济奴才，国家的重税，可是走漏得的？”二人辨白不迭，早被众皂隶拽倒，一五一十的吃打了二十精臀，胡芦提才教放起。又叫皂隶快向附近衙门借取夹棍。二人抬身，已是打做昏晕，面面相觑，声也做不得，气得目瞪口呆。胡芦提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把那紫梗钱粮也不知漏经多少，今日天假伊妻向吾首告，岂不皇家福大？你只实实招来，免些刑法，若是抵赖，夹起来不怕不招！”成珪道：“爷爷审个详细便好。念成珪终年株守，开个小小典铺，并不曾贩卖甚么紫梗。”胡芦提道：“正可恶！你通连书手专去早早摆布，还道不卖紫梗？周智，你怎么说？”周智道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不敢隐瞒，那成珪自因夫妻厮闹，小人不过解劝些须，不期见怪于此妇，就把小人连累。”

胡芦提道：“你与他通同作弊，下与你连罪，倒与我连罪？”周智道：“小人并不通同，小人自开绸绢铺子，晓得贩甚么紫梗？”胡芦提道：“是了么，你因不从容，便替他掌筹算簿子，既已合谋用事，必须享用税钱，还说不贩紫梗？”叫皂隶：“与我先把成珪夹起来。”成珪辨不脱，被皂隶拽翻在地，就把夹棍套上，立逼要招假印事端。成珪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既用假印，定有实迹可据，妻子出首，须有真赃，如

今赃证俱无，亦难凭信，何得要小人招承？”胡芦提道：“是你妻子首的，兀自抵赖？”成珪对都氏道：“老泼贱！我买甚么紫梗，恁般害我？”都氏道：“老贼，你要打断我筋，须夹断你腿！紫梗不贩，难道假印也赖得去？”胡芦提道：“野奴狗，还不讲来！”成珪忍着疼痛，只是不招。胡芦提道：“既不招，也且慢着。且问那妇人，你既来首告，那假印却在何处？”都氏道：“假印是丈夫所用，务必深藏奥匿，那里落得妇人之手？只求老爷严追，自然献出。”胡芦提道：“假印罪名颇大，那奸棍自然隐匿过了，我也不加究治，只那紫梗却窝遁在何处？”都氏道：“子梗原在裤子里。”胡芦提道：“既在铺子里，叫皂隶快搜出来！”也是成珪真真晦气，却好库中当得十来担紫草，皂隶一竟扛出，禀道：“并无紫梗，只有紫草十余担。”胡芦提道：“妇人，为何诬告丈夫？现今没有紫梗。”都氏道：“妇人一时错说，实是紫草。”胡芦提道：“这也有知，怪得这奴才抵赖。如今真赃已获。”叫皂隶：“松了夹棍，待我拜客转来，晚堂另行审结。”

官儿一去，众人一齐攒拢，也有问的，也有笑的，总都是混混沌沌，不知为着甚么勾当，前街后巷纷纷谣讲。成珪扶到厅上，坐地叫屈，连天的骂道：“老泼贱！你造言生事，全不惜一毫体面，今日我若说出缘故，岂不把你活活羞杀！我倒全你体面，你却越发撒泼，只赌口中会说，害我吃棒受拷！幸喜那官儿不究了假印事端，若问实来，岂不犯了死罪？晚堂追起紫草税课，如何是好？”都氏道：“紫草税课，不过纳得几两银子；你那假印公案，端的不曾出气哩！”周智道：“嫂嫂，员外违令，固宜惩治，小子无辜，枉吃官棒，可也不情。”都氏道：“老周，你且不要叫声，你只湖中数语，虽万死不足以偿其恨。况这二十竹片，实由教唆上来。晚堂少不得又问起假印根蒂，只教松你一二，便是老娘恩处。”

言未绝，外厢走进两个青衣公人，一个唤做田仲，一个唤名白七。都氏回避不迭。成珪道：“二公何来？”

二人道：“小弟是胡爷人役，适因贵讼在于敝关，特来请教。”成珪道：“失敬了，就是胡爷老牌，请坐，请坐。适才多蒙扶持，感激得紧。”便忍疼走入库房，称了那行杖的旧规，递与二人道：“少刻晚堂，还要扶持。这里薄敬，原是适才讲过的。”又将一个小封递出，道：“这是小东，不及奉陪。”田仲道：“员外府上不敢讨论，但是我们那水儿十分利害，好歹专会辩驳。适间小弟们担下若干于己，不好说得，还求增些。”成珪也不吝嗇，又添上一个包儿，道：“老牌，小弟虽是没要紧官司，你老爷尽是混账，晚堂又要讨审，东扯西拽，听三不听四，如何和他缠得清？”白七道：“员外千金之躯，若听小弟愚见，管取没事。”成珪道：“正要请教。”白七道：“员外假印一事，在

两小弟其实晓得无辜，那做官的人，捉得封皮当信读，那里顾你死活？晚上吃些浓血回来，一味只晓要钱，问起情由，管你横直落得苦，又吃了，事又不济。不若趁早通股线儿，递张息词罢。”成珪道：“小弟巴不得息讼。若可具得息词，一凭上裁。”

周智道：“你又来差了。斗殴官司，递得和息。这是没头事体，叫做浑场浊务，有些甚么清头？见你去递息讼，一发拿班做势，与他怎地开交？不若说出实情，大家吃打罢。”成珪道：“阿弟说那里话来！这虽是我那老咬蛆不是，我若说出情由，不惟损却他的面皮，就是我面上也不好看。倘是要罚些钱粮，也说不得；若再要打，其实难熬。”周智道：“阿兄上又怕官，下又惧内，又要惜脸皮，又怕拷打，叫我也难。”田促道：“二位员外都不必慌，古人说得好：‘天大官司，磨大银子。’成员外巨万家计，拚得用些银子，怕有何事做不出来？正是钱可通神，有钱使得鬼挑担。肯用小弟见识，真是十全。目今水儿不长进，只好的是此道，由你贴骨疗疮的人情分上，枉自费了几名水手，只当得鬼门上占卦，就是敝衙门，也有为事的，费尽了周折，一毫也不济，空空的错走了路头。只是那个稳径，由你杀了他的爷娘，也只当置之不理。”白七道：“莫非就是老钱的话头么？”田仲道：“着了。”成珪道：“那个老钱？”田仲道：“敝衙有个钱先生，名唤钱通，与水儿十分相得。由你大小事体，没他不说话，凡百过龙等样，一发情熟。员外既要事完，何不央求老钱？将些银子，叫做着肉筛，那时旧规到手，两下预先说明，然后具上息词，包得放心没事。难道两小弟，倒不于中效劳？”

周智道：“莫非就是做上房的钱若舟么？”田仲道：“员外，你怎也熟他？”周智道：“怎么不晓得？钱若舟与我也非一日相处。前番偶因舍亲有些小事在于贵衙，小弟适与其事，作承他趁了一块银子，至今感念着我。目今既是他们当道，不打紧。”田仲道：“如此一发着卦。两小弟就此告退，少刻衙门前再会。”

都氏挨着两个公人离家，便走出道：“呵呵，老贼们，计较到好，只要寻着甚么钱通，着肉送些银子以为了事，终不然少得老娘落地，那时祸福总还出在老娘口里，由你踢天弄井，也须打断狗筋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，依你这等说来，真要和我钉对到底，难道你还恨气不消？”都氏道：“我到本等恕得你过，只记你那些威风，却饶不过哩。”周智道：“小子不合多管闲事，今已吃下官棒，于老嫂尽为得彩。尚且必要与员外钉对到底，恐做沟中翻载，反为不利。莫若趁这机会递张和息，落得大家安静，不要错过花头，后悔不迭。”都氏道：“你们正是闲时不烧香，剧来抱佛足，总不济事！”只是不听。

再说何院君在家，忽见二子周文、周武飞也似跣进，道：“娘，不

好了！爹爹在成家门首，不知为着甚么事干，被个官儿当街打下二十板子，成伯伯还多一夹棍。”何氏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快扶我去，便知端的。”何氏也不乘轿，也不更衣，便随了周文、周武，两步那做一步，飞风来到成宅。连翠苔也还未知就里。何氏见丈夫与成员外两个都横眠直睡的叫苦叫屈。周智见妻子到来，反把个笑脸道：“想你们也才得知我这几下，也还不为大害，不当得成伯伯家中一番小比较哩。”成珪道：“拖累老弟吃打，又累院君、贤侄受惊，这都是老拙之罪也。但只晚堂一事，怎好又累贤弟一往？”何氏道：“怎么晚堂还要去？”成珪道：“适才北关经过，听了那没正经的老乞丐言语，原是混话，不曾审明，因说拜客转来，晚堂再问，我们料来这没甚么好处，将欲具张和息，不知老不贤尚且还道恨气未消，决乎不肯歇息，口口声声定要见个高低。我想人生在世，那个没有死日，我也拼得个死，决不再累贤弟吃打，好歹做这条老命发付他罢！”何氏道：“员外说那里话来！还是具息的是。院君不过一时之气，是这等说，岂是实心？待我恳求院君，劝他意转，做个家里和息牌头，管得没事。”

周文弟兄见父亲受了无辜之棒，正是敢怒而不敢言，然而也巴不得事完放心，亦同母亲向都氏再三苦劝。

都氏将丈夫和周员外日常做的勾当，从头告诉，也不知真正伤心，也不知假妆套子，不觉号天洒地、跌脚捶胸的哭道：“他们这般这般可恶，岂不恨入骨髓！难得遇着这位青天老爷，替我出得这口恶气，怎肯把这机会失过？既然是何院君相劝，老身岂不领教？少刻落地，只不伤着周员外罢。”何氏道：“院君又来口饶笔不饶！若只不伤拙夫，是端的要与员外相持的了？妹子这番解劝，倒是因公致私，为己之谋的人了？只求院君念着老夫老妻的情分，不要把来做了仇家厮觑。古人说得好：‘夫妻们船头上相骂，船艄上讲话。’四十多年恩爱，一旦自相蹂践，可是闹得断的么？”都氏道：“我的娘，你也有所不知，不是我害老贼，老贼自贻之祸，谁着他有了外情，便要暗算着我？我今正是先下手为强，难道倒做了后下手的为殃？”

周文道：“伯母所说虽然不差，但官情如纸，黑里摹白，倘这不比前番，竟把伯母问输，倒也不必说得，若是伯母赢了，不过把伯伯打得几下板子，罚得几贯钱钞，料没有杀头大罪，这官去后，伯伯仍前旧性不改，却不枉费唇舌？不如今日暂且讲和，小侄倒有一长策献上。”都氏道：“阿侄有何长策，你且说来，果可采择，即当依你行事。”周文道：“伯伯不守戒律，伯母何必出头露脸，送与官打，被他燥皮，又要吃惊吃吓，衙门使费，何不家下自立例规，不遵就骂，不守就打，一五一十，自己才丁，岂不快爽？这是老妈官尽堪约束，寻甚么府县官，要他处分？”都氏道：“这倒不劳贤侄指教，别人家老妈

官还只本等，惟本职自有关防印信，还有刑具法物、条例告示，那些儿不像官府？你那阿伯兀自不遵，教我如何不去寻着真官？”周武道：“这样讲来，我想真正官府怎比得伯母威严？一发该和了。”何氏道：“闲话休题，只求院君看我薄面，曲从这次，千万不可提起假印勾当，就是院君大恩。事完之后，任凭要怎么赔礼，妹子自备一席优觞，与院君释气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既蒙贤母子这等苦劝，老身不听也不是了。可惜便宜了老杀才！只要他自来伏罪，准他自办戏酌，然后干休。”何氏道：“这个容易。我儿，快去对员外讲明，请来伏罪。”

周文忙出前厅，对成珪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伯母已被我母子三人劝得个回心转意，只要伯伯一席戏酒赔话，衙门内外，任凭主张。如今先要进去赔个小心，要紧！”成珪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大丈夫岂肯伏礼于妇人乎？宁死不可！”周武道：“伯伯又来假道学，这不过寻常家法，吾辈中长技而已，又何难哉？”成珪道：“这实使不得！”周文道：“兄弟，我和你何苦两下里做了难人。伯伯既是不肯，只索由他，和你回复了伯母就是。”二人掇转身望内便走。成珪连忙叫道：“贤侄转来，另有计议。”周文头也不回道：“既然不肯，叫些甚么！”周武道：“哥哥，且看他怎么计议，和你且转身听着。”成珪道：“阿侄，怎地这般性急！要我伏礼犹可，如何又要搬戏？岂不一发昭彰？”周智道：“街坊上人问，只说谢三郎神罢了。”

成珪只得随周文来见妻子。何院君早掇张椅子摆在中堂，将都氏揪番在上坐了。周智带过成珪，喝声：“跪下！”成珪只得折腰对座，都氏做气狠狠的道：“谁要你伏罪？自有戴乌纱帽的在那里！”成珪连连磕头道：“院君也好气出了，拙夫一言相犯，已受二十竹片，一套夹棍，再或费些银子，不止半百余金。如今没奈何，只是做丈夫的不是了，凡事要老娘包容，只看你前丈夫面上，饶过些罢。”都氏道：“老奴又来饶舌！谁是我前夫？”成珪道：“区区后生时与你恩爱，每每蒙你怜惜，岂不要看你前夫之面？”何氏母子忍不住笑。都氏道：“何院君，难得你贤母子吩咐，说叫他来伏礼，你只看他直身挺撞，还成个廷参礼，还是师生礼，还是宾客礼，还是夫妻礼？”成珪道：“拙夫还是夫妻礼。”

都氏道：“老杀才，到不要熟不知礼！你也做了一个男子，五形具足，一貌堂堂，颇知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，岂不晓得时时变，局局新，色色更易，独这夫妻之礼，你偏注意行出这古板来。天那！兀的不气杀我也！”何氏道：“院君不要发怒，既有新礼，便讲出来，员外不依，庭治未迟。”都氏道：“我的亲娘，不是我不吩咐他过，向来已曾习熟，如今不知听了那一个教头，故意革去此礼，怎不叫我恨他？”周文道：“小侄们其实不曾闻得这大礼，请伯母一示，亦使小侄

们晓得，当书之于竹帛，以备后世制礼乐，补入简编，以成全经，岂不大有功于后世乎？”

都氏拽起喉咙，不慌不忙的，说出一段大道理来。真正乱坠天花，神惊鬼怕，便是金兀术，也须拜倒辕门；铁包拯，也应低头受屈。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伏新礼优觴祸酿□弄虚脾继立事谐

引首《羽林行》 王仲初作□

长安恶少出名字，楼下劫商楼上醉。天明下直明光宫，散入五陵松柏中。百回杀人身合死，赦书尚有收成功。九衢一日消息定，乡吏籍中重改姓。出来依旧属羽林，立在殿前射飞禽。

却说周文闻得院君要讲夫妇之礼，即便敛容拱听，何氏、周武皆侍立于旁。都氏坐于中堂交椅上，不慌不忙的道：“甚矣，此礼之废也久矣！自周公制礼，孔子定之，列国遵之。以至于炎汉，又有大小二戴，从而申明之。及后汉祚方终，六朝迭旺。

至于李唐之世，此礼既衰，而妻道之纪纲扫地尽矣！幸而天道好还，气运不堕。后土降灵于宫中，[此 [卯] 宿落雌于世上，方有武皇后决起而首创之，挽数百年之兴，灭千古高鹜之纲纪，实百世之英娥也。至如沙吒利之妻、雌鸡镇上羊委之妇、兵部任环之夫人、洛中王导之内子，是皆能振其雌威、树其雌德，亦再世之吕后，中兴之羽翼也。以后时移事易，衣钵泛滥，传之者不啻恒河之沙，纯全者不过驾虎之狐而已。吾故虽能言之，亦多不足惩也，即历来男子守礼者，固自不少越礼者，亦不著其姓名。如画眉之张敞，受寒之荀奉倩，听唆之秦桧，依判之曹圭，种种知礼之徒，总不能尽罗而枚举。今时之人，焉能知是礼也。

列位不厌，聊当污耳。

三纲既立，五伦毕具。君臣父子，朋友昆弟。惟夫与妻，其义最当。匪媒不得，三生所钟。及时嫁娶，拟诸鸾凤。归妹愆期，鰥鱼是比。曰怨曰旷，圣人忧之。孤阳不生，孤阴不成。一阴一阳，斯为合道。蹇修执柯，月老捡书。偕尔匹配，宜其室家。乐为琴瑟，诗之

《关雎》。主苹主蘩，为箕为帚。中馈是持，巾栉是务。辛于尔室，翊而以力。夫之贵贱，随遇而依。屈指计之，惟妻最苦。维其夫子，最宜珍惜。寒暄之奉，饥饱之节。冬温夏清，候其起居。舒其抑郁，鼓其欢娱。抚膺捶背，摩腰拂肢。晓当漱盥，捧盘进皂。夕当澡濯，揉滓涤垢。足恭阿容，屈膝敛气。顺承呵责，引领鞭笞。必敬必戒，毋违妻子。出处必陈，不贷诬诬。凡诸婢仆，勿戏勿谑。安分守命，宗祧有定。毋亟娶妾，自貽唇舌。当娶与否，事在妻决。先妻而兴，后妻而寝。妻是则是，妻非则非。凡诸行止，遵妻子示。违妻者殃，随妻者昌。

都氏说完礼数，对何氏道：“贤妹，你道此理何如？”何氏母子齐声踊跃道：“妙哉，礼也！千百世之后，当有传是礼者，必都院君所传

欤！伯伯，还不长跪行个大礼？法令之初，经得再失礼的？”成珪道：“每常间院君有的条例，俱是时俗套礼，如今不知那里得这一篇奥理来？真个是：从来不识叔孙礼，今日方知妻子尊。既蒙列位相谕，敢不从命！”即向阶前倒身跪下，连叩几个大头道：“妻子大人在上，恕拙夫而愚顽，不识时宜礼数，日常多有失礼，以致冒犯虎威，幸亏胡芦提老爷赐责，极是合理，复蒙妻子大人海涵，不加惩治，实出天恩。拙夫情愿低头伏礼，自责己罪，悔过愆尤，并治戏酒一席，少伸乞免之敬。万望院君不可番悔。”都氏道：“你既自知无礼，已经伏罪，姑且暂恕。但官罪可饶，家法难免，只罚跪到黄昏罢。”成珪道：“拙夫再说，又恐复触院君之怒，但衙门有事，往反不易，恐跪到黄昏，一发没了脚力。望院君今日暂恕，留在明日跪还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都氏只是不肯。何氏道：“院君既已恕饶，何又罚其长跪？是何言欤？常言道：‘救人须救彻。’还求一并饶了罢。”都氏方才首肯。成珪叩头相谢，忙备酒食与周智父子畅饮，正是黄连树下弹琴——苦中作乐。席间酒未数巡，外边报道北关拜客转去了。周、成二人忙放酒杯，带些钱钞，雇下轿子，同都氏三人，一径往北关进发。周家有周文、周武，成家有成华、成茂，又有几个亲邻，与同熊阴阳俱来探望。

却说胡芦提拜客转来，果然吃下一包老酒，真似稀泥烂醉，轿子上便自闭眼，到得衙门，早已睡熟。此时天色虽晚，还有晚关未放，衙门人役俱未散归。那成珪一事，三三两两，俱已知道，都说是一块肥肉，个个人思量吃他一口。老胡醉后，倒果然忘了，众人役却不肯歇，专等水儿醒来，便要禀牌拘换。却好周、成二人早在衙前伺候。众皂甲俱来相唤。周智即唤长子周文，暗暗分付几句说话。不多时，周文携了钱通到来。周智忙拽钱通到个无人去处。一原二故，说不多言语，钱通俱已领略，遂着成珪兑银。钱通道：“既是周员外用着小弟，小弟无不效力，但恐具息求和，反为不妥，不若再加些银子，待小弟索性进去说个溜亮，岂不放心！”成珪道：“这极有理。”即忙添上银子，交与钱通渡进。正是：官一担，吏一头；神得一，鬼得七。

钱通松落了一半，将一半用纸包好，传下梆，径进私衙门首。适值老胡才醒，问道：“这个时候那个传梆？”管家道：“禀爷，外边传梆，一则为晚关未放，一则钱书办要见。”胡芦提道：“钱通要见，定主财爻发动。”连忙出来。瞧见钱通手里捧着白雪雪地两大锭银子，约有二三十两轻重、胡芦提笑道：“若舟兄，此是何处得来好大锭足色银子？”钱通道：“小人无以孝敬，特送与老爷买果子吃，聊当芹敬。”胡芦提道：“何必许多！请坐见教。”钱通道：“老爷跟前，小人侍立已过份了，如何敢坐？”胡芦提道：“这竟不必论得。岂不闻朋友有通财之

义，你既与我通财，就是朋友一般了。脱洒些罢，有何见谕？”钱通道：“小人有一至友，唤名成珪，自来忠厚，从来不作犯法之事，平生惟有惧内，最为出格。”胡芦提道：“这又是我老爷的后身了。”钱通道：“今早只因与妻子一言不合，遂至冲犯老爷执事，蒙老爷已连其友周智各责二十板。”

胡芦提道：“就是早上那妻子道丈夫偷紫梗税的？”钱通道：“正是此人。其妻向来泼悍，随口生情，老爷却被他欺诳，屈屈的打了周、成二人。”胡芦提慌忙摇手道：“快禁声！快禁声！我若错打了人，奶奶极要见责，况且妇人官事，每每他要护局。似这般泼悍妇女，被奶奶效尤，了帐不得；便是你等各有妻小，若使得知，不为稳便。快快出去！我也不问了，免劳下顾。”钱通道：“人犯已齐，老爷说过晚堂要审，何可置之不问？不若受此孝敬，胡乱审鞫一番，少少罚些税课，只不要叫起那妇人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胡芦提道：“这也有理，本当不审，看这银子分上，倒要胡乱诳一诳。”钱通出来，悄悄的又另是一番鬼话回复。周、成二人不胜之喜。

少顷升堂，放关已毕，胡芦提叫带那沿街首税的成珪进来。

皂隶连声传叫。

成珪一行人已跪在丹墀下，却也放心答应，只不知先叫谁人。胡芦提道：“成珪跪上来。”成珪向前跪下。胡芦提道：“你私漏国家税课，已非一朝，如今首人既真，赃物现在，可也招承数目，免我再动刑法。”成珪道：“小人自来守法，并不干违条之事，只因妻子所诳，小人有口难明，老爷也不必动得刑法，小人甘自认罪罢了。”胡芦提道：“罪是不必讲了，只问你已卖过几多？”成珪道：“只是铺中一十二挑，并不曾卖过半担。”胡芦提道：“便是十二挑，也要以十赔百。叫该房照例科算上来。”书算手便把算盘一拨，禀道：“覆爷，紫草一十二挑，倍算一百二十挑，每挑值价若干，共该正税若干，火耗若干，共计税耗银若干两正。”胡芦提便提起笔来，写道：

成珪私贩紫草，欺匿国家税课。其妻出首，情弊颇真。已往姑且不究，据现获一十二挑，倍罚税银若干两，仍将本货入官公用。周智罪在通同，理宜连坐，俱拟杖。都氏证夫之短，于理何堪？姑念因公挟愤，不加惩治，逐出免供。周、成讨保，候完课之日，释放宁家。

成珪读完批语，道：“不多银子，带得有在此间，把罪赎一并完纳了去。”吏书当堂收了前项银子，领了回收札子，又将些分与众书门皂甲。已毕，各各上轿而回，倒也都放心欢喜。正是：要恶做个媒人，要好打头官司。

来到成家晚饭毕，周智母子一齐辞归。翠三娘子忙来迎接入内。问及所以，周智不好说出印儿之事，只说成员外夫妻相闹，惊动官

长，以致如此。翠三娘子再三酬谢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成员外于次日侵早，着成茂到团子巷叫了一班有名的戏子，就于家下办下齐整酒席，自来周宅，迎接周智一家赴酌，又到翠苔房中，说知备细，温存一遍。又着成华遍请来探望的亲友邻里，并熊阴阳俱来赴酌。早已酒席完备。成珪排列位次，先选女客：何院君首席，妻子都氏虽在次席，却是一个独桌，就着熊二娘子相陪。男客中就选了周员外首席，其邻里亲友、熊先生、周文、周武、都颀俱依次坐定。戏子首呈戏目，到席中团团送选，俱各不好擅专。

正推逊间，忽有两个邻里少年道：“近日寿筵吉席，可厌的俱演全福百顺、三元四喜。今朝既是闲酌，何不择本风趣些的看看。”周文弟兄与都颀一班儿俱说有理，就择三本拈个阄儿，神前撮着的就是。”少年道：“我有三本绝妙的在此：一本《狮吼》，是决要做的；一本《玉合》，也不可少；一本《疗妒羹》，是吴下人簇簇新编的戏文，难道不要拣入？”周智道：“你们后生家说话俱不切当。常言道：‘矮子前莫说矮话’。谁不知本宅老娘，有些油盐酱？这三戏俱犯本色，岂不惹祸？只依我在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蔡》、《杀》中做了本罢。”众后生道：“老伯有所不知，《疗妒羹》新出戏文，绝妙关接，况且极其热闹。就等老伯拣了两本，小侄们就共力保举这本。一总投入瓶中，知道捉着那本？”周智道：“既是好看，也不要拂了你们高兴，便拣在内罢。”众少年得这口风，便将药阄投入瓶中。成珪向神拜毕，用箸取出一个，却好正是《疗妒羹》。众少年一齐称快，以为得意。戏子便开场，逐出出做将来。有原本开场词一首，以见戏文之大意。词云：

〔菩萨蛮〕

乾坤偌大难容也，妇人之妒其微者。阿妇纵然骄，儿夫太软条。任他狮子吼，我听还如狗。疗妒有奇方，无如不怕强。

〔沁园春〕

吏部夫人，因夫无嗣，日夕忧遑。遇小青风韵，邻家错嫁，苦遭奇妒，薄命堪伤。读曲新诗，偶遗书底，吏部偷看为断肠。轻舟傍，借西湖小宴，邂逅红妆。山庄卧病身亡，赖好友投丹竟起僵。反假称埋骨，乘机夜遁，绣帏重晤，故意潜藏。遣作游魂，画边虚赚，悄地拿奸笑一场。天怜念，喜双双玉树，果得成行。

催娶妾，颜夫人的贤德可风；
看还魂，乔小倩的伤心可哭；
携活画，韩泰斗的侠气可交；
掘空坟，杨不器的痴状可掬。

逡巡之间，戏已做散，席中男女，人人喝彩，个个赞称。惟有都氏一发合机，最相契的是苗大娘拿奸、制律等出，惟颜公杖妒、苗大

娘见鬼、韩太斗伏剑、吓奸等出，微觉不然，便对何氏道：“院君，这个甚么老颜老韩，真也忒不好，有子无子，干你甚事，也来多嘴多舌！人家只吃有了这班亲友，常是搅出口面。”何氏道：“正是。初时不好，后来生两个儿子，若没他二人，那里得来？论理也是好的。”都氏道：“我只是怪的成茂那里。”成茂道：“院君有何吩咐？”都氏道：“快与我把那扮老颜和那扮韩太斗的，速速赶他出去，不可与他一些汤水吃！”成茂道：“院君何意？”都氏道：“甚么杖妒等事，我却恨他。”何氏道：“院君又来差了。这是妆做的，与他何干？”都氏道：“妆便妆的，实是可恶！”成茂又恐院君激怒，只得走入戏房，对那扮外、扮小生的道：“先生，你请回了罢，我家院君有些怪你。”二人道：“怪我们甚的？”成茂道：“院君怪的是颜老官、韩太斗，不怪足下，你只是去了罢，白银一钱，聊代酒饭。”二人落得少了找戏，欣然而去。其余戏子，又找了几出杂剧。酒客散回不题。

再说众客既散，独有内侄都飙系是至亲，却便宿在姑娘家下。这都飙自从父母死后，凡事纵性，嫖赌十全，结交着一班损友，终日顽耍。

只因家业已尽，手内无钱，那些朋友都已散去，单单剩得个空身，只靠得姑娘过活，全亏了奉承而致那都院君偏又不喜侄儿别的，刚只喜的是虚奉承，鬼撮脚，俗话说撮松香，又称为捧粗腿，你喜者我亦喜之，你恶者我亦恶之，这便是都院君一生毛病。惟都飙竟做着了这个题目，直头在这上边下了摩揣工夫，怎教这试官不中了意？

那晚都白木正要寻些什么鬼话对姑娘说说，当个孝敬盒儿。思量无计，猛然省得道：“是了，我姑娘所怪的是老周，可以奈何得着的是成老头子。只须如此，挑他一场口面，待我于中做个好人，岂不妙哉！”即便走入房中，假做气狠狠的见姑娘道：“禀姑娘得知，侄儿要回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说那话！莫不是谁冲激了你？只须对我说知，这时更深夜静，怎么忽然要去？”都飙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侄儿不为别事，我好恨那老周。明日绝早，定要和他讲理。故此、决要回去，好寻几个帮手。”都氏道：“我儿怪他甚来？”都飙道：“姑娘你一个明白人，却被这老奴轻薄，兀自不晓。姑夫整酒，本为姑娘赔话，一个上席却被老周夫妻占去，这也罢了，他又专主拣戏，已是可恶，巧巧的拣本《疗妒羹》，明明把姑娘比做苗大娘，教姑夫讨小老婆的样子，把你轻贱至此，我侄儿也做人不成，只是容我回去罢。”都氏道：“我也肚里想过，总是我那老杀才不好，外人才敢相侮。我儿且不要气坏了身体，明日我自有个处置。”都飙假气一团，客房中睡下。次早，众人未醒，成珪尚在梦中，只听得一片喊声，从内房中倾天叫出道：“老奴才，好轻薄我也！你径一路而来的打趣我，只问那一个老乌龟拣的

戏？”海沸山摇的嚷得好不热闹。成珪一声惊醒，正是：

□□分开八片顶门骨，倾下一桶冰雪来。

连忙披衣不迭，向前跪下道：“老院君息怒！莫不是怪老夫有失新礼？乞念昨日辛苦眠迟，今日不能早起，有失问候，乞饶初次。”都氏道：“谁责你礼？只问你，既请我赔话做戏，为何偏做本《疗妒羹》？明明的众人前羞辱我，你好作怪哩！”成珪道：“每常别事，院君怪得有理，今番实是院君错怪也。拙夫既忝东翁，亦无自拣之理；他人择戏，好歹岂敢参越，干我甚事！”都氏道：“戏文虽当客人拣了，为何首席送了老周？只问你，此酒为何而设？”成珪道：“首席自然先邻后亲，叙齿而坐。周君达年纪颇长，况我累他吃打，这首席自然该送他坐。”都氏道：“何不先送与我？我不受，再送与他也未为迟这也罢了，你只还我那拣戏的龟子，万事全休。”成珪道：“拣戏料必是首席所主，定是周君达。院君没奈何，免究了罢。”都氏道：“我又不会吃人，不过说理。你只唤那龟子到来，说个明白，他若不来，我也不了。”

成珪没奈何，只得梳洗了，来见周智，说与缘由。周智道：“不出吾之所料，我道被那些误了事。也不难，我早已思索在此，只凭着三寸舌根，好歹去走一遭，管取不妨。”成珪暗暗祝道：“说得停妥，谢天谢地！”二人来到成家，周智向都氏唱喏道：“夜来多扰，正欲致谢，忽蒙见招，即当趣命。不知尊嫂何所分付？”都氏道：“老身向来泼悍，谁不知之？昨日尊意拣本新戏相嘲，轻薄尤甚，特请老叔来说个道理，说得过，只索罢了；若说得没理，莫怪吃个没趣去。”周智从容答道：“嫂嫂，你真是日月虽明，那照得覆盆之下。昨日之戏，神道拣出，极是有趣得紧的，安得说个‘没趣’二字？成员外不守家法，就做褚大郎；嫂嫂治家严肃，处事有条，大得相夫之体，却便比做杨夫人。以夫人而比嫂嫂，既非小比，以苗氏之风流杖比嫂嫂之新礼。岂是相讥？况即此可使成员外知有当时为夫之体，而不妄效后世之顽夫，日夕恭敬于嫂嫂。此所谓羽翼《六经》，是大有功于嫂嫂之新礼也，何谓没趣？”都氏道：“然则杖妒、见鬼等事，岂不打骂我？”周智道：“这岂是打骂嫂嫂，不过要嫂嫂学取杨夫人，无子而有子，一家骨肉团圆的意思，有甚得罪去处？”

都氏道：“依你们说来，单道我缺陷处，是个没子。自古说得好：‘受人恩处亲骨肉。’但能以恩义结人，何虑无子？今日戏文之意既已说明，只索罢了。如今闲话休题，趁周员外在此，做个主盟，不怕我员外不肯，我和你也有了却一条后嗣的肚肠，省得身死之后，卧在床上挺尸。员外，我对你说，看你也有了年纪，娶了熊宅娘子一年多，并无消息，料也生不出了。回头并无枝叶，我亦并无别人，止有

侄儿都飘，颇为孝顺，只因父母死后，没人管顾，以致家业凋零。不若立为己子，使彼有父母卵翼，我有儿子承欢，岂不两全其妙！”成珪道：“今日蒙院君说起，拙夫日常间也不想过一次，只虑脂膏有限，不够贤侄阔用，恐难从命。”都氏道：“我意已决，谁敢再说半个‘不’字！”成珪鞠躬道：“但凭上裁。”周智只不做声。都氏道：“周员外何独无言？”周智道：“宅上家事耳，区区外人何敢妄议？况嫂嫂尊意已决，不敢再行参越。”都氏道：“你既不管，只吃酒罢。却好侄儿已在此间，快备香花灯烛。”一面着人就请何院君母子到来，一面着人遍请街坊邻里，唤厨子整酒，随与都飘说知。

都飘惟恐露出挑唆本相，故意睡在床中。听得姑娘说出这段因由，真个赛过赵匡胤陈桥兵变、黄袍加身的一般，径从兜率天顶上，疾地里忒下这顶平天冠，罩在头上，岂不快活！即忙梳洗，来到堂前拜见众客。都氏道：“我儿，你可拜姑爹为父，拜我为母，你即改姓为成，换口厮唤。凡事从我家教，日后承我家业。”都飘即便下拜道：“蒙爹娘恩义，以成飘为己子，自当永承膝下之欢，望示庭前之训。”成珪道：“贤侄，你今为我子，我做爷的，原系经纪中人，也没甚么学诗学礼的话语奉告，只愿你远小人而近君子，去奢侈而务勤俭。当知我这爷的钱钞，不比你都门宅中，来得容易，可以去得容易，要知我逐分厘，俱在省俭中积攒得来。你读书人，不须细说，只莫负姑娘此举。”都飘道：“既受爹爹教育，岂敢再越规箴？前番旧事，朝天门张算命原说是我运限不利，该当破败。以后若再去嫖赌等，孩儿就额角上生个火盆大的发背……”都氏忙抚道：“儿，爹爹好话，你不要便罚誓。周员外是你爹至友，手足一般，可拜作叔父。倘我百年之后，全仗看顾。”

周智断断决不肯受，连酒也不吃，竟自去了。何氏虽来领酌，亦不受拜。成珪也不来劝，一惟怏怏而已。都氏又唤众主管相见毕，随请众客就筵。成珪送位，都飘把盏，男女客侣各各尽欢。

从此两月清宁，并无异议。正叫做暴好六十日，自然上和下睦，夫唱妇随。后来不知有甚变更，可也养得老，送得终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□成飙浪费继业

引首《水龙吟》“咏杨花” 苏东坡作□

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莺呼起。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

却说成珪官事初时没人知觉，只半月间，街坊上人人晓得。女婿冷祝，外路贩袋口才回，闻得此事，归来对妻子道：“丈人为官事，你知否？”冷一姐失惊道：“是不知。”冷祝道：“呵呵，你在家下，倒不晓得？”冷一姐道：“既知快快说与我听。”冷祝道：“我只闻得丈人贩了笋干，那知他的详细。”冷一姐道：“老厌倒也由他，但不知干涉娘否？虽然不是亲生，也要尽个虚花体面。快去探望一声，也见我们挂念。”

冷祝道：“甚么紧急公文，过十来朝，空些去未迟。”冷一姐骂道：“这蛆钻骨头的，别事由你慢帐，娘家有事，还不快去献个殷勤。”

冷祝见妻子发怒，只得收点了行李，换上一领簇簇新浆洗的道袍，带些土仪之物，摇摇摆摆，来到成家门首，放下包裹，到厅高声通名道：“女婿冷祝奉老婆命特来探望，丈人、丈母可还在么？”都氏忙应道：“冷婿家亲，进内就是，何必扬声？”冷祝拜揖道：“丈母有所不知，当年也蒙吩咐过，其后因而斗胆，直造房内，正遇丈母放溺，小婿一揖拜下，丈母回礼不迭。那日你女儿在旁，甚是怪我，是上晚归来，把我打下四五个耳瓜子。故此今后再不敢进内了。”都氏道：“大凡礼貌，贵乎适中。”冷祝道：“适中小事，今后丈母只是不要放溺便好，小婿闻丈人为事，特备土仪数色，与丈母解闷。”都氏道：“你在外路方归，反把礼物送我，生受你了。利息可好么？”冷祝道：“全亏丈人、丈母保佑，利息加倍。只一件可恨处……”都氏道：“恨着何事？”冷祝道：“不瞒丈母说，小婿在江湖上不止一日，目今却被一个客伙嘲坏。虽是讥讽之谈，一发竟把小婿的毛病说尽，甚为有理，故此记得在此。念与你听：

买袋卖袋又买袋，袋本安闲人作怪；
无端出去又回归，为甚买来又去卖。
逐个铜钱上贯穿，成锭纹银都夹坏；
仔细思量解语难，笑煞区区冷布袋。

都氏道：“依他这样讲来，却教你不要做了买卖。为人不去经营，则与豚犬何异？自古说：勤俭生富贵，富贵越要勤俭哩。”冷祝道：“女婿尽爱富贵，只出外经商，风霜劳顿，其实难受。若得凤凰山变了银子，与小婿日啖数分，随分用度，才是快活。”都氏道：“又来说呆话了！人生坐食，山也会空。你既厌客途，何不措守田园，也倒安逸。待我与你丈人说知，将些肥田美地分拨与你，就遂你的意了。”冷祝笑道：“若得丈母如此，女婿来世情愿变株毛竹。”都氏道：“要他何用？”冷祝道：“小婿无可相报，只除做了毛竹，将来削块板子，为丈母增点威仪，教训岳父。”都氏道：“一向不见你讲笑了。书房中见过丈人，一同用饭。”

冷祝径至书厅，来寻岳父。原来成珪早已知道女婿到来，最是可厌。

即将帐子垂下，假做睡着。冷祝遍寻不见，连马桶也去掀开看看。一寻寻到帐子内，见了丈人，便高声叫道：“寻着了！寻着了！”成珪道：“那个这等喊叫？”冷祝道：“小婿特来探望，周围不见，原来睡熟在此。敢问丈人，可是害甚么病症？”成珪道：“多谢你挂念，且喜没病。”冷祝道：“我道丈人不像害病的。闻得岳父官司大胜，只打得二十竹片。不知与谁家涉讼？女儿挂念，着我问个详细。”成珪道：“因与你丈母相闹，告到官司。只是做男人的认分亏罢了，倒也不为大害。”冷祝道：“原来与丈母相持！系是风流官事，便打几下，要是疼都不疼的。”成珪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冷祝道：“小婿闻得丈母家法，好歹罚跪半日，然后行杖，动以百计，加之揪耳拔须，詈呵辱骂，总也不止一端；及至挨得打数满足，还要从容谢打，次日行动如常，不致半毫有损。如今官棒名虽利害，其实家法反凶；况未常先跪半刻，又不曾辱骂一句，不过打得二十余下，何啻天渊！因此得知丈人这番，想来必不妨事。”

成珪正是厌烦去处，都氏早将酒食送进，随唤都瓢陪饮。冷祝问道：“舅舅宅上颇远，为何一唤就来？一发竟没客气。”都瓢道：“小弟就在后园看书。”冷祝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得恁速。”都氏道：“你还不知，舅舅因我与你丈人厮闹，已立他为子。因你不在家，连你妻子都不接他来。”冷祝道：“这样讲来，目今的舅舅，倒是个没底的人物了。”都瓢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冷祝道：“马桶打去了底，不是改甑了？可贺！可贺！”说话之间，酒食俱已罄尽。

冷祝起身要归，都氏吩咐道：“目下淘你丈人的气，弄得骨瘦如柴，面皮黄落。我做娘的好不记怀女儿，他做女儿的，全不念我。今晚回去，千万与他说知，着他明日就来望我一望。”冷祝道：“丈母说那里话！女儿在家，莫说丈母，就是丈母家一只老狗，他也每常动

问，安得不念母亲？明日就着他来。”

冷祝到家，门已关上，冷祝拾块砖石，把门敲着，高叫一姐道：“丈夫回来，也不教他床上接风，这时把门闭了，臭花娘，莫不恋着汉子？”一姐正是备些肴馔，等待丈夫回来同着，见他傍晚不至，料在娘家取扰，每常不醉不归，因而独自吃完，收过残物，背着盏灯儿坐下等候。听得打门之声，即忙开门放入，问道：“为何大呼小喝的？骂那一个？”冷祝趁着酒兴，胡言乱语的也不回复，竟把妻子搂住，就要亲嘴。冷一姐道：“休得发狂，且将娘家事体，说与我听。”冷祝摇头道：“不说，不说，真真不说，你这些雌儿们时新作怪，各各效尤，似你母亲辣豁更甚。我若说来，你便一学而就，区区臀上实是打不起！”一姐便把丈夫耳朵一把揪住，道：“小猴子，说不说？”冷祝甘忍着疼，毕竟不说，口中只是“汪汪”的叫道：“啊哟，你的爹便打他几下，干我鸟事？你的娘怪煞你也。”一姐即忙放手，问道：“母亲怎生怪我？”冷祝道：“丈母怪你不去望他。日日淘了丈人的气，没处去说，故此将都家舅舅，表正做了儿子，家财田产，一并与他。你我空自眼热，只落得没分。”一姐听得这家话，就是钉钉牢眼睛，冰冻僵鼻子的相似，半晌声也不做了，暗想道：“老儿向来怪着我们，老娘须是爱我，虽然七伶八俐，常也落了我虚哄套子，每每沾染他些。目下便疏淡得个把来月，怎便抛撇了我？别事尤可，若继了都白木在家，我们真是皮外卵子，决乎水屑不漏，可不枉了向年趋奉！且不要慌，明早待我去看个动静，再作道理。”即唤丈夫安置。那冷祝原是浑帐的人，那里把此事放在心上？况兼出外月余，免不得欲火已动，这接风筵宴，不须说得。

次日，冷一姐一轿来到爹妈跟前。只道这番不比前了，谁知都氏一发相爱，女儿相唤未毕，便一把拖入里边，说张道李，冷疼热痛。一姐见娘热簇簇的，也便放出那播云弄雨的唇舌来。母子二人，真是《杀狗记》中柳龙庆对着胡子篆谈心，两人说得津津有味。一姐问父亲乞打之由，都氏又好似薛仁贵月下叹功、关云长单刀赴会的相似，直把自己雌威一五一十说得天花乱坠。一姐称羨道：“怪得你女婿不肯对我讲，道孩儿学了母亲手段，便要教训他。我想孩儿吃他一百年饭，怎学得我娘半些？爹爹也该是这样比较他才好。只周家老贼，再打他一顿方快。”

都氏道：“我娘也有此意，可惜何院君与两个儿子再三求告，戏席赔话，故此轻放过他。”一姐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儿又闻得爹娘继了都家弟弟，女儿十分喜欢。为何娘不与我说明？敢是怪着女儿？”都氏道：“我的儿，我为何怪你？只因官事匆忙，第二日走马成事。你爹那里心肯？不过惧着母亲，勉强应允。故此各样不管，星星是我料理，一

时失记，不接得你，娘也并无他意。我儿，你不要因我有了儿子，你便冷落了我，日后事体，你但放心老儿那里？”

成珪即忙答应道：“女儿到来，务必要买些甚么食物。老娘要的，吩咐就是。”都氏道：“女儿不是别人，家下所有，尽可吃得。你且坐下，听我说来。”成珪臀尖略略掂椅而坐。

都氏道：“老儿，今日唤你，并无别说，只因你我年老，回头并无亲人，刚只一子一女。虽非自生，常言道：‘孝顺的便是骨肉。’如今诸凡事业，少不得俱是儿子所有，那做女儿的，岂不落空？论来手掌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该把家事对股平分，但是子女有别，也须三与其一。你可将所有产业一一派出，也不必接得老周，这般费酒费食，只须你我均匀分析，趁早交与他们，完却一生之事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成珪沉吟半晌，答道：“我既无子，所有产业，自然该付他人。但我年纪虽老，尚还未死，倘经分析，柄归他手，他若得产之后，事产兴隆，便夸自己力量所致，倒也还好，如或因有外来之产，漫不经心，不无颓败，那时供给不敷，彼此不乐，在我，责他不孝；在他，怪我不慈。上下乖违，彼此交怨，正是勒马临崖，收缰恨晚。偏又不死不健，拍手无尘，做个寿则多辱，老厌、老废成何体统？古人云：‘宁可一日无钱，不可一日无权’老娘要分析虽是，只恐以后着为先着，难免旁观之诮，只待我死之后，任凭老娘主张；若或一日还活，这事实难从命。”都氏道：“老儿差矣。你既知少不得是他人之物，何不早做个人情，也得儿女们欢喜，又免他的争忿，有何不妙？假如你若先死，人便欺我女流，便有许多议论，还留我老娘有些主意；若我先死，你便内无主掌之妇，外有欺瞒之人，弄得你没绪没头。

管南失北。一遇拂意，不久泉下，那时五虎攢羊，做了个没主丧家。只图抢物争财，谁来管你尸首？只怕早晨一死，晚上家业已尽，刚剩你臭败尸骸，人人掩鼻吐唾。不若依我先识，趁着康健，均分派搭，致他两下无异，岂不是十全之策？”成珪道：“就依老娘指教，把产业编作一册，除祭葬外，阖做三股，仍是老朽执掌，待我一死，就与他们收管。”都氏道：“只系多事，要晓得忙了一世，把这当家担子交与他们，一则可使他操持筹算，我和你又可眼见他们力量，又可于中调度他们；二则也讨得一日快活饭吃。也说道做儿女时，供养了父母，今日也做日父母，受受儿女供养，不枉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依你，至死方歇，又何异于田坂里耕牛，驿路上驴马，到老奔驰！何苦，何苦！依我说，好好去取了一应文契账目到来，再也不必迟延了。”

成珪撑持不脱，叹了口气，忍不住两泪交流而出。来至帐房，把

这许多文契账目，一一检点，不觉放声大哭道：“我成珪若得个小小孩子，决不到有今日！便有远房子侄，也不付与他姓。天呵！可怜成珪一世辛苦，今日老不贤逼勒，轻与他人。罢！罢！罢！我成珪该有结果，定须不做乞食饿殍，若或暮年该苦，只索由天！”把泪痕拭净，掇出一箱子纸札，一一抄誊名目，分文也不瞒落。原来凡百买卖挪借，俱系都氏经手，以是难于作弊。

不多时，三股派明。都氏一面着人去唤冷布袋，一面馆中唤出都飙。成珪道：“今日唤尔等来，并无他事，只为我两人年老，所有产业，免不得付与尔等，母亲恐防日后争执，今日特地派明，分与汝等，归身用度。但此产入手，便系己物，或守或变，我亦难管，也只要晓得区区得来时，须不似你二人今日的容易，使我死也瞑目了。你二人各执分单一纸，以为照证。”成珪写道：

立分单人：成珪。

今因未及生子，膝下无人，老妻甚是着急，只得将产业派作三股，以二付与内侄都飙收掌，计开于后。田若干亩，地若干亩，屋若干所，山若干亩，池若干口，解库二所，首饰器皿未派

右分单付继男成飙收执

年 月 日押

成珪照式写下二纸，朗声读与妻子听过。都氏道：“有心如此，一发将文契交付他们收管。”成珪道：“罢！罢！有心做双空手，要这文契何用？”便双手递与妻子。都氏先理一宗，并分单一纸，递与冷祝道：“女婿，这都是丈人丈母血汗得来，千万不可因而奢移，以辜我意。”冷祝道：“小婿极是省俭的，只冷粥呷碗，也会过了日子。”冷一姐错听，只道丈夫要呷碗的是酒，便发怒道：“贪嘴猢猻，刚刚有了产业，便要呷酒，过了今日，若不说明，后来怎生了得？若要吃酒，只不许得产！”冷祝慌了手脚，那里分辩得出？亏了都氏，将女婿言语曲为解明，一姐方才息怒，还要说个明白。□

都氏道：“我儿不必作吵，你不过要他守法的意思，我有处置在此。女婿过来，听我传授，你可知丈人致富之由么？”冷祝道：“一来时运好，二来力量好罢了，有甚难晓？”都氏道：“非也。丈人致富，皆由畏我得来。故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。你道那三畏？少年畏父母，中年畏老婆，晚年畏儿子。人能全此三畏，自然国富家饶，岂不成了君子？假如年少时能畏父母，自然学问精进，不堕荒淫，这是一畏好了；中年能畏妻子，自然恪守家法，不致浪荡，这是二畏好了；老年能畏儿子，务必胜我一分，自当让他一着，这是第三畏好了。你的丈人，少年没了父母，老年没有儿子，故此前后两畏，不曾行得，只自遵行得中年一件，便做成偌大家计。可见圣人之言，一字千金，不可

轻易读过。贤婿，你今莫学别人，也不必全得三畏，只学你丈人这一畏也就好了。你们初进之人，苦无直引，只把我新礼讲解一明，自能达其奥矣，你丈人遵行已久，讽诵颇熟，今日你若情愿得产，必须遵我新礼，免我女儿淘气，若不肯依，休想产业。”冷祝恳求道：“不要说新礼，便是新新礼也依了。”都氏道：“既肯依，且对你妻子跪下。老儿可念与他听。”冷祝即忙掇把椅子，请妻子坐了，自己竟跪下。成珪站在旁边，将新礼朗诵一遍，细细又讲解了一番。

冷祝点头受记已毕，然后拜谢丈人丈母。一姐也拜谢爹娘。都氏吩咐道：“我儿，治家当以勤俭为主，待夫宜以严肃为先。冷婿既受我礼，决不教你淘气，若有不遵，再与你竹片一条，打他几下，自然会好。必须修整妻纲，不可废我遗烈。”一姐唯唯受命，收取文契，夫妻二人即日归家。不在话下。

都氏又理了一宗文契，并一纸分单，交与都飙，道：“我儿，这是你的，好好收下。”都飙道：“爹娘既将文契交于孩儿，儿量本事，亦不下于祝姐夫，为何姐夫便得归身收息，孩儿只又执纸空契，请问爹娘，是何意思？”都氏道：“我儿有所不知，你爹爹说得有理，你读书人，当精心向学，若一涉世务，便心无二用，如何济得事来？故此爹爹着你专心于学，这些撑家勾当，我爹娘在一日，替你管一日，你只放心，必无他意。”都飙见姑娘吩咐，便也不敢强辩，只得将文契落袖，暗想道：“我姑娘一个聪明人，又被老子瞒过，老子本意原不肯实心与我，假以分心之说，哄过姑娘，意欲做个执票不如管业。我想如今馆中，总是赴名读书，常是接取娼妓到来，也要银子用度。常言道：‘素富贵行乎富贵。’难道如今的都相公倒肯省缩慳吝不成？老龟子勒定产业，其实是条好计，谁知我又是个再世的张良，偏不堕他计中。文书票押已落袖里，只须寻个主儿，行起‘土四贝’（按：土四贝组合即卖字）的勾当，何虑手头乏钞哉！”计议已定，便作欢颜，将爹妈倒身拜谢。

即日归馆。不数日，便把上项那条计策行出。果然手头充足，即便尽心浪用，百奢并举。正是偷腥猫儿，旧性不改。这一向手内无钱，竟把旧时一班朋友都疏失了，如今囊内有物，安得不想故人？随即带了十来锭银子，独自个摇摇摆摆的去访旧友。行不多时，已到一条小小巷内，就把一间黑黢黢的房子叩响，问一声：“可在家么？”早有一人应声而出。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满脸堆来是笑，浑身妆就是俏；
出言甜似铺糖，作事利如张钓。
计穷墙上蜗牛，得志山中虎豹；
每从背后看来，但见肩窝过脑。

那人不是别个，正是那嫖赌行中，有名做领袖的张煊，绰号“热帮闲”的便是。张煊见是都飙到来，倒也不甚快乐。瞧见都飙身面上衣冠楚楚，竟不似上年光景，量来有些汗水，便将欢喜鬼面连忙抹下，带笑连躬兜袍大喏道：“小弟久失请教，不知大官人到来，有失迎候，得罪，得罪！一向可得彩否？”都飙道：“小弟自从别后，把贱姓都改了。”张煊道：“大官人尊姓一向好的，如今又加之一改，更觉温和，更觉慷慨，有趣得紧。”都飙道：“不是这姓。”便把出继根由细说一遍。张煊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叫小使：“快快杀猪宰牛，与成大官人庆贺。”都飙道：“这倒不敢扰兄，小弟带银在此。”张煊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日常只是扰兄，今日到舍下，难道又扰兄？也罢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双手接下银子，递与小使道：“你将这银与小易牙，买些食物，说都大官人在此，就要接他同酌，还要他来安排哩。转身一发唤赛绵驹一同到来，陪大官人吃酒。”小使应声出门。都飙默然无语，张煊欲待寻些笑谈说说，见都飙不乐，不敢多言，便问道：“我看大兄遵颜，像是有些不乐，敢是为何？”都飙叹口气道：“噯，一言难尽。目下牢狱之灾，实是受用不过！”张煊惊道：“甚么官事？”都飙道：“也不为官事，也不为私事，恨只恨我家晚老子，请下一个先生，十分不知趣向，苦苦叫人读甚么书，每每的我对他讲道：‘先生；你教书的只要馆谷罢了。’他却一毫不懂。张兄，瞒不得你，算来阿弟这人，要读些甚么书，写些甚么字？日日被他聒絮不过，烦恼得紧。故此今日特来兄处消遣消遣。”张煊道：“怪得大官人不乐，这样不知趣的油嘴先生，一个戏法，直撮他九霄云外去哩，不是趋承大官人，说你眼儿带秀心中巧，不读诗书也做官，读甚么书！不记得《论语》上说：‘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。’这先生可是不读到这句的？不要睬他，不要睬他。”都飙道：“张兄，你说的一个法儿，直弄他九霄云外，请问计将安出？”张煊道：“大官人，你聪明人，不须细说，只须在令尊前，今日说他不讲书，明日嫌他不教字，后日说他不作文章，令尊决乎着恼，去见先生。那先生见你父亲到馆告舌，决定又加严紧，大官人仍前又是这等葬埋他，令尊决乎不信。大官人只捡海篇上难字、独脚虎的酒令、没对副的课联，终日撮些，将他盘问，他一时间自然还不出来，你便对令尊讲道：‘先生字也不识，教孩儿读些甚么书籍？’只骗得令尊见信，他生意中人，自然把先生怠慢，那腐货自道一景，见东家相慢，管教不日辞去。只当拔去了眼中钉，岂不是好？”都飙道：“大兄所说极妙。但我老子又要另请，终久不是了局，如何是好？”张煊道：“不难，别的先生还有肤面刚骨，假意要下请书，先讲束修，与你令尊，算来无缘。不若小弟一个朋友，与我极其相知，现是府学中生员。只因功名蹭蹬，连走十七八次科场，也不曾入得一

次；便是岁考，累年定在四等。做人极其有趣，坐馆更是所长，不惟不论束修，只要寻得一年豆腐饭吃，就肯坐下。敬东翁如敬君王，待学生如待父母，随你舒畅，再不拘束。小弟若荐得这一个敝友到来，管取大官人开爽。”都飙道：“若得他来便好。倘是不屑教诲，如何处之？”张煊道：“大官人又来说笑！目今先生多如学生，钻得一个小小乡馆，也便是苍蝇见血，一哄都来，有的把成关酒半年前就摆，有的荐馆钱两月前就送，尚且轮不到手；况今大官人府上肥馆，争也争不到手，有个不来？”都飙喜道：“千万要老兄在心。”

说话之间，酒肴已备，小易牙辈，总是向年赌友，不妨列坐。门外又有一人进来，但见：

扭捏身躯，温柔性格，声名已匹高唐，技艺不惭郢氏。木易草化真妙手，故人小撇是专门。

来者就是善于音律的赛绵驹。四人见毕，各各坐下。都飙道：“今日蒙张大兄厚意，我等各宜痛饮，推辞者先罚一大觥。”张煊筛杯热酒，递与都飙道：“借花献佛，就求大兄行个令，约束众人，如何？”都飙接过酒来，一气饮下，道：“列位贤兄，小弟只取个如法罢，酒底只把自己绰号，串一偶语，不合式的，罚两大觥。小弟道起：

都白木，都白木，肚里原无半点墨，半点墨。可是行尸，应同走肉。从来嫖赌行中熟，不惜黄金贱珠玉，贱珠玉。有日囊空，齐人收束。”

小易牙等一齐道：“好！”第二杯就该轮着赛绵驹。赛绵驹掇起酒杯，骨嘟饮下，想了一会，扯出一套道：

“赛绵驹，赛绵驹，肚里原无半句书，半句书。阳关三叠，一曲骊珠。后庭花果万千枝，皮场庙里多精致，多精致。赖有屯田，问津可据。”

都飙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是出口太迟，也要罚一杯。”绵驹道：“酒是去不得了，情愿唱只曲儿当数。”都飙道：“这也使得，便准折些也罢。”赛小唱道：

“论人生，男共女，匹阴阳，前对前，如何后宰门将来串？分开两片银盆股，抹上三分玉唾涎，尽力也筛将满，那里管三疼四痛，一谜价万喜千欢。”

赛绵驹唱毕，斟酒送与小易牙。小易牙道：“我也拼得罚酒，只把脚册乱道与你们听：

“小易牙，小易牙，身伴原无一技佳，一技佳。不惟煮水，且会烹茶。鱼头肉卤味堪夸，鹅汤鸭汁先尝着，先尝着。宾客余残，区区饱嚼。”

都飙道：“倒也通得。如今过令。”小易牙将酒送与张煊。张煊道：“小弟道出家门，岂不有类箴片？到今日方才恨杀当年取绰号那天杀的。也说得不得，也要勉强完个故事。”把酒饮干道：

“热帮闲，热帮闲，手内原无半个钱，半个钱。全凭一嘴，赚尽人间。说无说有撒空拳，踢天弄井专行骗，专行骗。铁甲面皮，何愁缺欠。”

都飙道：“偏独大兄说得不好，要罚三大杯。”张煊道：“为何小弟该罚？”都飙道：“你的本事，难道只会‘马扁(骗合为骗字)’？还有那嫖赌二字，将欲瞒谁？”张煊道：“嫖赌虽是在行些儿，却也难于名状，故此倒不说了。”都飙道：“为何倒不以为名？”张煊道：“大官人岂不晓得，孔夫子也道：博学而无所成名，又不道：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大功不赏，大名不扬。只因小弟嫖赌最惯，加之目下功夫大熟，故此难于名状，只索罚酒了。”都飙道：“好花嘴，一向不见，越发会说天了。嫖赌行中，除了区区，数一数二，数到三五百上，也还轮不着一个热帮闲影儿，今日一竟夸口到这田地，也忒煞油嘴！”张煊更加假意逞能，都飙只是不服。

两人正聒絮间，赛绵驹道：“何必斗口，今日小弟在此，做个见证，大官人何不先将赌的手段，施展出来，把老张直头打下戏台，看他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？”张煊道：“我何惧哉！”都飙道：“他身边没有现管，不与他赌。”张煊道：“只你大官人有银？不敢欺说，如今的热帮闲，不是当年的人了！”小易牙道：“又来卖嘴！不过老婆面上得了一二百两银子，直恁的数黑论黄？若有现物，拿来看看。”张煊就拿出四五锭真纹银子——都是预先吩咐小易牙挪借来的，又有许多低假金银首饰酒器，摆上一桌。赛绵驹伸舌道：“果然话不虚传，热帮闲真发迹也！既如此，待我掌管筹码，现银打发，就此交锋。”小易牙随即收过酒席，铺下绒单，搬出法物。都飙就将十两银子打下筹码。张煊道：“有心见驾，十千勾得几掷？”都飙道：“今日不带银子，岂可空手赊筹？”赛绵驹道：“大官人又来见浅，却不道口响是钱。小弟放筹，料想大官人不亏小弟，赊筹又何妨哉？”连忙又送过三十千筹码。张煊也打五六十千。小易牙道：“我也来买十来千，做个搭盆耍子。”

四人周围坐下，放开骰子，呼红喝六，叫喊连天。张煊假卖破绽，挫些眼色，不多儿注，将自己筹码尽行输在都飙面前；兼之小易牙又输，竟把个都飙面前，堆做山高的筹码。都飙满心欢喜，极口夸强。张煊手中一筹也无，还要讨掷。都飙道：“好个博学无所成名的相识筹都没有，还要来掷？”张煊道：“胜负兵家常事，那里怕得许多？热帮闲要是这等输去，少也还有二十多场好赌，结末还有个妻子底装，拼得输了，与你贴个枕头相送。”便又将些假物押筹。赛、小故意

憎嫌道：“那里值得许多？你赢不必说，多分又是大官人赢了，我掌筹要兑出雪花样的银子来，不当耍处。”张煊道：“又来嚼舌！放顺溜些，该有三十千买，只打二十千罢。”有了筹码，复手又掷。都飙还道是前番爽快，那知张煊换了肚肠，放出辣手，起落之间，眼挫里换下一付药色。也不知是甚么大小面，夹板、吊角、钻铅、灌水之类，加之钳红坐绿，在张煊那一些儿不会？在都飙又那一件儿不吃？更兼赛绵驹代开筹码，若见张煊赢了，假意要强捉个头，张煊趁手一夺，赛小便趁手灌下一把大筹，算来就是无数。俗话叫做灌水。只这起骰、灌水二法，也说不尽其中新旧奥妙，从来也不知断送了多少真真豪杰。那怕你这个都飙？眼见得输做干干净净，小易牙又将些美言粉饰道：“这一通不过酒头快，大官人不要惧他，只多打些筹码，叫做肚饱稍宽，他就是好马，也须跑乏。”都飙不肯伏输，真个似金弹子打灰堆——去一个，没一个，出一注，输一注。

稍管已完，立起身道：“今日倦怠，兴致不高，以致暂蹶霜蹄，明日多带些银子，定与你见个高低。”张煊收起筹来会银，赛绵驹代为挑起，都飙只得将些金簪、金戒子、剔牙之类做个色头，辞归。

张煊三人即将赢的现银，一十余两分讫，再定下许多诡计，准备次日临场。

后来都飙果不出三人之范，只一个来月，兼嫖带赌，产业卖去十分之三。街坊上人人晓得，只瞒过成珪夫妇不知。真个风卷残云，雪消春水，早动了家下一人之心，另又生出一段文字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□普度院地藏延宝

引首《战国策》 “冯谖为孟尝营窟”□

冯谖为孟尝取责于薛。曰：“责毕，何市而返？”田文曰：“视吾家所寡者。”谖之薛，召诸当责者悉来，乃矫命以责诸民焚其券，民称万岁。归以语文，文不悦。后文遭谪，就国于薛，民迎遮首。文曰：“冯先生为市义，今日见之矣。”谖曰：“臣闻兔有三窟，仅得免死耳，今日一窟，当更营其二。”当为相数十斗而无祸者，谖之力也。

却说都飙用热帮闲计策，镇日在父亲跟前，把先生憎长嫌短，果然那成员外耳软，不审来由，便把旧师辞去。正欲另延一位，适有张煊拜谒，不叙别事，单把杭城先生比高较下，褒贬一番，然后说到自己身上，道：“闻得宅上要请西席，小子特来晋谒。因有个相知朋友……”怎的怎的赞上一通。成老原不在行，听见说是府学朋友，一定好的，况兼修仪出口又轻，礼貌说来又好，一说便允。

另日请至家间，果然如张煊所说，莫怪他腹中不济，原来也是个光棍出身。滥冒青衿名色，实是积年“马扁”。姓裘名屹，表字文盖。

都飙自从这个裘屹先生，莫说学业渐进，且是师生相得。却嫌家下烦杂，便移馆在西湖庄上，每日嫖赌等情，那件没有？亏得裘先生荐头，又添上一个新友，姓詹名直口，独有变卖行中，一发即溜，都飙凡有缺乏，即便谋之于詹，无不应手。此最为得力之益友也。

原来这詹直口，就是上年替熊阴阳讨翠苔做中的，故此与熊阴阳最熟，别人前尽是隐瞒，惟老熊处每每露出些消息。

一日，老熊闻得女儿有病，便来探望，见过院君，竟进女儿寝室。熊二娘见父亲到来，便迎接道：“不知爹爹到来，有失迎候。母亲可好么？”熊老道：“母亲虑你不健，特着我来探你。可健了否？”熊二娘道：“论儿身中，颇无不快，但不知因甚每每不乐。”熊老道：“儿在此间，不愁你无衣食，忧他则甚？”熊二娘道：“爹爹有所不知，只吃我家员外，把大娘忒尊奉过了限。上年依大娘说，承继都家大官回来，已不是了；目下又听了大娘法令，把产业尽数分开，与冷布袋一股，都大官二股，其余剩得些须，俱非实产。我想大事已去，再难挽回，日后不测，如何是好？”熊老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我道成员外也还未穷，怎么将产业托着内侄变卖，原来分了与他！”二娘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我道此人虽不务实，或者父亲死后不能保守，原来目今变卖，如何勾他消费？爹爹，你那里听来？”熊老道：“就是隔壁那詹直口，与一个做闲汉的热帮闲，又有甚么小易牙、赛绵驹、裘屹秀才，一班儿朝朝饮酒，夜夜宿娼，把银子土块相似，只怕那些产业，卖得七打八

哩！难道员外、院君，一毫也不晓得？”二娘道：“那里晓得！当时管事的是成茂，此人忠心忠义，收租讨账，一毫不苟。自从逃走了翠苔，老院君不知怎的倒怪了成茂，另用了成华。这人向来油滑，必是通同作弊。成华既肯隐瞒，两老何从而知？”熊老叹息道：“唉！成员外辛苦一世，争来与他恁般撒漫，也不是个长策。我和他既在亲中，又是好友，与他说知才是。”二娘道：“爹爹。你若去说，也不为功；不说也不为过。女儿想来不说也罢。”熊老道：“我儿，说与不说，俱系小事，你只盘盘泪下，敢是何意？”二娘道：“女儿既与成员外一家，自然休戚相关，何忍见着恁般事体？况员外、院君待我极好，他两人朝不保暮，设有不虞，凡百尽归他手，这样一个浪子，谅来保得几时家业？望他赡养，多是不稳，后来日子正长，想起怎不垂泪！”熊老道：“凡事还有老父在此，你也不必过忧。”二娘道：“论爹爹处，自然可以栖身，女儿想来不是终身之策。儿有一算，思之极熟，但只可惜没个好的去处。”熊老道：“我儿，要寻甚么好处？终不然想改嫁？”二娘道：“非也。儿念身生于世，形体不全，命运薄劣，究竟都是前生罪孽，以致今生如是；今生若再错过，来生又当何如？不若及早回头，剃发为尼，博得清静度日，上可以报答养育之恩，下可以完就衣食之虑。只怕世间庵观俱是酒肉法门、贪淫家法，倘是名教不正，不惟玷辱家门，抑且有违清课。怎生访得一所真诚庵观便好。”熊老道：“我儿此言极是。你既无夫妇之念，又没子女之累，出家一说，极为相宜。待我与成员外再行计议。”

熊老与二娘来到堂前，成珪留住待饭。熊老对成珪道：“小女适间与在下说，多蒙员外、院君相爱，情逾骨肉，在下十分感激。但他孩儿们立了一个小见，教在下也难主持，不识员外、院君尊意肯否？”成珪道：“令爱有何吩咐？”都氏道：“二娘有语，只与我说就是，何必对令尊讲。”熊老道：“不是小女有甚不足，他单道自己命中薄劣，八字偃蹇，目今蒙员外、院君荫庇，只恐后事难卜，故此有志披缁，无情傅粉，将欲剃发为尼，寻个修行去路。一可以忏已往之愆尤，兼佑员外、院君之福祉。在下颇然其说，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成珪道：“嗟，原来有此善念！我想起来，他虽无所出，亦应老死香闺。嗟，我年已老，多分管他不完，反为不便，既有此心，亦是好事，不知院君意下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二娘子虽是无儿，与老身极其相得，向在家中，情同姐妹，得他在家，老身也有个陪伴。他今举了此意，决是难留，我实割舍不得！只待老身过世后，任你出家，也未为迟。”二娘道：“多蒙院君相留，妾固不当违命；但道念一生，惟恨皈依日晚，在家混俗，不无尘事所关。切忆身为废人而不回心向道，惟恐当来之世，望此废形而不可得，那时悔之晚矣。惟员外、院君发慈悲心，行

方便事，舍此微躯，周其衣食，使妾得日向佛前忏悔，祈保员外、院君多福多寿，妾之愿也。乞二位裁之。”都氏挥泪道：“这样讲来，二娘子你真舍得我去？也罢，你意已决，岂敢相强，其后供养所需，俱是老身措办。”成珪道：“你只管僧帽鞋衣罢了，道粮之费，我就听起水田十亩与他，生别膳养，死为殓殓，也见你我情分。”都氏道：“这才是理。”二娘子再三感谢。成珪问道：“二娘，还要在那里出家？”二娘道：“正要员外与老父眼同觅一好处才妙。”成珪道：“和尚家，我到时常相处几个；那尼姑们，只院君不放进门，我却一处也不晓得。闻有几座尼庵，说道里边有若干女众，不论老少，不计其数，从幼含花女儿出家的都有。不知怎的，不拘在山在市，都把个门儿镇日里紧紧关闭，日日又有道粮，并不出门抄化，我想这班都是真正好尼姑庵了。”

熊老道：“员外，你真是个老实人，岂不晓得古人说：‘僧敲月下门’，正为那关的，所以要去敲。里边专一吃荤吃酒，千奇百怪，胜似男人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做。还养得好光头滑脑梓童帝君相似的小官，把来剃了头发，扮做尼姑，又把那壮年和尚放在夹壁弄里。有人来时，只做念佛看经，没人来时，一味饮酒取乐。甚至假修佛会，广延在城在郭缙绅、士庶之夫人、小姐及人家闺女、孤孀到于庵内，修斋念佛，不许男客往来。有那等不信的小伙子、恶少年要去看妇女、乱法会，又有那等开眼孔，假慈悲的举人、进士、乡宦们，有血沥沥的护法告示当门遍挂，你道谁敢再来多嘴？那些妇女们挨到黄昏夜静，以为女众庵中不妨宿下，其家中父亲、丈夫也不介意。谁知上得床时，便放出那一班饿鬼相似的秃驴来，各人造化，不论老小，受用一个。那粉孩儿样的假尼姑，日间已就陪着一位夫人、小姐，晚来伴寝，是不必说。其内妇人之中，有些贞烈性的，也只插翅难飞，无奈何，吃这一番亏苦，已是打个闷将，下次决不再来，惟恐玷了声名，到底不敢在丈夫跟前说出，那为丈夫的也到底再悟不透。及至那等好淫的妇人，或是久旷的孤孀，自从吃着这般滋味，已后竟把尼庵认为乐地，遭遭念佛，日日来歇，与和尚们弄出妊孕，倒对丈夫说是佛力浩大，保佑我出喜了。你道那班为父为夫的，若能知些风声，岂不活活羞杀？故此在下说，极可恶是那关门的尼姑哩。”

都氏道：“熊老伯为何晓得许多委曲；难道果有这们事体？”熊老道：“这些事，是我们明理的方才晓得，那仕途赃坏与那民间俗子，谁知这段缘故！”成珪道：“仕途上那班狗男女等，他这样才叫做男盗女娼。但是那为尼的，舍己之田而肯使耘人之田，恐亦无此不妒之尼？”熊老道：“员外执见甚腐。他做佛会，一月不过十次，其余日子，俱是尼姑独占。况且那等来从帐的妇人，吃着这般美味，回家罄其所

有将来布施，正叫做酒池肉林、色渊财藪，岂不是普利道场、无遮大会？”

成公成婆不觉大笑，熊二娘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孩儿未有片香及于佛门，爹爹恁般谤佛，皆是儿之罪也。”熊老脸红道：“这是因说话，有甚罪果？”成珪道：“闲事休题。老丈洞察其中之利弊，必能悉知其中之真伪。趁早定夺一处，以便择日行事。”熊老道：“若要假至诚的，倒也颇有；若要真诚去处的，其实罕有。只闻西湖南山有一所小小茅庵，不多几众尼僧，自耕自食，不善扳缘，奉侍一尊古佛，却是石头凿成，因此叫做石佛庵。庵里住持法名妙音，此尼年过六旬，颇有德行。

只怕山路崎岖，来往不便。我儿可也中意否？”二娘道：“儿所嫌者，正是近城市的去处。那深山僻坞，正好修行、念佛的妙境。只待员外去看一遭，便知端的。”

熊阴阳归家，说与妻子知道，熊妈妈亦不相阻。次日，熊老邀同成珪，竟去石佛庵随喜。行走之间，已是本庵门首。但见：

石径逶迤，溪流曲折。老桧树鸣几般古怪幽禽；峻峰巔结无数绵缠藤葛。不闻鸡犬，惟余隐隐钟声；未见茅篱，只有微微烟火。白云□□笼禅宇，紫竹阴森护梵宫。

二人抄转竹篱，又渡过一条独木板桥，来到庵前。见一个粗丑老尼出来汲水，二人打个问讯道：“妙音师父在家么？”老尼答道：“家师礼忏方完，正是止静时候。善人方丈请坐，待小尼通报，以便相迎。”熊老道：“你只对妙音师父说，就是城中做阴阳生的熊老爹，见他有话。”老尼道：“我道有些面善，原来就是熊先生。多时不见，便不认得了。此位员外上姓？”熊老道：“便是我家前街开解库的成员外，你难道也不晓得？”老尼道：“哦，是了，我记得十来年前，跟随家师同化月米，正来到你们前街一所解库里募化，想就是这位员外，将些钱米出来，只见一位长长大大的院君，虎也似的骂将出来，把这员外拖翻进去。惊得我师徒走也不迭，正不知甚么缘故。敢问员外，可是令堂太夫人么？”成珪道：“惶愧！便是我家老妻。常是如此，那里作得正经！”老尼道：“怪得恁般后生，我道这院君那得偌大儿子。二位坐下，待我唤师父来。”

妙音闻知，即忙出迎，叫备茶饭。二人把所事从头说了一遍，妙音不胜之喜，更闻有田赔堂，岂不中意？满面堆笑道：“怪得夜来梦见一位金色身的罗汉降临，原来应在宅上。我倒不知熊先生的姑娘嫁与成员外，弟子许久不入城来，不曾奉贺；如今既要出家，实是美事。佛[口罗]佛，他本是个娇美女姑，又嫁作富家娘子，怎挨得我这里黄齏淡饭？”熊老道：“小女极不在此的。”成珪道：“师太不必记挂，凡

百小菜之类，在下不时送来。况且这位二娘与我家老伴儿甚是相得，若一来时，只老妻送的小食，也够众位食用。”妙音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员外曾择日否？”成珪道：“尚未。”妙音道：“我有本历日在此，就请熊先生择个日子，待弟子好备斋供。”熊老道：“明日算来做不迭，后日又是丁日，彭祖忌丁不剃头，看来只有初八日上好，又差是个绝日。”成珪道：“绝日不好，另看个罢。”妙音道：“不妨，所喜的是这绝日。我等出家人不比俗家做事；况净头之意，正要意绝、心绝、情绝、欲绝，才是出家本色，买也买不个四离四绝的日子，正妙得紧。”成珪道：“这也有理。的于这日，我等齐齐送来。”

妙音请二人斋饭毕，二人别归，已有半晚半景。正行间，只听得背后簌簌的响，熊老道：“山深路僻，甚么走响？”成珪连忙回头一看，原来便是成华。熊老问道：“你可来迎接么？”成华道：“迎接到不早上来了，饿死我也。”成珪道：“为何早上到来，在此受饿？”成华骨嘟张嘴道：“老员外做人诚实些，也免得院君相疑，又免得我们缉捕。偏我晦气，轮着今日远差，饭也没处买吃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一发这般心细。”熊老道：“今日倒怪不得，倘是有像我说的等师姑，免不得你要偷摸，这缉捕必不可少，只难为了成华大官。幸喜适才收得几个烧饼在此，权且送你充饥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到家下。成华先进，覆了院君，只当消了一张牌票。都氏闻得尼姑个个老丑，心下十分放落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日后来往，不必虑了。”随即别设酒席，款待老熊。不在话下。

不数日，初八已至，都氏接了熊老夫妻、周家父子，自己与何院君、熊二娘子一干女眷，轿子先行。成华挑了素食果品，成茂挑了僧鞋、衣帽，并二娘随行什物，众男客一齐来到石佛庵中。妙音便将香烛、佛像、花供、纸马铺设停当，等得一行人到，即便敲钟打鼓。众人拜佛毕，走过一班村村俏俏的尼姑，俱来问讯，茶罢，一齐念动观音经、药师忏，真言咒语，就请熊二娘参佛。二娘随着妙音，遍拜如来、文殊、诸天罗汉、弥勒准提、金刚韦驮，迦蓝等神，已毕，成珪将请妙音登座，着熊氏合掌顶礼，以求受记。都氏送上香信礼物，老熊送上剃头金刀。妙音即将三皈五戒，逐一讲完，便取名道：“本庵法名，向以‘色即是空’四字为则，如前岁收的几个小徒，乃‘色’字头，故有色玉、色昙、色块、色胆、色精等辈；次年该‘即’字贯首，故有即溜、即头、即进、即出等辈；旧年轮该‘是’字打头，有了是心、是物、是作、是受四人；今年该‘空’字取名，已有了两个师兄，叫做空幢、空准，你便取做空趣罢。趣者，趋也。我和你出家人正该游心于淡泊，移志于空虚，乃是人道正途，故此取个‘空趣’二字。列位员外、院君以为何如？”周、成、熊三老都称赞道：“好。”妙音即将剪刀

剪下长发，递与熊老，熊老呜呜咽咽的接了头发。

二娘早已剃做个光光的模样，穿上法衣，霎时变做一个尼姑。妙音又教空趣参了三宝圣贤，又拜谢各位眷属，吃完斋筵等情，日已西坠，一行人各返家门，不在话下。

只空趣独留佛舍，妙音师好生温存教谕，宛款传授，不一月内，空趣师经卷竟识，禅理大通。熊先生不时来望，都院君日日送斋。只有一个空趣到庵，庵中兴旺大半，远近僧家谁不觊觎？内中也有游花僧人，只道成员外的小老婆出家，不知怎生丰彩，往往走来摩揣，又从人头讨着了个实打实的风声，都不来了。况空趣原厌世情，连家中往来一应谢绝，只做自己实在功夫。看看过了三四个月，胸中朗然开悟，豁达洞彻，遇事即明，无机不解，每每合眼参禅，俱是法音天鼓，一竟的头头是道，步步生莲。

一日课诵之暇，向禅床上趺坐。未一炷香，早见一个胖大野僧到来。生得古怪，《蝶恋花》为证：

细眼长眉只是笑，阔口方颐，耳大双环套。胖矮横身三尺料，斗来大肚深深窍。

一栗大念珠颗粒少，布囊并不盛钱钞。醉态酩酊颠又倒，满腔乐事无烦恼。

空趣见这僧人来得较近，忙欲起身来迎。只见那僧甚没体统，倚着副醉醺醺的面孔，直到床前。也不忌些体面，嬉开张阔嘴，把酒气直喷出来。空趣躲避不迭，早被那僧一把搂住，道：“你也忒煞没答撒也，撒我许久，还不念着我哩！”空趣是个女众，一时慌做一团，那里争斗得脱？那僧又伸只手向空趣□裆里摸入，空趣抵死掩住。那僧道：“你还不识这里边妙趣哩，足见你没答撒也！”说了又笑，笑了又说。空趣忍不住无名之火，高声大骂道：“这无知野僧，何来兽秃，辄敢如此没礼！”连声的叫唤，隔壁尼姑一个也不到来。空趣暗想道：“我道这庵实是好去处了，原来也有此等淫僧，走来乱戒！”

众尼都不敢应，可是师父卖奸么？”那僧只是狂笑，便把手中念珠舞动，歌道：

“波斯那，波斯那，此时不归奈尔何？灵山久离事蹉跎，好将尘土濯清波。忍不住也笑呵呵，忍不住笑呵呵。”

念毕，忽然不见。空趣悟道：“此僧临去数言，大觉不俗，谅非寻常等辈，可速赶他转来。”遂纵身一跑，不觉在房门上“蹬”

地磕上一头，昏晕于地。

房外众尼听得，大惊小怪，只道有贼，连忙掌灯进房。

只见空趣昏倒于地。救了一个更次方得醒，口中还说：“可惜！”众尼不知就里，再三叫问，方回复道：“我做梦，还是非梦？不

是你们叫转，又免我做半夜的大梦。”众尼摸不头着，只把空趣仍扛上床坐了，问其备细。空趣把梦中所见细说一遍。众尼道：“这岂不是弥勒尊者现相？”空趣连声叫：“像！”忙出山门，把本庵弥勒一看，空趣拍手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你这老骚精，你倚在清中笑我浊汉，只问你坐在此间何干？我今日已不被你笑了也！”妙音忙问道：“贤徒莫非痴了？”空趣道：“师父，我的痴既非一朝，今日脱然已愈，只是你的痴何日为了？我也顾不得你们，早早别你去也。”妙音道：“你要何处去？”空趣道：“师父，你岂不知世俗谈禅，也会答你个‘原从何处来’五字么？弟子不是戏言，若非弥勒道兄指引，几堕轮回矣。一生幻梦，今日始觉本来面目，却与弥勒尊者相等，乃如来之高弟，别号波斯达那尊者，职居罗汉之位，号有尊者之称。不合于往昔因中，共临人王法会，瞥见尘世风光，动了思凡之念。如来怜我若到尘凡，必以垂成之果，堕落臃秽；如不遂此歹念，恐道心因兹而日蛊。故送我转轮殿前，不付宰官之职，不全男女之形，使完璞不琢，全体不沦。幸已转入佛门，了明心性，岂可久于人世哉？今日回首西归，颇无牵挂之事。只一件未完之局，尚累于心，待到冥司跟前讨个信罢？烦师父与我香汤沐浴则个。”

妙音一面着人通报成家，一面备汤与空趣。洗浴毕，遍辞诸佛圣像，别了妙音众尼，即命取纸笔来，先将前弥勒偈语，先写出了，然后自留一偈云：

当年一念误，已入轮回簿。幸蒙佛祖最相怜，生我非男复非妇。咦！假饶长就好皮囊，今朝几失西来路。

写毕，便将袈裟穿了，跏坐禅床，自此闭目，再不开口。众尼见他忽然会动笔写字，十分惊骇。

正喧嚷间，成、熊二家俱到。空趣默默不语，众人问亦不答。妙音将写的偈语出来，众人无不称异。妙音道：“空趣师原系波斯达那尊者，我等俱宜列拜，不可仍作亲属目之。”

众人依言，一齐拜下。只听得仙乐铿锵，仪伏罗列，回头看时，只见空趣已坐云端之上，与众人拱手作别，随着一班幢幡宝盖，冉冉而去。众人极目瞻望，半晌渐渐不见，再看禅床之上，早已瞑目而逝。

熊老夫妻忍不住的啼哭，成珪、都氏俱亦盘盘泪下。妙音劝道：“令爱已回首西归，大道就矣。古人说：‘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。’今一人成佛，岂不彼此受益！正该庆贺，不必悲伤，只是念佛相送极好。”众人齐声念佛，众尼齐声诵经。妙音设下斋筵，祭奠一番，然后将自己的龕子，盛置了当，率众徒弟抬到山后，平坦去处，放起一把三昧之火，念动真言咒语，敲动铙铃鼓钹相送。烧炼已毕，即将

骨殖拾起，欲置普同塔内。成珪道：“空趣师既成正果，不当混入流品，老朽当独建一塔以贮之。”另日建塔，不在话下。那时事完归来，邻居街坊无不称异。

再说波斯达那尊者，自从离却皮囊，随着一行乐从，不往天堂而去，亦不往西土而行，一径打从冥府进发。腾腾冉冉，不则一时，行过了几多渺茫去处，才入鬼门关来。一路自有那无数鬼王迎接，至如枉死城、刀山狱、黑暗狱、孽镜台、抽肠所、拔舌厅、油锅局、变相局，种种有司去处，俱有值日鬼卒、承行判官，俱来参迎。看看来到一个殿庭左侧，只见雕栏画栋，屋脊刺天。波斯正待开口相问，却有持幡童子，向前报道：“禀上尊者，此间已是森罗殿了。请尊者升阶。”

阶下鬼卒远见幡幢到来，即忙报于十王。十王便齐齐下阶出迎。且将十王圣号书后：

□□一殿初江大王 二殿秦广大王
三殿宋帝大王 四殿五关大王
五殿阎罗大王 六殿变成大王
七殿泰山府君 八殿平等大王
九殿都市大王 十殿转轮大王

波斯升殿，逊十王在上，便行弟子之礼，十王断不肯受，波斯道：“非是释弟足恭，实缘尘相未脱，想在世不无暗中之错、不知之愆，虽圣人且不能免，况释弟生而愚昧，晚谙戒律，岂能秋毫无犯乎？倘有过恶，乞十位殿下明以教我，庶使省心修德，少忤万一，然后于转轮大王处，觅取本来面目，以图西归。那时便僭个客礼，未为迟也。”十王道：“本当即备銮舆相送，但所示极是，尽可以风化鬼律。快着各部曹官，即将波斯达那尊者，在世罪案，立时呈明，以便施行。”

少顷，走过一伙狰狰狞狞的部曹到来，逐一禀道：“殿下食，禄判官谨覆：查得波斯在世，饮食不忌，其未出家时，往往啖荤茹酒。姑念非其有意求谋，不过随缘饮食，按律无罪。出家数月，食行颇优。启上慈王，理宜旌奖。”又一员禀道：“殿下，司衣判官谨禀：查得波斯在世，颇无织作之劳，每衣绮罗之服，但能安其所分，不系强求，按律无罪。然其佩服爱惜，深知蚕妇之苦。启上慈王，理宜旌奖。”

又一员禀道：“殿下司酒色财气判官谨禀：查得波斯在世，既无困酒之愆，且乏沉色之孽，无财而不贪财，遇气而不竞气，四般无着，德行可风。启上慈王，理宜旌奖。”又一员禀道：“殿下司生命判官谨禀：查得波斯在世，闺阁终身，未尝手刃一生、亲殄一物，虽行住坐卧之际，致损昆虫蚤虱之属，亦是举世同情，难于据律，姑念无心，

合行赦免。”

十王道：“吾师终是佛力浩大，且喜诸孽半些不染。请到转轮殿中，携取旧相，以便西归。”波斯道：“释弟见各位曹官可称英才具足，怎不见嗣部吏典？岂冥司亦缺此例耶？”十王道：“吾师是何言也！敝役以吾师未经生育，料无此孽，故不前耳，岂有缺之之理乎？”波斯道：“殿前既有，不识可一见否？”十王应诺，即唤嗣部判官过来谒见。

波斯问道：“释弟请尔无他，只缘生前一件未了之事，欲托足下一查：不识阳世成珪，其妻都氏，此二人者，尔嗣录中，可有子女分否？”那官即将手中簿子查上一遍，覆道：“启上尊者，成珪命犯妒星，妻宫最多酸意，都氏命惟孤宿，子宫极是辛艰。此二人者，法当绝嗣。”

波斯垂泪道：“释弟之所以问尊官者，正以成氏无嗣故耳！弟子未问时尚在妄想，今见簿中注定，如何是好！”不觉抚膺痛哭，意在十王来问，便可进言，谁知十王一毫不理，那判官也竟公然去了。波斯见计不就，只得把判官一把拖住道：“足下以慈悲法力，为祭祀司主，倘有释弟薄面，为彼添取一笔，延此垂危之系，慰弟报补之心，不识尊者肯否？”那曹官把双铜铃似的豹眼一竖，道：“佛家弟子，恁的不知法纪！”不答而去。

班中又突出一员判官道：“转轮王案前司礼判官，谨启十位大王案下：佛门戒律，惟以割情；冥府宪章，首严私谒。波斯历世既满，理宜返驾西归，本曹自应措办乐从。奈彼俗思尚浓，私干不惮，既违佛祖之模，又乱冥君之典，若非罗汉，罪极不宥。倘欲复其旧体，送之西归，不惟有悖佛王，抑且多乖冥律。以臣度之，窃为不可。”波斯听这一席话，吓得遍体麻战，声声讨饶。

十王正犹豫间，忽有鬼卒报道：“地藏金旨，专请波斯尊者一叙，立候，立候。”波斯道：“正欲往谒，又辱宠招，就此暂别。”众王即差鬼童四名护送，竟往地狱城边进发。

不多时，远远见所殿宇，上有金书朱匾，题着三个大字道“普度院”。鬼使先进通报。少时，一位院主出来迎接。但见：

头带一顶五佛朱冠，手执一杆九环锡杖。左有道明法师，左有大辨长者。阶前善听恒随，座右冥灯常点。只因曾发洪慈愿，直到而今未返西。

这位便是幽冥教主、慈悲地藏王菩萨，见波斯到来，即便下阶相迎。波斯上殿，执弟子之礼参见。地藏再三不受，问道：“尊者尘行既满，合应更体西归，为何犹[歹带]凡胎，以迟归旆？”波斯道：“弟子以愚蒙之质，逾越法规。多蒙佛祖见怜，幸得不沉欲海，虽皈尼舍，

尚没爱河。不亏弥勒道兄引示，何能得拜慈颜？”地藏笑道：“尊者但知弥勒引示，不知老衲之意也。你道弥勒那人一味好饮米汁，而以嬉笑为事，能把尊者在心否？其来引示，正愚意也。昨闻法驾已至，料应不日西归，特屈法音少叙数日，以谈西域近事，尘世讹风，不识有可言否？”波斯谢毕，道：“西方近事，尚在未知，只有尘世讹谈，大小凡有五节，甚为疑惑，正欲向教主一决，幸蒙垂问，敢不悉陈？可笑有等愚妇老嫗、痴尼蠢释，每说目莲尊者，当年开狱之后，放出鬼魂亿万。其后教主又着目，莲转世，化为黄巢作乱，杀人八百万，血流三千里。此是疑之一也。又道教主之目终年是闭，直至每年七月内，若逢大月，三十日开得一目，若是月小，终年不开。以为七月大，孽鬼少，教主忍见；七月小，孽鬼多，教主怪他，故不肯开眼一看。

教主只此时已开了半目，难道终年闭目的？地藏可是另有一位么？这是疑之二也。

又道人家已故宗祖，俱系地府狱中，至每年七月十五日，人间僧舍，尽做盂兰佛会，冥主将那鬼魂，不论新旧，已发觉、未发觉，已结证、未结证，于十三日一齐放出，至十七日一齐收回，至使其子孙有接祖送祖之风。我想宗祖有魂，应在子孙家中，其子孙顺时致祭，颇为近理，而其接送之说，请问何处送接来，何处送去？设或仍归狱中，四方岂无亿兆万数，其司狱鬼吏何许神明，能不逃失一个？若有此事，教主定知。此疑之三也。又有一等无稽之徒，自言冥司判官，能知地府事迹、人之寿夭，皆我掌握所司，遇有不起之疾，问之能为斡旋，只要烧些金银纸锭，即能起死回生，然后受谢。甚至管辖不一，有司财判官，可以致人之富；司禄判官，可以致人之贵；司子判官，可以续人之嗣。事验之后，议谢真银若干。凡世愚民，往往奉之如父，敬之如神，所祈之事，验否相半。我想人间滑吏，尚不敢直以公务泄漏，岂冥司法纪怎的森严，而用阳人为吏，已出不解；复使擅泄机关，又且因之觅利，言称梦中将来送与阎罗天子。我想阎罗用这一班过龙的滑吏，搜索至于阳间，他在阴府一发不知怎的贪赃？教主参于十殿之列，亦必知其情伪，必能革除，今而视为公行。此亦疑之四也。又见阳间神像，塑出冥司形象，凡着判官，都是落腮胡子，小鬼俱是蓝靛身躯，勾人便是无常，兵健定是猛汉，无常身着孝衣，长过丈二，牛头真是牛形，马面果是马相。我今及至地府，并不见牛马面貌，亦没有无常形迹，鬼判俱与阳世吏书相等。此亦疑之五也。请教主剖之。”

地藏呵呵地笑道：“我道阳间定多奇异笑府，今果然矣。且逐段解于尊者听来：当年目莲救母放鬼之事，原不谬传，乃是冥帝好生之变

局耳。罪魂多积，狱讼繁兴，不论已结未结，俱是重大孽鬼。阎罗体大慈之心，尽欲赦免，使之革故鼎新，奈其罪孽深重，不可平白放去，故此假手于彼，虚称误放。地狱一清，天界、冥司，无不欢咏。实慈悲好生之本意也。在狱孽鬼，尚欲释之，岂有无罪平民，使化为黄巢而杀之耶？虽至愚，亦易明也。不过治极生乱，天降灾横，假此凶酷，以毒兆民，正天地盈亏，春生秋杀之义也。若言杀命抵命，黄巢几多性命？若言放鬼杀鬼，何似不放此鬼？必是何物书生，舞弄笔头，妄捏杂剧，借立墙壁，以欺愚昧者。何难见哉！闭目一事，亦是愚僧讹语。吾以普度之心，欲四大部洲之内，阎浮世界之中，人人为善，个个作佛，竟生西土，不入地府。以至一十八层地狱之鬼，三五十般受刑之魂，皆欲其回心向佛，以生西方。吾故谆谆念念，历遍地府，期复前愿，恨不能替得此等鬼魂，受完苦恼，皈心向道，以靖斯狱，尽化为九品莲台，少遂吾愿耳。今者去少来多，已是十分着意，再有何等傲肠，不屑开眼一视？若言不忍之心，而故眯其目，又何能故忍此心，使我不见不闻，使彼受疼受痛？闭目之说，本系戏语，愚人执以为真，固不足怪；特恨以七月大小为开闭之验，则讹抑甚矣。尊者将此二段作笑谱看可也。祖宗祭祀，是子孙报本之心；地狱放收，亦教主劝善之戒。岂人无善恶，一例置之狱中。宁罪乏重轻，而概久于泉下耶？成神成佛，托生受苦，总是四散居多，而其子孙又安知其祖先之存与否也？假令有生有死，生者不久于世，死者世代在狱，则此地狱将统三界而成，尚难容其万一，何十八层而足也？但孝子只顺时而祭，毋以无地狱，故而竟亡其祖先，亦毋以有地狱，故而过虑其祖先，随乡逐流，如是已而。若判官之事，冥中岂乏鬼之董狐？即孔门之弟，历代之英，俱来为王为宰，岂乏美才，而用区区村蠢之辈、田野之夫，以承生死之重务耶？不过哺啜之徒，鼓唇掉舌，为衣食计，妄言祸福，尽不晓冥府真情，似亦劝人一法。故吾冥王，虽在熟知，亦未加祸，若言斯人真是判官，即于觅利可知也已。人间神像，自上古设俑以来，妍媸已判，但地狱变形，乃吴道子幻中拈出，以警世人作孽故。谁知酷吏肖此苛刑，以毒黎庶，一味贿赂，岂非突睛竖发之鬼吏耶？要知道子作画，原从阳世临摹，但借阳世丑态，以为地狱榜样。且如阳世吏书，狠索银钱，不顾贫民生死，即与塑的鬼判何异？皂甲苛求分例，一味喝五吆三，造言生事，面是背非，有钱则满面春风，无钱则面青眼突，实牛马而襟裾，又与塑的牛头马面何异？只可惜多与一副人形耳。冥府勾人，原有旧役一名，唤为磷忤。此人生相长大，世人不识，呼为无常，殊不知无常者，辞语也，岂有是人姓无而名常者乎！刚又无常，而即克勾人者乎？不过言人生于世，如隙中之驹，石中之火，梦中之身，光景极短，故曰无

常。若磷忤可唤无常，何独土地不可名为‘有短’哉？地府固无此等胥役。总之作善事则地狱亦人间，作恶孽则人间是地狱，何疑惑之有！”

波斯躬身作礼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非教主之智慧，其孰能破此迷阵耶？信乎诸孽皆由自致而然。譬如弟子以罗汉身，一念妄动，遂有千般苦恼，随即汰浊淘污，尤[歹带]俗缘尘虑。适蒙十殿王官，考我生平，颇无罪案，却缘解脱未纯，不合对嗣部判官，倩查夫家后胤，曹官回言无嗣，其方悬彼用情，那官怫然不允。早动了转轮部下一员官典，劾某以私冥府，上违佛训，下乱冥规，未容西返。切思夫家二老，待某恩遇颇隆，而求嗣之衷，殷殷可悯，愧无尺寸相酬，将欲以途次之便，为彼赞襄，少酬万一。奚料不得报恩，反蒙黜逐。弟子不复本相，特此故耳。”

地藏道：“原来尊者因此之故。转轮何得如此胶执？明日我去见他，即当给还本相。这事极易，尊者宽怀。”波斯道：“弟子又何亟于西域？转轮不给本相，部曹不肯添丁，只也由他罢了，我须拚个不归，仍还阳世，托为成氏之子，完此初心，他日再返沙门，未为迟也。何烦乔吏胥之褒贬乎？”地藏道：“尊者不必使气，你既一心已定，好歹明日调停。且到后院薄斋，少叙少叙。”

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□训劣子堂上毆亲

引首《毆父行》 《禅真后史》□

邻家女儿花如容，枝狂朵乱干春风；日高五丈睡方觉，饮到月明杯未空。

娇羞不作闺中妩，悍戾扬扬气如虎；绿窗难嫁诚自愆，如何反尔仇其父。

唾骂终朝燕语多，老拳时向鸡肋摩；蹒跚哀乞唤邻母，邻母不应拍手呵。

声威徒切邻人齿，劝未敢前谁敢指；养焉不敬果已非，况可凌轹至于此。君不见缙綦请赎甘自刑，又不见杨香[才益]虎脱父生；休哉二女岂乐死，夫乃天性情难撓。亲恩罔极人人在，嗟奴独无三年爱；妇德能全丑亦妍，何用临鸾画新黛。

今朝推却虐父心，他日弑夫谁能禁；梟残狐媚本同性，纵然涂抹终兽禽。惻闻不觉心胆落，番笑雷公眼诚错；何时再请上方刀，逐此妖魂走沙漠。

却说波斯达那尊者，因怒气间，便要与转轮王做个钉对，亏得地藏一力劝留。次日对波斯道：“昨日尊者所谕，虽系知恩报恩、继绝举废之善念，但尊者前度思凡，实为已甚，今者其可再乎？倘此一去，所谓日远日疏，能不墮落轮回？那时再欲返本还原，较之今日，更不易也。尊者请熟思之。”波斯道：“久违戒律，岂不知愧？但成氏之念一生，万劫亦难泯灭。惟教主智虑宏深，为弟子怎生设一长策，要使恩行两优，方是十全之策。”地藏道：“且分付侍从行童，快备法驾，同至转轮殿去。”

少时法驾俱备，二人连辔行来，早到转轮殿右。卒吏入报，殿主出迎，三人分宾坐定。

转轮王道：“昨有小吏出言欠当，致犯尊者台颜，乞念法纪攸关，恕其狂妄之罪。”

地藏道：“此固殿下所司，不妨尊胥直道，但其中事有委婉，非刀笔吏可以概拟者。

老衲此来，有个主意，包你两下喜欢。”转轮躬身道：“此事实非下官故肯，乃法纪所干，不得不然耳。况事在变成大王，下官亦难自主。教主若有见谕，谨当一一听命。”地藏道：“非也。老衲岂比射利之徒，而于大王前行刺乎？即波斯尊者所干之事，原系不可之局，又安得相怪？今波斯尊者有誓云：不继成氏箕裘，誓不往生极乐。故其西归之心亦淡然也，直欲舍己法躯，为成氏子。吾论此事，虽佛祖亦

莫之禁，量大王必不阻也。但老衲又有一虑：波斯师全身降凡，惟恐堕落，只将三魂之内指出一魂，托生成家，其二魂乞大王复其旧相，暂留地府，与老衲盘桓数年，协力救济，以补思凡之孽。待得阳世那魂转来，然后纠合三魂，以图西返，岂不公私两尽？既可了成氏之俗缘，又不累佛门之规戒，狱中济渡，功不浅鲜，岂不美哉？”转轮应允。

波斯大喜，即时同到变成殿前，变成王即将本来面目呈上。波斯合眼间复了本相，又来致谢地藏。地藏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有心如此，一发烦二位大王，将成珪妻妾宫中、儿女分内一查。”二王随即分付。曹官禀道：“成珪夫妻无子，注已斩然。幸其婢宫不绝，已有将产之孕，虽系男胎，其实生而不育。今波斯尊者既欲为彼续祀，何不就投此胎，以继其寿算，增其福祉，为成氏光，有何不可？”波斯道：“幸有此便，事不宜缓。”于是辞了二王，回到普度院中。入定之际，指出一魂，随着一行人役，先觅本坊社令，再寻本家祖宗，一同来到一个去处，虽是临安旧径，其实未径走过，原来却是周智家中。那临盆将产的，也不是别的，却原来便是当年花园里打不杀的翠苔姐姐。

那翠苔自再配成珪，表正作为外妾，人便唤了三娘子；又有那不怕气的，就口叫他翠三娘子，从此叫得熟溜，永远叫出。不期这翠三娘子，只那一晚后，便不行了经次，但觉神情困倦，饮食不思；看看作寒作热，加以呕吐频频。何氏看来，只道他心下不乐，染此春病。又过几时，转觉眉低眼懒，步缓身粗。那时何院君才有些疑道：“翠三娘，你可也自知得是甚么病症，觉来何处有些疼痛么？”翠苔道：“身上颇无病症，只不知甚么酥懒，一味少力。想是命薄，只该受苦倒好。”何氏道：“不要说这话。你那经次可准么？”翠苔道：“像五六个月不来了，不要成个血蛊才好！”何氏道：“那晚成员外来后，可还行否？”翠苔道：“那晚员外来，正值月事才绝，羞答答的。不瞒院君说，员外有些不老实，被他灌下一肚热腾腾的便溺，以后员外也不来了，月水也不来了，直到如今，受下这病。敢问院君，这可是伤内么？”何氏笑道：“痴妮子，这事儿也不晓得！且喜是孕了！”翠苔道：“院君又来说笑！难道员外与都院君做了一世夫妻，不能怀孕，与我宿得一晚，便肯坐喜？”何氏道：“此事那里这般论得。待我请位医师，讨几剂安胎药你吃。”

再说周智闻得妻子说翠三娘子已有了三五月妊娠，不胜之喜，欲对成珪说知。那时正是成珪分家之后，气闷在怀，多日不到周智家来，周智亦为看不得都瓢形状，也不往成家来。自从石佛庵送了熊二娘剃发之后，两人竟不相会，直至空趣回首，两人才在石佛庵重会。那时成珪因熊二娘出家未几，供膳无多，即便回首，心下好生怜悯，

恸哭甚哀。周智解劝间，忽然记得翠三娘之事，暗想道：“这是第一种消愁解闷的夺命丹，为何许久不与他服下？”便对成珪道：“老哥，空趣师往生极乐国土，何必恁般烦恼？且与你山顶上高峰去处游赏一回如何？”成珪尤未走动，周智拖番便走。

来到一个无人去处，周智道：“阿兄，你真是个见机而作的人！”成珪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周智道：“忧人之忧，你亦忧其忧；乐人之乐，你亦乐其乐。老院君与熊师父颇相恩爱，你亦假作悲酸，岂不是见机而作？”成珪道：“老弟，你也取笑我？”周智道：“不笑你别的，只笑你一味只晓得个老浑家，并不知有他人。翠三娘子为你这老骚，被院君打做十生九死，幸在我家，你也再不来望他一望？这也罢了。昨日还闻得老妻说，翠姐姐自知那晚被你放了热腾腾一股的溺在肚底，害他便八九个月茶饭不甘，月事都不行了，肚中结成一块斗大疙瘩，时常耿来耿去，好不恨杀你哩！”成珪笑道：“若得有这一日，便与他怪也甘心。想那晚有些意思，难道果然有了妊孕？”周智道：“既知有孕，有你这样做老子的，修也不去修一工儿？”成珪道：“老弟不要说笑，若有此事，实实对我说知。”周智然后当真说了一遍。成珪不胜之喜道：“老弟，此事只可你知我知，千万不可对他人说知。倘走漏了消息，不惟娘母难存，且又儿女莫保。若亏天地，抚养到得三五岁，便不妨事。今日我就来看一看。”周智道：“看便看，只不要又擦去了印儿，带累老周淘气。”

成珪一归，颇没工夫，一连挨过数日，并无空便出门。这日心中忽然突出一条鬼话，对妻子道：“拙夫前日许了空趣师父的骨塔，今日要往砖瓦铺买办物料，禀过院君，气求告假一日。”

都氏道：“砖瓦铺近边颇有，不必自己去得，即着成华去遭也罢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此砖不比家下打墙砌灶，那造塔的，须要花砖细瓦，成华如何理会？必须自去才妥。”都氏道：“便放你去，只小恭仔细些。”

成珪急至砖铺，事完，即忙来到周家，向何院君十分致谢，便进翠苔房中。那翠苔和衣睡在床上，成珪揭开罗帐，只见蓬松绿鬓，浅淡红妆，凝朦胧之凤眼，攒葱茜之蛾眉。成珪此际兴不可遏，又难将此事复行，只得捧住香容，把个白皑皑的胡嘴噙着道：“心肝，怎的昼眠在此？”翠苔惊醒，不知是谁，猛然摸睛叫道：“那一个敢到此间，这等无状！”

成珪道：“心肝，莫怪，便是老夫。”翠苔道：“原来员外到来。今日甚风儿吹得到此？敢是那一条肚肠记得起哩！”成珪道：“不是老夫不记挂你，可奈自从那日回去，挨头有事。况兼老泼贱多心，验出假印事端，害我费财吃苦，几乎荡产倾命，再有何等心情走来看你？昨

者因你熊氏娘子回首，亏得周员外把何院君之言，说与我听，方知你身不健，今日特来看你，可喜是有孕了么？”翠荅道：“自从怀孕，终日酥软。只因前日闻得我熊氏娘子没了，一个苦痛，今日转加狼狈。唉，娘呵，自恨丢你出门，不能伏侍得你，想你夜来看我，多应要我同去。唉！总是这多愁多病的苦命，到随了你去，也省却耽烦耽恼也！”成珪道：“乖，你梦中见着二娘，乃是记心之梦，料无不祥之事，怎说这些言语？你做的怎样梦儿？”翠荅道：“三更之后，梦我二娘，见他虽是旧日庞儿，大非昔年光景。不知怎生竟有一班官寮，随拥来到此处，我却不胜惊喜。那班人役俱在外厢，只有二娘直入房内。正欲叩问几句，不期二娘子投我怀中，忽然不见。但觉一身冷汗，谯楼上已四鼓矣。自从离床，只觉腰痛肚疼，几回撑架不牢，只得和衣睡在此间。敢是不祥么？”成珪道：“自那晚算今九个多月，已当分娩。熊二娘坐化成佛，若得肯来投胎，定然有些好处，不妨，不妨。”

问答之间，翠荅连声“肚痛”，阵阵腰酸，忙对何院君说知：“快接稳婆到来！”不多时，“哇哇”的产下一个孩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耳大身长。成珪不胜之喜，即借周智银两送与稳婆，分付不可使人得知，悄悄整酒，不在话下。

转眼间满月到来，周智对成珪道：“老兄，侄儿满月已到，少不得做汤饼会。你却不可故意缩在家中，省钱与儿子。”成珪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正要具一小酌，酬你美情。惟恐家下整酒，要露消息。我有个计策在此：后日西陵五圣赛会，每次赴酌，老妻再不见阻，不若冒此名色，另具楼船，有屈院君并二位贤郎、二位令媳，一同游玩一番，岂不妙哉？”周智道：“绝好！”

那日成珪备办已定，侵晨，一班男女轿马，齐出涌金门上船。其时却是三月初旬，暮春时候，艳阳天气，说不尽绿暗红稀，山明水秀。古诗赞这西湖，只消四句包括得妙：

□□湖光潋滟晴光好，山色空□雨亦奇；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成珪定席后，就着翠三娘从头拜谢一番，然后自与周智父子相拜。酒未数巡，成珪抱着孩儿，对周智道：“弟得此子，若非贤弟三件大功，总也到底绝嗣。今贤弟之功，已著其二，而其一还是后局。弟忝爱，尚期玉成，倘不相弃，庶使前功不坠，后事无虞，弟在九泉，亦当瞑目。”周智道：“兄试言之。”成珪道：“记得那年进香转来，何院君亦与其席，亏得你比长捉短，说这一番，其时虽不即听，亦减他无数不肯娶妾的防牌。后来又因妙计，假倩圆梦，巧言端详，然后才肯发心，讨那熊家娘子，才带得这翠姐过来，庶使小儿有母。这是贤

弟第一件功劳了。再者蛟[鱼肖]事犯，翠姐几作泉下之人，虽有成茂之忠，不亏贤弟抚养，安能全活其命？又亏你委婉斡旋，使弟得子。这不是第二件莫大之功了！那第三件，其劳更多，故此一月来，未敢自与小儿取名，特求贤弟看我薄面，就今日收此儿为子，替他取个名字。倘我早晚不保，庶几不致漂泊。”周智道：“兄又何拘此俗套？你子即是我子，何待继为螟蛉，然后才肯管顾？你我春秋仿佛，俱在暮年，若言孰后孰先，委实莫测。兄在，兄可卵翼；兄没，弟岂坐视乎？托孤一节，只须托诸心，不必托以言。弟心自如金石矣。兄竟莫虑，只吃酒，自去取名罢。”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推却么？”何氏道：“我量拙夫之见，实非推却，只为那等专受遗嘱的人，后来都不能践言，以致贻笑千古。故此说到不须嘱咐，只要有心，必能效用。”周智道：“继姓我家，亦是主意，我便与你取个名字。”即将孩儿抱在手中，那儿甚是喜笑。周智颇也快乐，亦笑道：“儿，你娘生你之时，曾梦空趣师入怀。我想空趣端坐而逝，了明来去之由，必证菩提之果，当是吉梦；况空趣本姓熊，又合着周字上一段故事：当初周文王昼寝，忽梦飞熊入帐，文王欲大猎于西郊，命太史卜其所得。太史奏曰：‘非熊非罴，得之可以王天下。’于是载吕望而归，尊之为尚父，名之为太公，拜为国师，乃克商而有天下。今吾儿既继吾姓，当即名周梦熊，一则不忘先人之念，二则以征他日之荣。老兄以为何如？”成珪躬身道：“贤弟真是妙人，取名都有来历。”

拿大杯来，待我敬三杯。”周智也不辞，便掀髯大饮。周文弟兄成珪俱各痛饮。

女客不善饮酒，只推窗四面观看。远见一只顶号大船，撑得较近，内中甚是富丽。但见：

香雾氤氲，乐音缭绕。筵前五鼎三牲，座石侍七青八紫。吴歌楚舞，果然响遏行云；赵女燕姬，真个影摇流水。金钗女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；朱履客，尽大吠鸡鸣之辈。

这船里一行男女，拥着一个少年弟子，任他喧呼叫骂，百般狼藉，颇无忌惮之意。成珪道：“来船像是甚么宦族豪门、王孙公子，尽他呼呼喝喝，惹事撩非，把船远了他罢。”周智道：“老兄，你大小事只知一味畏缩。抛金洒金银公子，我不惹他，他须惹我不着。圣人云：‘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’若我二子学好，正该撑近前去，看他行为，使之因而惩过。有甚近他不得？”成珪道：“只是远他些罢。”连叫把我船撑开。可奈那船偏要逼拢。原来那船内几个饿眼油花，见成珪船内有些女眷，便动了他一点磨睛之念，故此紧紧逼来。那少年虽不知是成家之船，却认得当舱立的乃是何院君，像也过意不去，便也缩入舱内。即周、成二人，也未

知这少年是谁。

其余那些觅骗，那里知这就里，钉双穷眼，只顾观看。成珪心下焦躁，忍不住发话道：“可恶那只船内，恁般狂妄，也不管良家女眷，辄敢如此放肆观看！”周智道：“撑船的，你可认得么？”那舟子道：“员外。你们不要管他，只吃酒罢。这人虽不是甚么王孙公子，其实是个泼赖，莫说他罢。”周智定要根究，舟子低声道：“我们也从未识这个小伙子，知他日日带着这班光棍，同来作炒，少也挟三四个粉头，说是姓都，一味撒野。倚着家中开个解库，撒漫使钱，狐假虎威，乔妆大头鬼子，因此上人唤他做‘都天王’，又唤做‘都白木’。说有一个甚么晚老子，巴得他死了，大大有一块家私得哩。”周、成二人面面相觑。仔细一看，果见就是继子都飙，与同热帮闲、小易牙、盛子都等辈。成珪十分着恼。周智忙教把船摇开，自悔不迭。当晚各自归家，翠三娘仍到周宅，不题。

成珪到家，都氏亦不相问，却也欢言笑语的相待。倒是成珪面上，只觉阵阵不乐。都氏再三盘问，成珪嘴唇儿原也忍不住了，只得放胆说出道：“咳，老娘，老娘，只恐半年之后，你我老骨头也没得拆哩！”都氏道：“何故？”成珪道：“预先禀过老娘，莫怪拙夫说的有些干涉尊处。只说你那公子大人，你道读得好书，读得好书！”都氏道：“难道飙儿又把几句书来骄傲人么？”成珪道：“唉！他有些什么书骄傲人！可怜老娘帮助，三更不睡，四更不眠，嚼菜根，呷冷水，挣得些儿家计，只指望儿孙受用；替他请先生，供茶饭，只道他在学中怎生用功，怎生苦读。”把双脚顿着道：“谁想这个天杀的狗才，好受用哩！”都氏道：“我道为谁，原来又是这个不争气、贴面花的儿子。不知怎么不好，你就破口骂他？却不道‘打狗看主面’，又不道‘爱冰盘，不击鼠’。虽是我侄儿不好，他浪费了你几多钱财？没了你几多产业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不必发怒，若说拙夫自冲撞了贤郎，委实区区没礼；若说贤郎不费钱财、不卖产业，这也难说个‘无’字。拙夫若不今日自经目击，倒也还未深信，只此一见，好利害也！”都氏道：“怎生利害？你且说来。”成珪道：“今日湖中遇只大船，内有四五个娼妓，五六个帮闲，吹弹歌舞，无所不至。内中拥有一位洒银公子，初时没人认得，问着船家，那船家道：‘员外，你们替他吃惊，他却日日在此快活。

今日娼妓还叫做少的哩！’我又问他姓名，那船家低声对我说：‘员外，这个甚是泼赖，倚着那班光棍势力，一发会寻闹头，故此我湖上起他个绰号，叫做‘都天王’。腹中尽是无物，故又叫他做‘都白木’。彼时拙夫方且打上心来，注目一看，原来就是令郎！院君你道日日饮酒宿娼，可是要银子的么？’都氏道：“想他小小年纪，那得会嫖

会赌？决是你怪他，故生这段情辞。”成珪道：“拙夫须未死，贤郎须还在，尚可对质，不必我辨。若说令郎不会相与着那一班朋友，便是泥菩萨。也会不老实了！”都氏道：“他又有甚么朋友？”成珪道：“说将来只怕连老夫也要慕他：你若要嫖，有那热帮闲张煊，能知科诨之妍媸，善识娼家之事迹，扛帮撒漫，第一在行；你若要吃，有那小易牙，能调五味，善制馨香，炮龙炙凤，色色争奇，煮酒烹茶，般般出色；你若要小官，有那盛子都，工顰研笑，作势妆乔，一发绝妙；你若要吹箫唱曲，有那赛绵驹，唱得阳春之调，歌得白苎之辞，弹丝击管，无不擅长，更能卖得一味好豚，又比子都出色。你若要那三拶四，买卖交易，怎如得詹直口能施妙计？你若要问柳寻花，论今究古，怎如得观音鬼王炉会发新科，你若要猜枚掷骰，买快铺牌，这一班中人人都晓，个个专门。在前只说这伙是国家顽民，那知如今到做了我家的鱼蠹！贤郎得此帮闲，汉祖所谓羽翼成矣，何愁大事不济乎！老娘不信，只请儿子到来，质对便是。”都氏道：“若有此事，看我自有手段教训，不必你来相帮。成华那里？快到馆中接取大爷到来！”

成华即忙来到馆中。馆童文彬回覆不在。成华焦躁道：“今日两老发心，查理书课，偏偏又是不在，如何处置？”文彬道：“阿叔何必大惊小怪，相公那日不出门？文彬那日不说谎？你只照依文彬，也对他人说是相公拜客去了，有何不可？”成华道：“小猴子，这话又可是我跟前，若成茂到来，千万不可这样说。”文彬应诺。

成华归家，回话道：“启上院君，小人去接大爷，适值拜客未返，不在馆中。一回就来也。”成珪道：“现在西湖里挟妓征歌，拜甚么客！”都氏道：“也莫多般议论，可速唤文彬到来，便知端的。”成华不敢停留，忙唤文彬来到。都氏问道：“大爷日日出去，做甚勾当？实实说来，免你的打；若有隐瞒，活活敲死！”文彬道：“我依弗话。”都氏道：“怎不说？”文彬道：“大爷原教我弗要话，方才成华阿叔又告我弗要对别人话，我依也只是弗话罢。”都氏道：“狗才，不怕我，倒怕他们！只教你吃些辣滑。”忙将四个笔管，将文彬手指拶起。文彬忍不住疼痛，只得尽心肝将都飙的事迹，好比正月半放烟火相似，逐个放个完全。都氏听了，哑口无言。不觉脸红头胀，珠泪迸流。倒把文彬先打一顿，吩咐成华道：“那禽兽一回，即便扭来见我。只限今晚要人，在你身上取覆。若没他来，明日不须见我之面！”

成华带了文彬回到馆中，只见都飙却好归来。一手搂着盛子都的肩，一手拽着裘屹的衣服，醉哼哼的走来。成华接着，便把接回之言说知。都飙且不在意，只与子都亲嘴。成华再三又催，都飙道：“今日要我归家，可是老狗头要朝王，还是老猪精要断命？”成华道：“今日

员外西陵赴会，想是瞧破大爷船中勾当。倒是回家面折一番的好。”都飙道：“狗才，我须不嫖他大男大女，不[入 肉]他亲姐晚妹，干他甚事！总不是老畜生超灵，我也决不回去。”成华道：“大爷若不回去，院君反要见疑，何不竟去说个明白。凭着大爷这腔高才捷口，必能返曲为直。若或稍有拂意，即便挥霍一番，使他们也知你手段，下次必不敢再稽查。如今不去，只说情知理亏，惧事退缩，这岂是善后之法？小人主意不差，大爷请自三思。”都飙问裘屹道：“喂，老裘，我去的是么？”裘屹道：“尊管说得有理，还是去的是。”

都飙便着文彬，拿了灯笼，一路行来，已到都氏跟前。都氏正等得性发，一见侄儿到来，将欲卖个手段，发挥一场，便开口道：“读得好书！读得好书！只问你，学堂可开在湖心亭？日日携娼挟妓，又可是女窗友？只与他人塞我的嘴，还是那一行的银子？你只好好跪着，说与我听。”都飙也不厮唤，也不拜揖，睁一双白眼，对都氏道：“且慢，妆出这副脸孔，晌午吃晚饭——早些哩！”都氏道：“狗才，这样无礼！口中怎么说？”都飙道：“你且不要做梦，我须不比你老子，要跪便跪，要打便好打的！你今狠头狠脑敢待怎么？”都氏便向前拖番道：“仔么仔么，我娘跟前，须不比你旧时父母，看你改不改？偏要你跪！”都飙更不相让，借势儿一推，把都氏骨碌一直丢在门背后去了，半晌做声不出。都飙倚势跳舞道：“老泼贱、老花娘，不识高低，不知轻重。抬举你做个继娘，也不过想你些家计，到如今不够我半年受用，已是十完八九，有甚么希奇，有甚么看觑着我？还做这等怪，妆这张脸，学人做作，且道是做娘的虎威！”又把都氏的脸上一抹道：“不识羞的老狗一般，自有丫孔，不会生个教训，强把别人儿女恣这老牙！你有家计，值不得鸡巴哩！”都氏在地，连说：“罢了！罢了！”

成珪听知都飙口出不逊之语，十分发怒，回头看见妻子滚番在地，一发激恼，道：“好黑心狗才，姑娘要你为子，再要怎生为你？如今反把他打做这般光景，是何道理？”都飙道：“老贼！休得来护！看你搭床漏荐，少不得还是我做主哩！”成珪道：“今日我还未死，拚与你说个明白，你去嫖赌，娘来训你，我又不管，如何便破口骂我？”都飙道：“打你待何如！”

便夹嘴一拳。成珪正待抵手，怎比得都飙手快，早被一把胡须，揪一个牵牛而过堂下，你这不曾动得一动，他那里已挥下十七八拳，且是打得落花流水，俨然正月十五，擂一套闹元宵！都氏爬得起来，要来救驾，又被都飙脚尖到处，番筋斗又是一交，连忙扒得起来，已是动弹不得，只好叫屈连天的哭。

众主管道：“今日夫妻二人何为，又是这等打闹？又不要官司结

煞。”探头一看，见是都飙撒泼。众人一齐拥进，拖开都飙，扶起成老员外。成珪坐在椅上，且把湖中之事告诉众人，气得个说也说不成句。都氏拽又拽不牢，打又打不着，气不过，只在地上遍滚，头发都弄散了。都飙反自跳来跳去的骂。众主管劝道：“大官人，你读书人，涵养些才是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”都飙道：“谁是我的父母？谁是他的儿子？他两个不过街前乞丐，倚着几分臭钱，示入悲天院。看我都相公，那时发魁发解之日，正是两老狗讨饭叫街之时！趁今未遇，须把我都相公认着！”成珪道：“不识羞的狗贼，我认得都相公，不是绰号都白木的么？明日县前索与你认个仔细，不要错过了眼色！”都氏寻得一条棍子，悄悄背后赶来，早被都飙瞧见，就手捉把交椅挡住。成珪也提起面杖来助，三人打做一团，只听其声哗剥，连枪带棍，好一个大围剿的阵势。

众人解劝不开，只好袖手旁观。都飙量来四手难敌，却也尽知得胜，便卖个破绽，闪出围场，带脚飞也似走。夫妻二人正欲赶上，又被众人拽住。忙唤成华道：“禽兽此去，料必惧罪，决要脱逃，你可快去尾他，不可走了消息，明日进状，必须出气。”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□买生员落得用他财

引首《行路难》 高达夫作□

君不见富家翁，旧时贫贱谁比数；一朝金多结豪贵，百事胜人健如虎。子孙成行满眼前，妻能弹歌妾能舞；自矜一身忽如此，却笑傍人独愁苦。东林少年安所如，出门穷巷出无车；有财不肯学干谒，何用年年空读书。

却说成珪夫妻二与都飘厮打，正有一分得胜去处，怎知都飘即溜；放开脚步，一道烟往馆中走了。都氏忙唤成华守着书馆，夫妻二人，气了一夜。

次早，接周智来细诉此事，周智只是劝解。都氏道：“瞒得他人，须瞒不得周员外。老身再要怎生向他？实望他承立香火，继续宗支，谁知天杀的狗才，反把我恁般毒打！今日特地接你计较，定要摆布得他个一佛不出世、二佛不升天，才出我这口气哩！”周智道：“唉，院君，你们没个儿女惯了，略有些拂意处，便觉许多烦恼，不知如今有儿女的，谁不被儿女打骂些！院君饶他初次，只念自己骨肉，好歹罢了，又不被他人打去。古人云：‘若要好，大做小。’凡事只把没儿子的肚肠，譬如过日子罢。”都氏道：“周员外，连你也说囫囵话！要立个正经主意才好。”周智道：“老周也不是没主意的人，但只会拙守於机先，不能巧挽於事后，今令郎略肆雄威，二位便觉不忿，要知初继时，老夫默然不语，已早见他心上戈矛，但二位自不识耳。今若要他学好不难，院君有的钱钞，再做三五百金与他洒浪洒浪，包有半年孝顺，决不又打。此是老夫拙策。”都氏越发动气，便将桌上碗盏推番，滚地乱叫道：“天杀的狗才，我几曾被人说了半句矮话的，倒被他贴了面花，做了哑巴子，气死我也！”周围滚个不了，那里劝解得住。成珪慌了手脚，一面埋怨周智，一面劝道：“我的亲亲娘，自己忍耐才是敌手，何苦先气坏了，反输与他！”都氏哭道：“你若不替我断送这狗才，我在九泉先寻着你！”周智道：“老嫂不必恁般动恼，既是真心割舍，包你出气。”成珪道：“不要又说冷话，好歹和你府前去来。”

话分两头。再说都飘跑到馆中，裘屹迎着道：“大官人，可得胜否？”都飘道：“亏你妙策，果然被我一味假狠，打得他两老乞丐，雪消春水，流星赶月，真正燥脾，快叫文彬暖酒，吃个得胜筵席。”裘屹道：“老弟，胜到胜了，且未欢喜。适见成华说来踪迹着你，明日决有口舌，不可不虑。”都飘道：“有知，有知。适间我出几句话，老杀才道：‘明日府前认你。’既着成华到来，我笑老奴又着鬼也。成华那里？”成华道：“院君十分动气，明日要告官司，恐你走了，特着我来

尾着。想大官人何不早作计策，稍若迟延，便落他的手里，不为体面。”都飘道：“不难，只须如此如此。你道如何？”裘屹道：“还是老弟有才，妙得紧，妙得紧！”

都飘即着盛子都，悄唤了张煊到馆。挨到三更时分，等得文彬睡熟，将房中一应什物，尽行搬到张煊家里。张煊瞧见都飘囊篋肥饶，便暗想道：“阿飘囊中甚是有钞，还说扬州有所解库，他若在我家躲避，倒把这块肥肉带挈小易牙、赛绵驹、詹直口那班分了脂膏。不若使个调虎离山计策，做个独吃自窝，有何不可？”便悄悄拽裘屹说了几句，又对都飘道：“大官人，小弟不是不留你在舍，只恐走了消息，反为不妙。我倒想得一个虬髯泛海之计，献与官人。闻得大官人在尊亲跟前，曾出志口之语，二老十分笑你，你今出门，若比在家不济，却不被他笑着？我今主意，只教大官人多怀宝钞，远离家门，正好问柳寻花，又好观山览水，以官人的大才，调来到个甚么小去处，拚用几百银子，取功名等拾芥耳。那时二亲性气已过，见你衣锦归家，岂不阖门钦羨？便是苏秦的父母，也须到十里长亭远来接你，这不是全身远害、夺利争名之捷径么？”都飘道：“倘我远出，被他将家计花散怎好？”裘屹道：“老呆，除非他自己生得儿子；若不亲生，总是折草，他人动不得一茎。我正想你身上功名，非外边难寻手脚，不若趁此机会，图个出身，真是妙算。”都飘道：“既如此，走往那一方好？”张煊道：“若论大官人爱的，无过是繁华去处，除了苏、杭，只有扬州最妙。古人有云：‘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’何不竟往扬州？待小弟也好一陪。”盛子都道：“既要游学，何不往宁、绍去？人言宁、绍文胜之邦，极是作的大嫩。若容小弟相陪，也不枉了一市生意。”裘屹道：“你二人说的不过各适其适，於大官人何补於事？不若往嘉、湖去妙。嘉、湖是文秀之邦，人多和气，功名之事，再不相嫌。可怪的是宁、绍，自己遍处钻考狠攻，他人冒籍，就像的名占了他的一般，越是不通的，偏会狠打，故此极去不得的，无过宁、绍。况嘉、湖小弟最熟，故此方敢划越。”都飘道：“二位说的俱妙，总也难于概领尊教。我有一个酌量在此：途中财用不足，须往扬州取给，先依张兄；身上功名，须仗熟溜头路，次当依了老裘；只盛一哥所示，只待事完之后，同去游玩一番。”盛子都道：“若等事完才去，小弟一发过火大嫩了。”四人计议已妥，更不知会詹、赛、小易三人，成华挑上行李，一径离了本里，打从扬州进发。不题。

再说成珪同周智来到府前，寻着一个有名讼师冯是虚，此人一肚子萧曹刀笔。成珪将那事细说一遍，道：“逆贼恁般无礼，本该依房下主意，断送了他；但他原是我螟蛉之子，初继时，老夫本心不欲，因是内侄，所以最钟爱於敝房。也是纵容太过，以致忤逆无惮。敝房既

失所望，怪不得定要置他死地。我想自既无子，料他人儿女贴不肉上，何苦尽情治他，又免得旁人说老夫作贱晚子；况他姑侄至亲，倘日后亲近拢来，只我姑父作恶，着甚要紧。只为房下恶气不消，定要经官告理，老夫不好拦阻，只得来寻足下。向知足下状词甚有开闭，如今也要你把几句活脱话儿，骗得两个差人出来，把他惊吓一番，也便罢了。”冯是虚道：“爹娘告忤逆的，一日不止十来多起。谁不要尽情处治？所以这路状子写得尽是熟溜。惟老丈反要王道说话，倒要小子费心。请把纸送了。”成珪道：“备在此间，请先收下。”冯是虚讨添数足，然后提笔道：“成老丈，不是小子爱钞，其实这张状子他人做不来的。那些后辈们，不知世务，一味只晓狠话，做些关门状子，收放不得。惟小子弄惯了这管笔头，才知里边缘故，叫做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只顾骗准，值些甚么？我量员外心病，虽然不欲加害于他，也像不甚喜他在家的模样。若要撑开船头，只宜仍做内侄告理，免使日后想你家产，竟说他嫖赌为生，殴辱尊长，这的是可轻可重，可真可假，你道如何？”周、成二人齐声道好。冯是虚道：“原来你员外便多送小子几分，也不枉用。听我道来：

告状人成珪，本府本县人氏，行年六十四岁。告为盗财杀命事。兽恶内侄都飙，蓬飘无赖，寄食我家，不务四民之业，惟将嫖赌为生。今月日，[目闲]外出，撬窃膳老本银三百两。虑控图谋害杜迹，乘机晚归，挺戈毒杀，夫妻碎颅，几毙。幸邻友周智救证。盗财杀命，伦理攸关，若不剿除，后祸叵测，哀哀上告。

二人收下状子，适值知府马公，开门放告，成珪跪向阶前，将状投下，知府看毕，批个准子，便发该房写张牌面，即差快手二名，却是高升、陈敬。二人领了牌票，先同成珪来到酒肆坐下，吃了一套酒色，少不得又送些银子，把所事俱已说明。

四人到家，正待书馆里拘人，只见文彬哭哭啼啼的来道：“特来禀老员外得知，夜里馆中着贼，偷得精光，连大官人和裘相公都不见，想是都偷去了。”成珪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这狗才想已知风，故此预先走过。成华在么？”文彬道：“连成华阿叔也不见了。”成珪大怒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成华原是狗才心腹，我院君用人不当，如今怎的是好！”两个公人面面相觑，高升道：“如今不要冷看，此处无鱼，且别处下钩。员外定知他向日行藏。趁早另行寻访。”成珪道：“日昨我见张煊在坐，必在他家窝遁，烦二位悄地到彼一看。”

高升来到热帮闲门前，只见板门紧闭。高升捶了一会，内有妇人答道：“丈夫前日就出门了，不晓甚么都大都小。”高升吃个没趣，回见成珪道：“员外，昨日不是见鬼？他浑家说丈夫前日就出门了。”

成珪道：“那有此话！明明的湖中饮酒，那得不是？便说我是老眼

昏花，阖船人须是眼亮。”周智道：“都小既走，自然必与热帮闲同行。前日之言，总是调谎，何必信他。如今且去回覆府尊，另告张广捕缉获，暂完此局。然后将远近财产，，查理明白，免被他冒支租息。”成珪道：“得他远遣他方，是我万幸。何必捕他？”

高升暗想道：“一团兴致，只望刮些银子，谁知正犯逃去，乐师。

□

灯化作鬼火，这怎么处？”便与陈敬打个耳擦。陈敬便生情道：“员外，不是这等做事。你要教训儿子，只把我家老父来做撞头，自己训他不落，衙门中替你累纸累笔；自家处明，把衙门丢番上壁。古人说：‘官差吏差，来人来差。’大小须是一张牌面，抵办养家活口。你家把儿子藏过，我须不会回官。”成珪道：“我正恼恨，所以告他，岂有又藏过之理？老兄意下不过说人虽走了，差使钱是要的。老拙又不脱白，只要烦你回到官府，自然加倍奉上。”高升道：“成员外老在行，不必两小弟开口的。就此回话便了。”都氏一心要告缉获，成珪只得又央冯是虚做张回呈，府尊标准，不在话下。

后人单笑都氏不敬其夫，致有忤逆之子，亦自贻之戚也。有诗一首以讽之：

□□伯道当年强自欢，自欢无子兴悠然；
假饶植梓浑如兽，不若吞桑学做蚕。
梟母自甘餐老骨，鸡肋何苦受空拳；
萤窗试听空阶雨，施报因依点滴间。

再说都飙同裘屹、张煊、盛子都、成华五人一路来到扬州，竟把解库顶调，带着一注银子，依裘屹主意转到嘉兴，讨所店房住下。等得学道按临，都飙即冒了秀水籍贯，倚着钱神有灵，县、府、道三处名儿高挂，早做了黉门中士子。入学谒圣之后，即在下处设酒，致谢用事等人，又将银子谢了裘屹。裘屹背地将银分与张煊，张煊亦将后手回钱分与裘屹，是不必说。其后各人备酒相贺。轮该张煊，张煊道：“每日饮酒，不过游山看戏，都属俗套，今日小弟寻个门户人家，乐乐如何？”都飙道：“日来正为考事匆忙，不及寻花问柳，心火旺极，正好去遭。但不知那一家有好粉头？”张煊道：“大相公只带着张煊走，总是两京十道。那一处烟花队里不熟？只随我去，包你趁心。”都飙不胜之喜，随张煊来到个去处。有《南乡子》为证：

小径隔红尘，寂寂湘帘昼掩门。歌笑声来香雾里，氤氲，酷似当年旧避秦。朱紫满檐楹，一滴秋波溜杀人。风漾柳丝丝万缕，牵情，燕子楼头日日春。

来此是一所有名妓馆，陈妈妈家里。原来陈妈妈早年在杭城接客，素与张煊识熟，便道：“呀！张大官，今日甚风儿吹得你来？恭

喜，恭喜，四位尊客请进拜茶。”都飙道：“热帮闲名不虚传也。”

四人坐下，陈婆动问来历，张煊答道：“此位相公，就是我杭城都绢的令孙，目今入泮在此。日昨因谒圣，朋友中闻你令爱大名，特来拜访，快请相见。”陈婆道：“不知都相公来到，一发多有得罪。只恐小女粗丑，不敢唐突潘郎。既蒙呼唤，当令拜贺。女儿，有客在此，快出来相见！”内应道：“我向说决不接客，甚么相见不相见！”陈婆道：“我儿，这不比俗客，正像你日常所说才貌兼全的都相公在此。”内又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可进来，备些答贽之礼。”张煊道：“妈妈，令爱怎么说？”陈婆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瞒你不得。老身自从杭州到此，便有几个粉头，都四散赎身去了，单单生得这个女儿，指望靠他过这下半世。谁知这个丫头极是作怪，虽然晓得些琴棋书画，好歹说不是知音不与弹；便有几分颜色，又说什么肯把文鸾配野鸳？以此蹉跎过了日子，定要拣个有才貌的才肯嫁他。张兄，你道我这门户人家，那个王孙公子肯来讨他？以此老身好生清淡哩！”都飙道：“如此说，想令爱必嫌小生是野鸳了？”陈婆连覆道：“岂有此理。大相公不听得小女说，要老身进去备些答贽之礼，然后出来？”都飙道：“小生也不及送得贽仪，如何就敢相请？造次间不及全备，先有白金二锭，聊作聘敬。”陈婆笑道：“老身不意中失言，倒蒙大相公厚赐。本当不受，恐辜大惠，暂领在此。待我妆扮女儿出来。”

盛子都按捺不住，先向门里窥觑。都飙骂道：“小猴子，姐姐受了我聘，须是我的婊子，谁许你来窥探！”子都道：“大官人便吃寡醋，却不道先有吴山，后有十庙。”张煊道：“盛一哥定要妻妾纲纪，须把《男后记》熟读才妙。”裘屹道：“也只须把令姑婆都院君作则也够了。”子都道：“岂不是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？”都飙道：“又不道所恶於前，毋以先后。”四人笑话间，陈妈妈引出女儿来。果然一貌如花，《南乡子》为证：

顾盼可倾城，一笑千金百媚生。蝉作鬟鬟鸦作髻，乌云映着庞儿玉琢成。不是薛灵芸，忒煞当年杨太真。若得琵琶横背上，昭君不道而今有后身。

与四人相见毕，分宾主坐下，都飙竟把一双眼睛看得个神都出了，便问道：“小娘子如此恭容，且擅诸技，岂非尘世之天仙乎？借问尊字？”答道：“奴家唤做青萍。”都飙道：“妙得紧！姐姐自甘清淡，真个是清贫。”裘屹道：“水萍之萍，不是贫穷之贫。”青萍道：“然也。”都飙道：“原来就是船也，怪得在萍水里相逢的。”裘屹、青萍忍不住一笑，连都飙也未解意。张煊随即帮衬道：“大相公饱学人，故意发此科诨。”都飙道：“老裘，今日若没张兄指引，那得到此境界？谁知我姻缘竟落於此！少刻妈妈到来，好歹在你身上，要你做个撮合山，

事成后，重重谢你。”张煊道：“也不要忘了我原媒的功绩。”盛子都道：“论梅根还是我栽得早哩。”陈婆捧茶出来，接应道：“三位莫争，还是我的化头好哩！”

众人笑吟吟的吃茶才完，早见酒肴已备，四人坐下。不及一巡，都飘频对裘屹灼眼，要他言及姻事。裘屹一味大嚼，那里记得？都飘忍耐不住，发话道：“老裘，你也只管吃酒吃食，适才与你说的一些不理，要你做甚么！”裘屹道：“只被嘎饭香甜，几回咽下肚去，再过一刻不提，将欲从肛门里出了。”陈婆道：“都相公与裘相公不知有甚机密事体，这等关会？”

裘屹道：“老妈妈，都相公不为别事，只因要求令爱亲事，今晚就要成亲。”陈婆暗想道：“适间这套言语，是我门户人家的旧规套子，不过是入门好看，谁知狗呆认为真话，连老张都不做声了。不免弄乔到底，赚他一块，有何不可？”便对裘屹道：“裘相公在上，既蒙都相公俯爱，颇遂小女之志，是三生之幸也；即老身晚年，亦有可托，又何乐而不从？但老身虽落烟花，小女实是完璞，有心皈正，必要永偕白首才妙。日前曾有几位乡宦客商，将千数聘金要求梳拢，老身只恐不终，所又不肯受聘。今都相公既要成亲，今晚恐难从命。”都飘悄地对裘屹道：“若说今晚不肯同衾，这火发烧死我也。老裘，快与我求恳！”裘屹道：“老呆，这不过启钱口气，你若今晚有钱，便是街前的花子，也就与他睡哩。”都飘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忙唤成华到馆，取了二百银子，交与裘屹。裘屹借个托盘，做一盘送与陈婆，道：“妈妈，这是都官人的聘礼，先请放下，日后之事，竟不须妈妈过虑。你的陪嫁，不必别物，只求今晚成就了他，便是你的大惠。”陈婆接了银子，那脸上的笑，就是大风吹在江心里，起了重重之浪，卷一层，又是一层的，道：“事虽如此，只觉太仓卒些。也罢，总则许了你，是你的妻子了，今晚任你行为，只不可把小女看做妓馆家风，这等容易上手。”忙叫长官买些纸马，青萍换件吉服，二人拜完天地，便入洞房。

张煊与盛子都同回下处安歇。裘屹问道：“老张，今日是你东道？不意中成就了都小一桩美事。正该开怀畅饮才是，为何见你颜面上不甚欢乐，是何意也？”张煊道：“讲不得，讲不得。我张煊从来不曾干错事情，今日走差了路也。”

不知却是为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□涉疑心暗鬼现真形

□□引首《圆觉经》 文殊章□

一切如来，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，清静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云何无明？善男子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。犹如迷人，四方易处，妄认四大，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，为自心相，譬彼病目，见空中华，及第二月。善男子，空实无华，病者妄执，由妄执故，非唯惑此；虚空自性，亦复迷彼。实华生处，由此妄有，转轮生死，故名无明，善男子，此无明者，非实有体，如梦中人，梦时非无，及至于醒，了无所得。如众空华，灭于虚空，不可说言，有定灭处。何以故，无生处故。一切众生，于无生中，妄见生灭。是故说名，转轮生死。

却说张煊因帮都飙去嫖，回来恨自己做错了事，裘屹忙忙地问道：“这是为些甚么缘故？你且说与我听。”只见张煊气忿忿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也不要埋怨着你，只是我自己不是了！本等条直请他吃杯酒也罢，甚么去寻姐妹？便姐妹也罢了，偏又寻这个光棍老狗，把个[入肉]过一千遭的丫头，充做含花梳枕。今日若不是我作东，我也说破他了。只因这点东翁之分，不好阻他两下高兴，故此只不做声。谁知你又着他的鬼，替他说合，如今成了这事，却怎么好？”裘屹道：“他自嫖，你我落得帮闲，干我甚事，倒来愁他！”张煊道：“你那里知道里边缘故！你我此来，难道是为着哺啜而来？实只望得他些银两，如今着了这路大魔，岂不立见空乏？你我将置身于何他？”裘屹顿足道：“正是！说得有理！只吃你忒奉承他过了火，不难，我有计策在此：你可晓得《绣儒记》内，乐道德劝嫖之意乎？道德本是个花面小人、帮闲等辈，初时哄他去嫖，后来怎生又去苦劝？也不过是怕他弄干囊橐，难于倚仗，故此发出那段议论来劝。明日早间，少不得我要去扶头。待我先去，就做了乐道德，你却后来，只把这一句言语挑动他；若还不听，然后放出那落得盗的手段来，岂不美哉！”张煊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三人巴得天明，即忙梳洗。裘屹先到陈婆门首。陈婆道：“都相公尚未起床，裘相公来得恁早。”裘屹道：“特将些少银两，欲求妈妈备酌，与我阿徒扶头。”陈婆欣然接银进内，唤道：“裘相公请见。”都飙道：“老裘来得太早，有甚计议？”裘屹道：“有一正事，趁妈妈、姐姐不在，特地奉劝：此间他乡外府，非比邻近街坊，况你争名夺利，更非小可。纵使问柳寻花，不过暂时消遣，倘若着意迷留，为害不浅。假如古来败国亡家，那有不因恋色坏事？贤弟昨宵所事，原是张兄赞

成，我也不好见阻，虽已事成，犹当速速撇下才好。岂不闻妈妈爱钞，今日有钱，足下是相公；明日无财，只怕做了咎喜员外哩！贤弟是聪明人，不须区区细说，望你早早离却此处还好。”都飘道：“老裘自坐馆以来，从没这番说话，莫不是子都教头？”

裘屹道：“子都更不比老张，更要你好。”张煊闯入道：“裘兄，为何说我的背？”裘屹道：“岂敢说你？只因劝大官人戒嫖，话中委实埋怨老兄几句。”张煊道：“既与大官人戒嫖，小弟何敢辞责？但大官人自有绳墨，兼有正事在迩，决不沉溺于此。”都飘道：“考事已完，还有什么正事？”张煊道：“连你们都忘了进这学为何，原说一则光辉门闾，二则在成员外前争气。趁此时新进生员，不回家下祭祖拜亲，更待何日？古人云：‘富贵不归故乡，如着锦衣夜行耳。’过了这几日，却不冷淡？”裘屹道：“是有理，连我也忘了。记得我当年马上游行，何等辉赫！至今无事存想一回，几多趣味。”都飘道：“怎忍撇了萍姐去！”裘屹道：“贤弟十分不舍，去了再来得的。”

都飘再三游衍，只耽搁得半个月日，却也费坏一块银子。苦被劝戒不过，只得辞了青萍，竟返临安旧路。不一日，已到北新关上。都飘先着热帮闲顾下马匹，又着盛子都唤了乐人，裘屹买绢，做下彩色旗帐，上写“一色杏花红，十里状元归。”去马如飞。

那日侵早，自从武林门内，直迎到忠清里、菜市桥、积善坊、官巷口，凡是旧时交往去处，无不迎遍。来到成员外门首，邻人俱道：“怎么到了家中，又不下马？”那知都飘正要自逞施为，那肯还认成珪为父？原来预先分付乐从人等，若到成家门首，越大吹大擂，另有赏物。那些人夫，岂不效力，真正齐整也。但见：

鼓乐喧天，笙歌动地。彩旗对对新鲜，夫役人人伶俐。白马罩红缨，却像赛神妆故事；乌巾笼白木，浑如演戏扮憨哥。不识认，人前羨是俏书生；颇晓得，背后指称精扯淡。总令通体肉麻，难免周身汗下。

那日就借张煊家住下。次日，小易牙、赛绵驹、詹直口、王炉等一齐来贺。都飘拜谒已完，就浼小易牙摆副荷席、宰副猪羊，送至自己坟上祭祖。管坟的李敬山贺道：“恭喜大官人入泮。怎不见令姑夫成员外来？闻得去岁大官人入继成宅，为何不相亲爱？”都飘道：“敬山，你那里晓得，我都氏门中生我这样一位大相公来，也是风水相生，祖宗有幸。那没福分的秃尾成珪，如何招得我起？去岁与他一言不合，我便离了他家，他不知怎的笑我没用。谁知我也自能置身于九霄，不致看他嘴脸，才是男儿所为，岂不是祖宗着力？今日特来致祭。也还小可今秋中了举人，来春中了进士，那时的李敬山，也大大有个好处哩。”李敬山道：“原来大官人不在成宅了，怪得佳城上树木

郁茂，颜色光彩，却应在大官人发贵之兆！”

都飘道：“敬山，你是善堪輿的，只看我这坟上，也不为十分大好，如何竟发个秀才？岂不是人杰地灵！”敬山道：“圣人的言语，自然不差。祭品已列，请陈奠。”

都飘拜毕，化了纸钱，即将三牲一副送与敬山，又与三钱银子，辞归不题。

都飘归来，大排筵宴，广接亲邻，惟有成珪夫妇置之不闻。却说成珪，终是个软弱的老儿胸襟，不曾复得都飘的仇恨，然此心也渐渐解释；况有翠苔处可以消遣，虽不敢擅动了龟头印记，也好肤面谈笑；更兼儿子长大，心事已足，竟把都飘置之度外。

惟都氏为这侄儿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心绪，只望他一团孝顺，谁知这个兽禽，一竟负心至此，岂不大失所望。都氏虽不埋怨，自心尽是难过，每遇出言，自是缩口，正是哑子吃黄连，总苦只好自己晓得。因此日日不乐，倒像染了些儿老病光景，时常发寒发热，心痛头疼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成员外来到周智家里。周智一见便道：“来得正好，正要着人来请。凑巧，凑巧。”成珪道：“有何勾当？”周智道：“一件没要紧的事，倒也要的。前日敝亲家荐个画师到来，姓金名全，表字千里。说他传真手段，十中到有十一厮像。小弟不好推却，只得延请在家。画得十来多日，虽是费些银子，且喜一幅三代图，果然画得簇像。今日画完，故此治酌酬他，正要接你相陪，所以说来得却好。”

成珪来到后厅，只见金千里将些果子引梦熊顽耍。金千里即忙施礼。通陈未完，梦熊将父亲一把拽住要抱，成珪抱了梦熊，金千里问道：“尊夫人不在此处，为何令郎肯在此间？”成珪把翠苔之事正说间，周智将真容展开与成珪看。成珪正要称赞，被梦熊将髭须揪住道：“爹爹，我也要！爹爹，我也要！”成珪道：“儿，你要些甚么？”梦熊道：“我见大哥哥请金先生画张人儿，红红绿绿好耍子，又画个叔叔，又画个婶婶，我们又不画，我又没得耍子。”成珪道：“儿，这是佛佛菩萨，与你耍不得的。”梦熊道：“我要佛佛！我要菩萨！”哭个不了，连酒也不得吃。无可奈何，金千里道：“官官不要哭，我也画一张与你。”便寻张纸，胡乱画个人像，抹些红绿，把与梦熊，才得住口。

适值周钟进来，道：“小顽皮，又诈些甚么？”梦熊道：“不希罕！只你们有爹娘画，我也有个爹爹画在这里。”众人不以为念，惟成珪口中不说，心下一则以喜，一则以苦，道：“我既有了孩儿，一般也学人要画，只为老乞婆心狠，却养在他人家里！”喉间止不住的酸咽。将欲要接金全回家，也画一幅，又恐妻子不允，不敢擅自出口；本待不

说，又恐明日去了，难得此便，踌躇未决。

看看酒阑，正欲起身，成珪已来相接。成珪作别出门，周智相送。成珪笑道：“适间看画，熊儿也要一张，你道这丑驴如何与他缠得清！”周智道：“你也原忒吝啬，如许年纪，也该有个庞儿。”成珪道：“连老弟也不知这段就里，岂不晓得我是夫人做主的？我待请他，倘是院君不肯，成何体面！好歹累你留他一日，明日必须定夺。”周智道：“若要画，莫说一日，便十日也留在此。”

成珪归家。次早问安之后，欲将此事说起，可奈托胆不过，却又不敢造次出口。正是足未进而趑趄，口将言而嗫嚅。都氏道：“每日问安毕即便走开，今日恋恋于此，敢又有甚么话讲？”成珪躬身道：“并无别说，只因昨日过周家，见个姓金的画工，一发十足手段，画的真容，俨然厮像。”都氏道：“像便像了，干你甚事？”成珪轻答道：“我也……”

都氏道：“甚么我也？说了半句，又衔半句。”成珪道：“我也欲得请他来画一幅，不知院君肯否？”都氏笑道：“呵呵，这事颇无干系，要画自画，也来对我饶舌。”成珪道：“既蒙相许，岂敢独画？毕竟要求院君同列一幅，庶几像个老夫老妻。”都氏道：“甚么老夫老妻，又没个尾巴赶苍蝇，徒然留副末代面皮在世，只好与小儿们戏耍、妇人们褙补衬纸，夹鞋样哩！”成珪道：“院君，不是这等说。你我若有子孙，不画倒也罢了；既没子孙，要些银子何用？落得费用些，留个形像，传在世间，使那等暴发人家，没祖宗供养的，拾去朝夕礼拜，岂不强似承继儿子？”都氏道：“这些小事，随你则个。”成珪得了这句，好似受了将令一般，一径赍了请帖，来见周智，道：“幸而老妻竟肯，特来相请。”金千里既受请帖，便辞了周家，来到成宅。

成珪随即备席洗尘，送下开手礼物，次日买了纸札颜料，请金千里后厅住下。金千里次日将颜色调和停妥，便请成老夫妻照样。成员外深衣幅巾，都院君艳妆时服，二人一排坐下。金千里看得仔细，提起笔来，把稿子一挥而就，便送与成珪道：“粗具草稿，乞员外一观，可相似否？”成珪赞道：“未施脂粉，便已俨然，画就时不知怎的厮像。院君请观一观。”都氏接来一看，沉吟道：“画倒果然画得好，但只一件，先生你又错了。”金千里道：“并无差错，便有些小未完处，原是稿子，尚未画就。”都氏道：“非也。未完之处，俱是些小关目；今错的，是座次，却是千古规则，不可草草混过。”金千里道：“院君又讲笑了，男左女右，古人通礼，安得错了座次？”都氏道：“先生终是古执君子，岂不闻事因世变，昔是今非。孔明求木牛流马之式，曾拜其妻；韩蕲得金山。一鼓之功，私谢其妇。总之，内助有功，应列夫君之左，岂可以区区旧例为法？先生莫管不合式，好歹替我另画

罢。”千里道：“员外意下若何？”成珪道：“老妻说得有理，敢不遵依？”金千里道：“女左男右，所差虽然不多，但恐后人见了，不知院君有勤劳之功，应列员外之左，倒说小生画的失了款式。我今有个愚见，画做行乐式样，员外走在前面，正是右首，院君随在后面，正是左首。又不失款，且不失座次，岂不两全其妙？”都氏应允。金千里另将幅绢，再整霜毫，重施脂粉，一挥又就，更觉相像，都氏不胜之喜。金千里道：“容已写就，只须布置颜色。不劳吩咐，二位请便。”成珪夫妇去后，金千里把五彩一一描摹，侧边画株乔松，松畔立块怪石，石下生几朵奇花，花外绕一派流水，水中飞一对翠羽鸟儿。身旁又立个随行的侍女，花颜玉貌，不费钱财的标致，一发画得可爱。

不上十来日，画得七八分的光景周智却来探望，瞧着画儿，便吃惊问道：“这侍女是谁着足下画的？”金千里道：“小弟信笔布置的。”

周智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这幅用不着也。”金千里忙问缘故，周智答道：“高山流水，凭你画些，独这侍女，说也说不得的。举世妇人妒的颇有，独独这位老娘，是个出类拔萃的醋海。你不知当年成员外和小弟到湖上游玩，成公不意中，买得一个泥塑的美人回家，只被院君打了三日三夜不得清洁。如今见此美女，你道可肯容否？先生，幸而未及他见，若是见了，莫说润笔钱不送，还要大大与你个没趣哩！”金千里道：“原来恁般狠醋！怪得日前画幅坐相，嫌是男左女右，大肆不乐，立地另改。小弟因无此理，只得画了行乐式样，少不得要些帮衬，旧规立个侍女，谁知又要见怪。不难，待我添些须鬓，改做小厮如何？”周智道：“不妥，不妥。那院君便是八十的老男，立在丈夫身旁，他也要起疑的。”金千里道：“有计了，何不竟把浓浓石青将这女儿抹煞，一发画做假山，岂不妙么？”周智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金千里随将青笔把侍女抹过，画一块峥峥怪石，更又好看。

另日工完，送与成珪。夫妇二人十分中意，治酒相谢，随即付与裱褙匠。不数日，裱完送来。成珪对妻子道：“画既裱成，付之尘箱何用？想日后没人供养，如今总则有的空厅，何不打，扫一间，备副香供，自己侍奉自己，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正合我意。”吩咐成茂，即将后园花厅扫洒洁净，置办黑漆香几一张、古铜炉台、花瓶一副、交椅立台等事，备设停当，将画挂在居中。成茂妻子日日添香换水，洒扫收刷。都氏每常独自来到厅里，闲玩片时，对画儿看一回，说一回，以为常事。

一日空闲，都氏又来到厅前散步，坐于假山石上，成茂妻子送杯茶来吃了。又坐半晌，想起初时，空手与丈夫创业之苦，今日如此受用，也不枉然，只恨没个儿女，是我一生不及人处。再想到都飘身

上，怎生看待他，怎生孝顺我？不觉心上一灰，便把眉头深锁，起身竟走。

不觉红日西沉，天色已暮，少不得打从厅前经过。忽听得耳边厢“嗖”的一响，只道是个鼠儿跳出，仔细看时，并无鼠迹，暗想道：“分明画儿边响动，终不然真容作怪？”便倚着香几，把画儿仔细观看。忽然旁边石青画的假山背后，隐隐似有一个女子面貌，看又无，不看又有。原来这画挂过薰蒸，颜色渐退，浓淡中露出旧时画的侍女形迹。都氏不知此故，早怀了一块鬼胎，记起当年曾在这园内假山背后打死翠苔一节。虽然翠苔未死，都氏其实未知，正是日间干下亏心事，半夜敲门，那得不吃惊？一阵怪风起，遍身毛孔皆竖。回身便欲走入，不知脚下被甚么藤蔓绊住的相似，一步也那移不动。忍不住回头看时，忽见一物，甚是骇人，但见：

黑洞洞拥出一团惨雾，乱昏昏披着万朵愁云。雪白面庞，锁两条乌溜溜眉尖；朱红口嘴，喷几缕碧澄澄磷火。遍体伤痕尚紫，旧时声息尤娇，句句道：“捉你阴司去！偿吾阳寿来！”

都氏知是翠苔魂到，急忙要走，两脚却像没了骨头的，撑立不起，只得尽力大叫，指望叫个人来搭救。偏梦魇一般，用力大叫，越叫不响，只得哀求恳拜，无所不至。刚要下跪，却被那鬼一把头发拖去，周身乱打。都氏抵敌不过，只叫：“饶命！”

适值成茂妻子掌盏灯来，接吃晚膳，正没寻处，忽见主母一手挽着交椅档儿，紧紧揪住自己头发，一手捏个空拳，挽转背上乱打，也不分青红皂白，在地骨骨碌碌乱滚。成茂妻不知就里，只道主母有甚气恼，连忙解劝，都氏盯着眼睛，掇起椅子，照头就打，口中白沫横流，只叫：“有鬼”，成茂妻方知是病，即尽力抱住，揪在椅上坐了，问道：“院君为何这等？”都氏牙关紧咬，挣道：“翠……翠……翠……”成茂妻道：“院君，翠些甚么？”都氏道：“……翠苔。”成茂妻道：“翠苔久已逃走，院君想他做甚？”都氏也不回覆，只把头点几点，眼睛已闭，小便直流，成茂妻心慌无措，高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你们快来，院君死了！”

成珪听见这句，忙来看时，惊做魂不附体。问其起根，只闻说“翠苔”二字。成珪道：“是了，且莫根究，快觅姜汤来灌。”成茂妻立时办到。灌将下去，渐渐苏醒。成珪再三叫问，都氏只像呆的相似，瞪着一双眼睛，骨碌碌的闲看。成珪随即求神拜佛，接医生，起易卦，连夜酌献，那里肯愈半些。一连半个来月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用，日也不安，夜也不睡，口中只叫“有鬼”，并不肯说鬼是何人。又道周身毒打不过，千夫人万奶奶的，一日讨饶到晚，总之心内还明，再不把翠苔事迹说出。成珪虽也有些领略，又不敢问起此事，落得把银钱费

用。那时病久人虚，耳反清亮，远远听见鼓乐之声，甚是聒噪，问丈夫道：“这鼓乐是迎甚么过？”成珪出来一看，原来迎秀才过，坐马的正是都飘，见他昂昂而过，眼梢也不把姑娘门前看一眼。成珪暗想道：“怪得许多产业，去收税时，俱说与他买了，原来卖这一桩银子，买个秀才做着！他也不认我做爹，我也不少你为子。这几时院君病重，没个心绪与你较量；过几时，少不得这秀才也还结果在我手里！院君病中，若说与他得知，岂不加其气恼？不如调个谎，暂时瞒过，待病痊后，说与未迟。”于是撮句谎话，回覆已了。

不期成茂妻子，一则不知就里，二则嘴尖舌快，竟把“都大叔进学迎过，不到我家”的话一一说完。都氏虽在病中，自恨身子不健，不能报此仇恨，正是虎瘦雄心在，人穷志气高，冤家结到头来，怎肯轻轻放过？免不得倾天震地官司，出死入生干系，下回便见。

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□夙孽报施乎地府

引首《饮中八仙歌》 杜子美作□

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汝阳三斗始朝天，道逢曲车口流涎。恨不移封向酒泉，左相日兴费万钱。饮如长鲸吸百川，衔杯乐圣称避贤。宗之潇洒美少年，举觞白眼望青天。皎如玉树临风前，苏晋长斋绣佛前。醉中往往爱逃禅，李白一斗诗百篇。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。

自称臣是酒中仙，张旭三杯草圣传。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谈雄辩惊四筵。

却说都院君自从见鬼，染下心虚病症，凡有一毫响动，便叫“有鬼”。那时听得鼓乐喧天，成茂妻不知世务，竟把都飘进学一事说了。原来都氏这病，半因都飘气成，今又进学施为，不来探望，已是十分恼恨；更兼丈夫又不从实说知，一发转添抑郁，暗想道：“咳！我尚未死，他便如此瞒我！明欺卧病在床，不能动弹！”便欲挣扎起来，发些言语。未曾抬头，早已晕倒，翠苔魂灵又是照头打来。千思万想，委实发泄不出，只得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谁知与他做了一世冤对，毕竟管顾不了。自今一死之后，他决乎另寻了妻房，把我撇在脑后，只可惜挣下许多财产首饰，竟付与他人享用，不若尽行取出，一火焚过，倒也放心。”便唤丈夫吩咐道：“可将我一应衣衫首饰，尽行收拾出来。”成珪道：“院君，搬出何用？你的儿子又不来，女儿又不至，将欲分割与谁？”都氏两泪交流，回覆不出，喉间“□”的一响，那点怨恨念头，直从顶门里飞将出去，悠悠荡荡，竟也不知直到那一方去了。

成珪慌了手脚，忙将汤水来灌，牙关已是紧闭，身上尽已冰冷，只有口眼不闭，心头未寒，不像真正死的。因此不敢殓殓，一连两昼夜，动也未动。成珪欲将翠苔、梦熊接回，周智道：“不可。吾闻坚执之人，此心至死不变。院君与三娘子生时不睦，死后岂肯相容？况梦熊千金之躯，以今忙忙之际，家下六神不安，归来设有不虞，复将谁咎？索性事完之后，唤归未迟。”成珪以此放下念头，不题。

且说都氏这点灵光，结就一块怨愤之气，随风驾雾，渺渺茫茫的，直透上九霄天外，变作一片乌云，直逼兜率天顶。那日正是太白星在于西天门巡视，忽见这道怪云从下方直冲起来，仔细一看，知是牛女分野之地所生，暗想道：“此云来得跷蹊，必主下方有何怪异。”看看逼近帝座，不奏恐有罪累，于是忙整朝衣，来到太微玉清宫中。适值玉帝临朝，众臣顶礼毕，张天师道：“众官有事，就此宣奏，

无事退班。”太白出班，山呼拜舞道：“巡视西天门臣，李长庚谨启陛下：适见中方世界，女牛分野之地，有黑气一道，上冲天顶，将逼帝座，不知主何妖恶？谨奏陛下，乞审其详。”玉帝传旨道：“快宣文昌星，代朕看来，果系是何妖孽，的确奏闻。”

文昌得旨，即忙骑上白骡，天聋前导，地哑后随，朱衣掌科甲之案，魁星携点额之笔，驾起祥云，霎时已到西天门外。站在高阜去处，瞪目一看，便已识出其中之故。转身回奏道：“臣蒙玉旨，来到西天门外，果见黑气一团，甚是凶勇。初时不知何怪，以臣愚见推之，黑色属阴，而气则生于暴戾，以阴人而有暴戾之气，其人必多泼悍。占之，当是妒妇气也。虽无大害，而下方男子受其荼毒者，亦不浅鲜，因宜急剿，以苏群黎。”玉帝道：“妇人妒性，何代无之？故朕设官之意，特封介子推之妹于太原，为妒女神，至今崇立庙貌，受享血食，亦专为收摄天下之妒气而然也。今其不守乃职，而使妒妇逞其施为，主妒官罪当何如？快着功曹，宣取介妹到来。”

功曹得旨，跨上云骢，一瞬间引了介妹奏道：“介妹现在朝门，不敢擅入。”玉帝道：“召来见朕。”介妹舞蹈山呼，拜伏在地。玉帝问道：“朕设官之意，各有所司，封卿统驭妒妇。今者妒气犯于朕座，卿有何说？”介妹道：“臣蒙圣恩，谬寄妒司之职，匪不兢兢业业，以圣德宣化女流。可奈世妇人顽，酿成积弊，欺夫者视为故套，柔顺者反曰无能；且彼夫婿每每乐从，不诉于臣，臣亦无人责理。况臣受天之命，而任臣者，陛下也；及其奉臣之教而应化者，人主也。奈唐之武后，过臣之庙，妄听书生之见，将臣莫之略顾，臣既不敢加殃。后人以为无灵，又安可复行教化，宣威于妇女哉？以是雌风日甚。即臣之职，将为他人所有，臣亦无以自辩，谨候黜逐而已。”玉帝道：“闻卿所言，甚觉恳切悲楚，是能守职而力不足者。今当赦尔无罪，急去收此恶气，复司旧职。”介妹道：“臣之力薄，止可疗些小之妖魔。今其气能干于天庭。必系积妒大敌。臣不才，难以独任，乞宣张道陵同往，倩彼法力广大，庶可保全无咎。”玉帝准奏。

张道陵辞道：“臣既食天之禄，理宜不避汤火。但降别妖、斩别怪，是臣专门，而疗妒一事，实难承旨。忆臣居家之时，山后有登天之梯、步云之履，而能朝近龙颜，暮亲妻室者，赖有此也。不期亦被泼悍之妻，怪臣来往难稽，私将二宝打破，致臣不能如前之便，臣亦莫之敢禁。若奉明旨，能不丧师？谨以实衷上辞以闻。”玉帝笑道：“卿既不去，复荐何人？”天师道：“他人柔善，俱不可去，独有雷部之中邓天君最猛，若得他去，便可奏功。”玉帝准奏。

邓天君得旨，便把两扇肉翅，连飞带翥，笑吟吟地道：“今日玉旨宣俺，必又有甚么乱臣贼子，作成老邓燥脾也。左右，快与俺发起雷

来。”众雷神拥着邓爷，来到玉帝前跪下。玉帝道：“中界有一妒妇，逞其暴戾之气，上干天威。朕赫斯怒，卿宜即往击之。”邓天君得旨，暗想道：“邓老子从来只会打狠人，打恶人，那妒妇只系女流，柔柔懦懦的，教我怎生一锤打得下去？况且浑家霍闪娘又要护局，如何处之？”只得回奏道：“臣蒙差遣，不敢有违。但臣瞻视之力，全仗妻子霍闪娘前导。今彼另有下情，急欲一奏。”玉帝道：“宣来见朕。”霍闪婆把手中电光放下，拜舞奏道：“臣妾闻天帝好生，恒以慈悲为念。微臣执役，亦以方便为门，乱臣贼子，固宜疾除；怨女悍夫，尤当体察。妇人戾气冲天，必是受夫凌逼，陛下即行诛戮，似听一面情词。臣非曲护女流，谨以公言上奏。夫虽为妇之天，妇亦是夫之地，地无天未至暴露，天无地必于欹倾。既称并体之交，岂有尊卑之别？况男儿出外，妄接妄交，女流居内，惟贞惟一男儿出外，恣其脍炙之先尝，女流居内，咽其糟糠而未饱；男儿惟色欲之自娱，女流有胎产之艰险。计其忧乐，男不过什一，女何啻百千？今陛下遣臣遽诛是妇，不惟失天帝好生之初心，将必扫尽天下之阴气，而使孤阳不生，乾坤倒置，复为混蒙之世界矣！臣不辞万死，谨奏上闻。”玉帝默然不语。正在两难之际，班中突出一位仙官，但见：

□□不着绯袍不带冠，长髯伟貌自翩翩；
歪梳云髻双垂耳，斜挂霞衣半露肩。
常带笑容缘口阔，脱离烦恼为心闲；
蟠桃会上曾相见，却是琼林赤脚仙。

尔时赤脚大仙轻挥麈尾，呵呵的出班奏道：“陛下顾欲以无上之至尊，而为社令执役乎？”超仙入道：“陛下之事也；摄魄勾魂，冥司之事耳。陛下遑遑然必欲为彼祛除，得无以天堂改为地狱哉？”玉帝敛容躬身道：“若非大仙玄诲，朕亦几乎盲聩矣。快着功曹，传向冥王得知，着彼勘明奏覆。”即刻退朝。

再说十殿王官，闻知天使到来，即摆香案，迎入殿内。开读毕，天使仍跨云骢飞空而去。十王即着值日判官写下牌面。原该是一殿楚江大王行事。楚江提起朱笔，把牌批了日期，限押读道：

一为钦遵明旨事：奉玉旨诏示，中界女牛分野，有妒气上干帝座，理合祛除等因，为此仰役查访的确，系何悍妇，即时绑解来司，以凭审奏。毋违。

右牌仰无常磷仵

皇宋 年 月 日押，限至 日销

磷仵领下牌票，即同诸鬼使等驾阵阴云，一齐来到女牛分野之域，望着黑气，已是临安地面。寻了当坊土地社令，问道：“此处黑气所出之家，不知姓甚名谁？我等奉玉旨来拿这人，烦该方社令指示，

以便捉拿。”土地将手中拄杖指道：“那家姓成名珪，吁气的就是其妻都氏。”众鬼卒得了实信，一齐来到成珪家里。原奉玉旨头行，那家堂圣众、门丞户尉，那一个敢来拦阻？竟拥到都氏床前，不由分诉，竟把臂膊粗细的铁索，照头一套，拽了就跑。钢叉护送，铁鞭频打，前拖后赶，那许少停！成珪守了数日，忽见断气，即忙举哀，三日后殓殓，不须细说。

都氏随众人，渺渺茫茫，行走间，脚下颇酸，口中大渴，欲要暂停，那里能够？四围又没人家，那得茶水入口？只好两泪交流，千言哀告。磷忤只是乱打乱喝，一些也不松放。内中一个鬼卒道：“这是玉帝钦犯，不比本主执行，倒要温存他些才好。倘是途中辛苦，弄得个半二不三，倒要自己抵罪。”磷忤道：“前面就是孟阿奶门首，送这妇人讨杯茶吃去。”都氏听得不胜之喜。

磷忤带到厅前，只见一位白头妈妈，笑吟吟的掇杯浓茶出来。都氏连忙拜受，一气饮下，眼见得如醉如痴，竟把生平之事一一说出道：

“妇人本姓都，四德三从一例无。作事多勤俭，管家颇善图。二八花颜多美貌，嫁得成珪柔顺夫。从来不识为妻礼，打骂儿郎性格粗。莫言抓破脸，几度拔残须。表情巴掌原裁竹，示辱鞭鞘不似蒲。灯台作笞杖，马盖代流徒。不由亲蠢婢，那许近痴奴？出门应受三皈戒，入户还凭百忍书。欲行尤踟躅，欲语尚咨诹。恐愆香期宁忍饿，钻谋侧室假游湖。归来尽把丫头卖，空费□□佐[巾甫]。恐渠有外色，龟首用印图。娶来实女为伊妾，那管家门后嗣无。侍婢藏春意，忙书绝命符。只因假印私情露，官棒临街非不辜。新增多礼法，条律颇如炉。正遂些儿愿，悠然赴冥都。一生积聚他人得，枕伴从今忘却奴。满腔郁塞气，飘渺上云衢。既干天神怒，何辞冥帝诛。自甘永作轮回堕，引领刀山斩寸肤。”

原来地府中，若个个要用刑法取供，一日阎罗也是难做，亏杀最妙是这盂婆汤。俗话：孟婆汤，又非酒醴又非浆，好人吃了醺醺醉，恶人吃了乱颠狂。怪不得都氏正渴之际，只这一碗饮下，也不用夹棍拶子，竟把一生事迹兜底道出。孟婆婆一一录完，做下一纸供状，发放磷忤，带送十殿案下。

那时楚江大王见磷忤将女犯带到，即在森罗殿中摆列公座，击起会众鼓。少时十王俱到，依次坐下。皂隶排衙，书门叩头，然后取上原牌，并孟婆婆处供状，各各观看。

都氏跪在埃心，举目无亲，身不由己，心下才悔道：“原来那些王侯鬼判，口口声声，只恨我欺夫罪大，到今日教我怎生悔得！”十王之中，看了供状，也有掀髯大笑的，也有拍案大叫的，也有睁目恨骂

的，独有五殿阎罗天子开口道：“夫乃妇之天，汝既为人妇，理应善事其夫。自既无子，亦当以宗祀为重，曲与周全，娶置婢妾，以候天命之万一。如何不惟不虑后嗣，且把丈夫欺压至此！是怎么说？”都氏道：“大王息怒，容奴细禀：念欺夫原非妇人本心，其来自有所渐。妇人适夫，原有尊敬之意；丈夫娶妇，每多宠爱之心。宠爱既久，恭敬已阑，乘其可侮之隙，试开打骂之端。打骂既久，视为故套，片言之触，奴岂肯容？些事之挫，奴安能已？此则糟糠中豢就之沉疴也。今而稍觉富饶，原系奴家协力，便欲娶妾，佯言求子，实是弃奴。奴念积蓄苦辛，一旦为他人享用，即如我田彼种，我马彼骑。试使大王当之，或肯与否？”

酆都拍案大怒道：“好长舌！好利口！怪得悍戾之气，直能上干天顶，只问你，娶妻不要帮助营家，要娶妻子何用？今得富饶，便道全仗尔之帮助，应受尔之制伏；若或贫窘，尔复谓夫无能，越发恣情欺侮。总之，苏秦之妻、买臣之妇，俱是尔辈一流，吾不能细诛历代之妖妻，只把你煎熬，做个样子。”叫鬼卒：“与我拽下，剥去衣裤，先打八十板！”鬼卒一声喊处，把都氏剥做赤条条的，一五一十，打得鲜血迸流。都氏好生痛苦，几番晕去复苏。

鬼卒报打完，酆都叫日记判官，吩咐道：“且把都氏种种他样罪恶，暂且放过一边，只将他日逐打骂丈夫等事，细算明白，开册上来。”判官应诺，即时搬出一担多陈年帐蒲放在当殿，又换一个算手一个书手，只把欺夫一项，登时开算明白，钉成一册送上。酆都读道：

日记判官某人，今将犯妇都氏，在生于某年月日，欺夫案牘开算于后：

一算得大小骂詈抵触、强辩花言、虚捏调谎，共计一百万九千六百七十八句半。

一轻重拳篋棍杖、鞭拍踢打，共计七十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下零。

一零星诬陷凌制，大小计五百七十四件。

酆都问判官道：“打骂之说，吾已悉知。但其下数内，亦如钱粮账目零半，何也？”判官道：“启大王，冥司日记之例，原以出口朗詈朗骂者算为一句；其形之于面庞，未发于口角者，算为半句。今积数之，该有半零。即打亦以出手下拍者，不论轻重，每拍算为一下，其形于势，未经拍下者，算为半下，今积数之，亦有半零。但诸色平交人等，止于一复一，惟臣之于君，子之于父母，弟子之于师长，媳妇之于舅姑，妻妾之于夫主，每骂一句，法当倍打一下，每打一下，法当倍刷一刀。”酆都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就把该倍数目科清上来。”判官又把算子一拨，开道：

一算得骂若干句，该倍打若干下，作百次打。

一算得打若干下，该倍刷若干刀，作十次刷。

一零星等事，不敢擅定刑法，惟王上裁。

酆都道：“怎么叫做零星等事？”判官禀道：“即如揪耳、拔须、顶台、罚跪、抓肤、搯脸、摘腮、咬鼻等事，总而谓之零星。如陷夫枉受官棒，谓之诬陷，如焚香防刻、打印关防，谓之凌制。凡此种种，既无定律，以是不敢擅拟。”酆都道：“原来这恶妇，一竟竭尽人间苛法以制其夫，我何惜竭尽地狱苛刑以粉其骨！”叫鬼卒：“笞刷两条，且剩来日后销算。只将零碎一项，尽把地狱所有种种极刑，一一与那恶妇受用些！”

众鬼卒各有所司，一声喝处，两旁齐齐的摩拳擦掌。都氏无言，只得承受。可怜娇养佳人，竟作死囚形景。但见：

熟铜夹棍捎麻绳，夹碎金莲小脚跟；浑铁拶横春笋指，断骨零皮鲜血淋。

紧紧脑箍加额上，时作包头狭一棱；两眼睛珠齐突出，百般剧话便招承。金钩扎出澜斑舌，两乳尖头坠石瓶；烧得铁靴红似火，穿来因有绣鞋名。熬就沸油千百石，锡龙缠体灌其身；另烧小小金刚钻，直插横锥透骨疼。两旁牙齿齐敲落，指甲将钳拔落根；高称两手周围打，又名龙女拜观音。上悬足胫下坠石，别号姜公钓渭滨；四足平牵背负石，蜘蛛织网捉苍蝇。绑在柱旁齐力锯，肉浆骨屑落纷纷；四肢细细将来锉，撩上刀头直透心。更有恶蛇争啖食，满天飞舞尽饥鹰；少时锅内油花沸，一叉推入火光生。骨酥肉化惟余发，竹器撩来复又蒸；烧尽五毛并百骨，蛭盆落处百虫侵。豁肠刷腹寻常事，尚有当年炮烙刑；谩言笞杖徒流绞，暂系深深十八层。

俗话说：“阎罗王的工夫，原是空的。”果然十殿冥司，人人不忙，既不饮食，又不烦恼，直看都氏受这数日刑法，竟不起身。孽风过处，都氏又复了原体。十王吩咐第一十八层阿鼻地狱鬼卒带去收管。不题。

十王计议定罪，俱各相逊，不肯擅自动笔。酆都道：“我等不须谦逊，何不竟把本犯罪款，分为十题，各阉一事，即撰判语一首，同复玉音，有何不可？”十王依议，即使分阉。

一殿楚江大王，阉得焚香限时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乃成珪之发妻也，生而暴戾，矫诈夙成，不曰妇道当闲，惟谓妻纲宜整。欺夫压主，模范百端。而乃以博山之器，妄焚龙脑以作规；遐岛之香，僭拟鸡筹而限刻。使其夫足才出户，便生如箭之归心；身未入门，先祖受篋之老臂。诸凡制肘，些事络头，不容寸步之悠游，几斩满门之血食。尤为不遂，吁气触天，不正典刑，律法何预！

二殿秦广大王，阍得湖中诋触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六旬无子，犹然虎据其夫，不容娶妾，罪已盈矣；复嗔劝勉之言，大肆喷唾之悍，甚至盘中之馔，俱为饰面之脂；席下之珍，尽作染衣之色。丈夫之供虐宜矣，他人之受欺何哉？西湖水仙，奏牒非谬，掌嘴犹辜，拔舌斯快。

三殿宋帝大王，阍得尽卖奴婢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因湖中之劝，妒意转猖，乃尽货其伏役之婢，使卢仝兴叹，苦无赤脚丫环；居易拥愁，为乏纤腰歌妓。然卖婢之情固轻，而绝嗣之法实重。

当劓其鼻，以彰无奴。

四殿五关大王，阍得食啗臂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妒心已甚，暴戾极深。其夫有燃眉之忧，而伤梁武之□□希疗妒也。岂氏鹄性善猜，猩灵知往，察夫所志，愈炽毒肠。顾乃肆其爪牙，张其威武。拟鳄鱼之吞，不惧韩公之牒；效贪狼之噬，岂防猎者之诛。夫甘折臂，氏已快心。曲肱之枕既难，锉骨之刑未免。罪逾邾后，报等樊[须]女]。

五殿酆都大王，阍得设印龟头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制夫多术，超出群姬。浪蘖雀文，妄施龟首，其毒算亦已甚矣！尔且以关防多密，使夫君必正立执绥。吾独恨造思刻深，着鬼卒须严加鞭拷。罪与假印同科，报以畜生偕类。

六殿变成大王，阍得伪娶实女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老淫忘耻，惟识独槽，不曰后嗣所关，惟以前桩是务。强从劝勉，伪纳石田。纵使后稷再生，虞王复世，亦无以施其耕耨之力。嫌夫空费钱财，枉耽岁月，已遂袖手之观，更得旁观之乐，尔计谐矣，吾怒剧焉！当剜其五脏，磔其百骸，为有心术者之鉴戒云。

七殿泰山府君，阍得毒打翠苔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因夫有旁掠之嫌，即将侍婢翠苔立时打死，尚使成茂馱抛江中。其忍心昧理，不亦甚乎？若夫贾女之香，当罪韩生之窃玉；羌胡之适，岂干蔡琰之投桃？即文君私奔，亦无鸩革之罪；而戚氏蒙恩，竟罹人彘之惨耶？翠苔虽未至死，都氏毒意已彰。合行梟示，以警世风。

八殿平等大王，阍得诬夫受拷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以鼠雀之愤，而肆虺蝎之毒，力工长舌，巧弄虚脾，致盲吏得以徇情，而懦夫因之破胆，陷于狼狈，波及无辜。自谓鹦鹉能言，将拟丹山之凤矣；不知蜘蛛虽巧，能知冥府之网哉？当年真快意，今日莫心焦，试历刀山之美景，再尝苦海之良宵。

九殿都市大王，阉得伪设礼数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梟顽绝俗，獍悍出尘，是宇宙间一妒魁也。且欲祖述前俦，垂传后世，妄效周公之制礼，辙同萧相之兴条。私创百言，僭窃无惮。废弛举世之妻纲，大乱人寰之法纪。非设礼，是越礼也；而制律，实犯律焉，宜防矫作之端，用蹈镒锋之锐。

十殿转轮大王，阉得画争座事：

一勘得都氏，悉忘女体，自谓至尊。藐夫若三尺之童；视己如九重之帝。恶条盈贯，难以具陈。

即画图细事，必专左僭于夫；而昭穆大纲，直欲肇更于汝。汝之初心，既巍然矣；吾之妙用，不慊尔乎？宜变为牯牛，使肥大其体，为兽中之壮长云。

十道判语，齐齐写出，众鬼判击节称颂，两廊各殿、牛头马面都道：“磨折得有趣，判断得无私。即便过街老鼠被擒，人人称快；咬人恶犬遭诛，家家受惠。”

也不知这虔婆，还出得地狱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波斯闶招救难□都氏带罪受经

引首《夷门歌》 王摩诘□

七雄雄雌犹未分，攻城杀将何纷纷；秦兵益围邯鄲急，魏王不救平原君。公子为嬴停驷马，执辔逾恭意愈下；亥为屠肆鼓刀人，嬴乃夷门抱关者。非但慷慨献良谋，意气兼将身命酬；向风刎头送公子，七十老翁何所求。

却说都氏受下诸般刑法，暂系阿鼻狱中，十王做成招语，将欲回覆玉旨，不能尽述。

再说波斯达那尊者，从至地狱，已指一魂托生成家，其余二魂仍在普度院中。终日与地藏菩萨讲经论道，协济狱中孽鬼。却见在狱诸鬼痛楚伶仃，好生不忍。一日，对地藏道：“弟子得蒙提挈，宣扬救拔之典，每见诸大孽鬼罪极深重，永世难离地狱，愚实不忍。不知有何见识，可以平地尽化为莲台，以释彼莫赦之魂魄否？”地藏道：“尊者之言，正是老衲之本意，无奈世人自投罗网，去一来十。虽积狱中，久久尤可解脱。惟世之妒妇，各王俱所深怪。故凡妒妇入狱，不论轻重罪犯，决不行赦，即天人阿修罗亦不垂悯。以是狱中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只见增来，不见减去，反是大患去处。”波斯道：“想必妒妇公案，必是执行官苛求刻画，做成铁笔招眼，使无可松之处，以致如此么？”地藏道：“非也。此事虽属十王拟罪，其供招俱系孟婆经手，故凡案卷，皆存孟婆处执掌，亦是慈王松放女流之微意，奈彼罪犯真当，叫孟婆亦难护局。”波斯道：“既如此，弟子就造孟婆，借他案卷一观，倘有可松之处，方便一二，有何不可？”地藏允诺，即差两个童子，引着波斯尊者，来到孟婆公署。

孟婆婆欣然出迎。叙礼毕，问及来意，波斯就把借观之事说知。孟婆道：“尊者有意于此，本当罄历代之事以备一观；奈俱经查盘，封入刑曹库内，一时不便发出。近有新来数桩，俱已审结，尊者不嫌，请先一览。”孟婆唤女侍送将出来。波斯读道：

一起绝后事

祖宗告

审得范氏，青楼之贱妓也，以笼络之术，而适富商祝希汤。盖以四旬之妇，而匹三十之男，婚制固已舛矣。既而老妇事夫，焉能有嗣？正宜任夫另述侧室，乃复慳然，逞独据之悍。希汤不敢抗违，甘作无男之鬼；范氏肆情凌虐，俨然自立为尊。堂堂者堵已被羈拦，冥冥中奚容漏网？依律变猴，仍为丐者，斩尾牵弄。希汤自行不端，致为妻侮，亦变雄犬，使交媾时，甘为雌者舔阴。

一起轻捐丧制事 记曹首

审得刘氏，夫丧未几，恸哭颇哀。其兄□，恐致过痛，示以其夫狎宠之图，氏竟卒然罢戚，尽废丧仪。

虽云堕落术中，胡乃嚚漓益甚，心坚金石者固如是乎？况夫已故，何必再酸？今日如是，他时可知。当系阿鼻之中，候变山中之鹿。兄[王真]，陷人不义，律所当诛，姑念爱妹之衷，但减阳寿一纪。

又一起不死不了事

自告

审得汪氏，因夫五旬无子，不便却亲族劝勉之言，虽许娶妾，终非愿也。既将荐枕，曰：“必自吾室而达。”彼曰：“吾弗忍也。必自吾床而达。”彼复曰：“吾弗忍也，必自吾身而达。”彼又曰：“吾终莫之忍也。”乃自缢。噫，此贤妇之为乎？抑妒妇之为乎？总之斯情难弃，即均派又何如；些事不舒，乃捐生而若是，树祸匪轻，遗体犹重，谩稽视其夫君，已见蔑然其父母。宜就黑暗之狱，以惩浅窄之衷，仍变狸猫，彻宵咆吼。

一起活弑夫命事 被害夫燕然告

审得屠氏，窥夫将有远行，谓必恋他乡花草。乃醉以仪狄之狂药，挥其郢氏之锐斤，诱至阴门，断其阳物。独不曰夫无前件，即在舍总是徒然；况复捐生，与离家又何分别？彝伦罄丧，祭祀斩然，虽云愚妇之庸谋，实系妒婆之毒算，罪恶既盈，天人共愤，戮诛不足以快心。阴谴务期而啖肉，锉作尘末，贬为醋虫。夫燕然肉具既无，情□可悯，转世为富贵阉宦，慰其无聊之思。□

一起虎餐四命，斩绝后裔事 贾克同乳母婴儿连名告

审得郭氏，残酷之巨悍也，其吕氏之后身乎？乳母代看他儿，惟求儿喜为荣；亲父抚弄己子，岂虑妇嫌甚密。衅端既兆，祸隙由生。直以列缺之鞭。等蒲樗而博戏；胥公之拍，同檀板以消闲。彼姝者子，宛其死矣。是孽也，已属弥天；而氏也，奚容再犯！一门寂寂，四命嗷嗷，纵令万剐其躯，未泄半分之恨，永世变牛，人民均啖，二乳母、二婴孩，皆终非命，亦系前愆。其夫贾克，岂不知瓜李之侧，当防整纳之嫌；而可以荆棘之丛，逞其爱儿之癖？虽无问鼎之意，实系种祸之[□化]。前罪姑饶，后尤莫贷，绝门不足为惩，转回亦是难免。

按：贾克妻郭氏，生子甫一岁，而倩乳母抚之。克与儿调笑，是乳母所抱时也。郭疑，乃杖杀乳母；儿觅母，郭复怒杀己子，后又生一子，亦如前调笑，郭又杀其母，儿因无乳而卒，竟绝后。

一起希图媒孽事 记曹首

审得王真，患病经年，赖媳颜氏，躬事汤药，实再世之赵姬也。真病稍愈，每赞乃媳之贤。其妻刁氏，以禽兽之襟怀，妄拟夫、媳之有奸。乃衣夫之衣，冠夫之冠，饰以风月之言，润以温存之色，往探诸媳曰：“当此美景良宵，能不念往日之绸缪乎？”颜氏洁比□□，心坚金石。一旦鬪舅行之若此，乃愕然而损舅之宠，归诉父家，从容而缢。呜呼！管蔡流言，未免自身之祸；伏波遭陷，能掩身后之名哉？故颜氏之缢也，流芳百世，尤当证佛果而生天；刁氏之正典刑也，遗臭万年，且永落轮回而堕地，何自蹈于狂悖耶？当以千钧之石，压于本犯之右臂，历万劫而不赦，使后人见之，曰：女旁有石，妒字之谓欤？

一起忤旨欺夫事 记曹首

审得柳氏，虎据帟房，鲸吞侧室，以上赐之二姝，且施毒膏而秃其发，吼声闻于九重。上以宽宏，赐鸩而诫。氏且遽然忤旨，宁受鸩而不屈。噫！其五伦者其若是乎？罚鞅不加惩治，冥王岂肯徇私？夫任环羊柔，怯敌龟缩不伸，毫无男子之纲，大失人臣之体，贬为粪蛆，为甘污者所戒。

按：唐兵部尚书任环，太宗赐二艳妃。妻柳氏，以毒膏烂其发，秃尽。太宗赐金瓶云：“饮之立死。不妒不须饮。”柳氏拜敕曰：“与其多嬖，诚不如死，乞饮尽。”太宗谓环曰：“人不畏死，卿其奈何？”二女令别宅安置。

一起陷夫臃糗事 记曹首

审得王导，弄璋未卜，广备小星，苦遭发妻曹氏，总非与众乐乐者也，咆哮[口舌]喉，不日无之。徒使佳人避狄，同孟母之三迁；夫子去□掌列生之六辔。

短辕不进，长麈无功，一宵之爱可除，九锡之谄难受。陷夫臃糗，咎可谁归？罚为荒岭之孤，猿以警绣帟之独皂。

按：王导妻曹氏甚妒，导憚之，乃密置众妾于别馆。曹氏知而将往。导恐被辱，遽命驾，犹恨不进，乃自以所执麈尾柄驱其牛。司徒蔡謨闻之，戏导曰：“朝廷欲加公九锡。”导逊谢。謨曰：“不闻他物，惟有短辕犍车、长柄麈尾。”导大惭。都人以为笑谈。

一起风流未尽事 小青告

审得冯二、苟氏，一系村鄙贱夫，一系器顽蠢妇。以蕞尔之铜臭，得糟餐溺饮于人世者幸矣。乃妄想青娥，浪挥白镩，娶小青于广陵，陷为侧室。当想福分无多，日夕烧香拜礼，少忤平生之侥幸，尤恨迟耳，岂得反肆驴肝，轻锻凤翥，使接輿有德衰之叹，明妃无返汉之期！苟氏因之，得以大张妒檄，广树雌旌，揉碎娇花之瓣，削残方竹之棱，焚诗毁像，凌烁百般彼裊裊者，已灰飞矣，吾昭昭者，能烟

灭哉？首以苟氏，去其“亻”而傍“犛”，从以冯二，增其“虑”而减“ㄣ”。小青天命不辰，有才无偶，既列散仙，勿生怨望。

一起咒咀诬害事 关帝移文

审得俞氏，五旬无嗣，发白尚淫，不以夫妻为合律之娶，而曰：“我爱岂他人可分？”视庄氏等眼中的屑，昼夜欺凌；祷神前若浸润之，潜夫妻并毙。关帝鞠得其情，乃烛咒咀之悍，铸思极毒，陷害最深，不尽抽肠拔舌之条，难泄枉言诬妄之罪。

其夫尤弘远、妾庄氏，被诬既死，日久难于返魂，当以未终之寿，准来世之算云。

一起上干天帝事 奉旨

勘得妒妇都氏云云，招稿凡十道，俱系本犯罪由。具见前回，不及备录。

波斯尊者看着前十段审语，叹道：“原来罪正情当，怎么怪得阎罗刑法？”又看到后十段判语，大惊道：“原来都院君亦在其内，果然受此果报！偏又奉旨捉拿，必难松放。想我当年曾受他许多恩爱，从无一毫酬答，他今罹此苦恼，正宜为他解分。”连忙将各案交还孟婆，一气来到普度院，见地藏道：“弟子今日又患下一桩孽病也。往昔都大娘子，原系妒婆领袖，弟子谅他亦难脱此苦厄，岂期今已果然。但不知为何又奉玉旨捉拿，判语俱已做就，只待覆旨处决？我想此妇待夫虽薄，待弟子极其隆重，迄今落难，安忍不救？惟虑绵力无多，不能提拔，反重其罪。倘教主肯看薄面，发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为弟子救此孽魂，何幸如之！”

地藏道：“此是区区分内之事，何劳相求？奈众妇行诸恶事于闺阁之中，人君之所不闻，官吏之所莫治，实系人人漏网，个个脱钩。今当阳寿终时来此地府，自然该与一一填还，方可为人世报应。使不肖者亦可寒心颤胆，少佐治化之所不及，正是圣人爱人的去处。若竟以一味慈悲，将有罪者即便放去，那等恶人，岂不更加僭妄？是反重其罪也。故如来不革地狱之严刑，正为不肖者所累耳。

今尊者眷属，罪既确然，即使受些苦楚，不为无辜。若要老衲向阎罗前讨个方便，不惟地狱中无此规格，即玉旨亦难挽矣。”

波斯见地藏推阻，便流泪道：“人生于世，谁不有犯罪之处？可怜做了女身，又多了一桩妒罪。原来佛祖更不垂怜，冥王又且深恨，直把弱质娇娃，尝遍严刑毒打，永沉狱底，不能再得人身，好可怜也！咳，我那都院君呵，只因你娶我到家，又增你数条罪款，兀的不是我害你也！”言毕，不觉号啕大哭。

地藏慈心一举，也觉悲咽起来，道：“原来尊者恁般多情。不是我不肯效力，只因其中有个缘故：如此间众犯之中，亦有诸凡不孝不

悌、不忠不信、无礼无义、妄行不端、生男育女，种种罪果，俱蒙阿难尊者将各项梵语、真言、经文、书卷，设为忏悔之科，演作瑜伽之教，使其眷属或遇亡魂三朝、七七、百日、周年，为之宣佛教，忏悔愆尤，以是俱能解脱。惟此妒妇，实系法重情轻，阿难原未列入诸忏之内，是以不蒙佛力之遮庇。吾亦每阅其招，不无痛恨，每原其情，亦觉可怜。今尊者且不须啼哭，好歹待我入定之际，往西天极乐国土顶礼佛祖，道此妒婆之苦，以求超拔之经，使后之妇女，免此苦恼。也要看如来肯否若何，再作计议。”波斯回嗔作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若得教主如此用情，不惟一都氏沐其恩也。”

地藏就向禅床上，合眼趺跏而坐。少时，一道灵光，从泥丸宫而出，竟往西天进发，已到极乐国土。诸大罗刹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又与众诸天阿修罗、五百罗汉、三千诸佛俱相见毕。只见两旁那些鸚鵡、孔雀共鸣等鸟，俱若欢忭之状，也各相唤一声。地藏转入大殿，适值如来就坐设法，地藏合掌恭敬道：“弟子幽冥教主、慈悲地藏王菩萨，顶礼我佛如来莲座下。”如来答拜道：“教主在冥府之中，道行虽隆，不能尽为超拔，犹未当证位菩提，今日到来，何以教我？”地藏道：“弟子始发洪愿，原期度尽众生，以四部洲统为西土，方证菩提。但诸孽鬼已蒙阿难尊者，设科演教，屡屡俱获超生；惟尘世妒妇，屡撻重罪，渐积狱中，多于太仓之粟。而永远不能解脱者，皆因我佛视彼情轻，似无大罪，故未与彼设立经忏。试思此项孽魂，沉于狱中，如石之坠海，永劫不睹天日。乞如来发大慈悲，为彼另设忏法，非弟子之幸，实众女魂之幸也，乞怜而允之。”如来道：“吾自设教以来，以大智慧力，设下经卷，何啻十万余言。即唐之三藏，奉人主之旨，来求吾经，吾亦不吝，付彼数百余卷。亦可谓括尽天地间之事业也，何得复缺此项？”地藏道：“蒙如来所赐三藏之经，皆因世人福薄，彼于半途中，已为白龟所沉，存者不过百中之一。此举世之共知也。若法教中有是经典，弟子何敢誑渎？”如来道：“教主有此善念，我当会集诸大弟子，即日登坛，演成妙义，令韦驮尊天，赍呈玉帝，然后发至地府。尔当遍授人间，使彼妇女之流，或在生，或已死，讽诵百千万卷，以免是厄。即其子，即其夫，不忍其母、妻子受苦，但能延请僧伽，代诵百卷，亦可免其母、妻地狱之苦。尔且先回，吾当即兴斯举。”

地藏依旨，回到地府，安慰波斯尊者，整备接旨，不在话下。

那如来果然与众弟子演成一册经卷，名为《妙法怕婆尊经》，内中单说妻子不可凌轹丈夫之事，并将报应一一录于其内。当时地府治妒，原无定刑，故此阎王得以徇情用法，如目今诸妒罪，考俱有条律，原来从这《怕婆经》里得来，十王谁敢不遵？闲话休题。

再说如来经卷既成，正欲差人赍呈玉帝会议，忽有一位星官到来。那星官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赤羽攒成甲冑，丹砂嵌就兜鍪。面如薰枣足如钩，饮啄频伸长[月豆]。日府金乌是友，山梁雌雉为俦。身膺五德猛纠纠，二十八星中昂宿。

原来这便是二十八宿中第一十八位昂日鸡星官，连飞带翥、短啸长啼的来到佛前，躬身跪下，不敢仰视，只是磕头。

如来道：“尔是何方将佐，有何得罪天庭，得无欲求解释么？”昂星道：“弟子乃西方昂宿。因有家丑，不忍外扬，已见怒于天庭，无由释免，特恳佛力浩大，欲求一救。”如来道：“既要救解，何不将备细说与我听？”

昂宿几番不好出口，见如来再三催促，只得红着两脸答道：“弟子有妻平氏，向来泼悍，已见载于《周书》矣。不期于十数年前，因与弟子不谐，便背我逃落下方，投作人间之妇，是为都氏是也。只因旧性不改，又造下嫉妒之罪，甚至上干天威。

我王大怒，转敕酆都，捕捉治罪，今已入于地府，谅来正是受刑时候，我想劣妻在天之时，虽只看待弟子器薄，其背夫逃走，已属可恨；但念一夜夫妻，尚有百年恩爱，何况与弟子伉俪不止一朝。今而落薄，安忍坐视？若向玉帝前上言，又恐貽笑于朋党，复又取责于天曹。特来求我佛爷方便，谅不相却。”如来道：“怪得幽冥教主来说，狱中妒魂最多，原来尔妻亦在其内。我已撰下一卷《怕婆尊经》，正要着人送呈玉帝会议，却好尔来，可即带去，呈过玉帝，便赍入地府，尔妻必蒙提拔也。”

昂宿不胜之喜，即赍了《怕婆经》，辞了如来，早至兜率天顶，朝见玉帝，以所赍经卷呈上，并将佛意一通送与玉帝。帝命文曲星官展开封面，读其略曰：

流行教化，虽以纪律为先；抚育黎民，宜以慈悲为本。狱中诸鬼，俱可超生；世上妒婆，永沦苦海。据地藏辞称等因，实为可悯。特以一贯之道，演作三乘之义，名曰《怕婆尊经》，使造孽终生，得因兹而解脱，云云。

玉帝问道：“原来是法王以经典示朕，为何着尔赍来？”昂宿星道：“臣不敢隐讳。前者妒气上冲，原系臣妻平氏思凡，背臣逃落人间，托为都氏。其性仍悍不改，以致冒渎天庭，已蒙发下地府究治。臣甚不忍，特恳如来解释。适值如来演成此经，正欲上呈陛下，因便着臣赍来，并非钻刺等弊。”玉帝笑道：“你这扁毛畜生，只因你是个怕婆星，以致如来作此《怕婆经》。人间怕婆的总也是你扁毛一类。且站开。”昂宿退班。

又一员上前拜舞道：“地府修文郎臣颜渊，奉阎罗命，有短章一通，谨奏陛下。”文曲星宣其略曰：

怀忠怀义，每成佛而成仙；行恶行凶，必受刑而受罪。犯妇都氏，孽如猬集，复将妒气，妄触太清。谨细录其罪由，并公拟其施报。缘其阳寿未终，尚未付之畜类，谨将判语十道上奏。候裁。

玉帝看毕，道：“也是他生来造化，讨得如来分上。只可惜太便宜他。”便举笔批道：

都氏罪繇，擢发莫数。适如来有怕婆之经，而着昂宿赍来，似欲为本犯告赦耳。既其阳寿未终，当使赍经还阳，广宣妙义，将功赎罪。完日仍归昂宿为妻。

钦此。

昂宿如此消息，不胜之喜。颜修文得了批回，即日拜辞帝阙，来到地府，将玉帝批旨送与十王。十王见如来奏疏，内有地藏辞称等因，即差鬼卒迎接地藏。地藏与波斯一同来到，见如来经卷并玉皇批旨，二人不胜之喜。十王亦不知这段缘故，正叫做天上落的手段。十王即唤司狱判官取出都氏。都氏浑身打烂。这番只道又该[此〔卯〕]，大大吃了一吓。带到殿前，波斯不好相认，都氏也不认得。其余十王，各怒骂道：“这恶妇，原来就是昂日星官的妻子！若无教主慈悲，代求经典，这恶妇何时出得狱门？但恐今日轻轻放回，妒性仍旧不改。”叫鬼卒：“可将恶妇脊梁上那条妒筋抽出，免他贻祸人间。”波斯又慌对地藏道：“有心玉帝都饶了，免他抽筋罢。”地藏道：“与其还阳而复妒，只当仍置畜类中。这着亦不可少。”鬼卒一齐下手，从尾上把筋一抽，却像拽线傀儡相似，百骸俱动，都氏不胜痛苦。

地藏、波斯好生不忍，侧目而视。十王喝声叫醒，即时动弹起来，跪在阶前。酆都道：“恶妇，今番还敢嫉妒么？”都氏道：“爷爷把妇人妒筋抽出，如今连妇人也不知妒为何物了，岂敢有再妒之理？”酆都道：“你若不妒，我当放汝还阳，广场如来法宝，将功赎罪；若仍旧不改，那时休想再饶！”叫鬼判请过《怕婆尊经》，交与都氏，选两名精细鬼卒，押还阳世。

都氏闻言，十分欢喜，也不拜谢，起身竟走。未及出得鬼门关外，心下忽然记起一事，忙叫：“鬼卒哥，还要转去，讨个信息。”鬼卒依言带转。阎王道：“妇人为何又转来？”都氏道：“妇人蒙各位大王释放之恩，另有一事，并求慈悲。”王问何事，都氏答道：“妇人只因打死侍婢翠苔，以致频频索命，倒于台下。今虽蒙历遍诸刑，并不曾与翠苔魂儿面质一番，若到阳间，岂不仍来索命？特告大王，既肯垂怜，将妇人放得，何不一并将翠苔也还了魂，妇人甘心让他为妻，并不敢再行嫉妒。”十王相顾各笑道：“抽筋之效一至此乎？”酆都

道：“既肯让他为妻，不可食言，我已预先放他还魂了。快走！”

都氏放心，同两个解子仍离鬼窟，渺渺茫茫，来到一个去处，隐隐闻得哭泣之声。都氏正待回头，却被两个鬼卒尽力一推。都氏和身跌下，不知到了甚么去处，四围更无亮光，一味黑天墨地。都氏摸一摸，但见团团俱有墙壁。少时渐觉气闷，心中慌道：“阎王有心放我，难道又赚我落了黑暗地狱？想来不当耍处。”只得将手中经卷放过一边，把双手脚擂鼓相似乱蹬乱踢。

原来那时正是七七之期，该当发引，却遇众亲友拜别祭奠之际，忽闻棺中发动，众人惊得个个走散，连成珪也惊呆了。周智猜道：“列位不要慌，想必院君丢放不下，还魂转来，未可知也。”成珪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虽然天色寒冷，经今四十九日，焉得不烂？”

周智道：“不然，大凡执性之人，不论为着酒色财气，死后俱作僵尸，便是十年也不腐烂。

院君向来性格不凡，决也做了僵尸。老兄不信，你只打开来看。”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且饶了我的老命。现今都飘在此寻闹，口口声声要告夺家产，他若闻得开棺见尸一事，活了不必说，倘若不活，岂不受他刁诈！”周智道：“老兄，怕不得许多，内中响动，此时不救，更待何时？”飞身跑到厨下，夺了一把劈柴斧子，努力便把棺木来劈。成珪与周文、周武俱来拦阻，那当得周智手起斧落，把棺木砍碎一块；就将斧刃一撬，棺盖划然已起。才把棺盖揭开，都氏睁眼喘息着道：“闷杀我也！这是甚么所在？”

成珪初时不敢近前，见是果然活了，才来问道：“你还真活假活？”都氏道：“我也原不曾死，便到阎罗跟前，一般也过日子，只差没有你们相陪。”成珪忙将都氏扶到床上坐了，声声感谢周智。送丧亲友与那抬柩吹手等人，喧嚷嚷嚷，竟把做新文传说。成珪即将翠苔母子仍旧送到周家躲避，才敢问及地狱光景。都氏把自己受刑、吃打、抽筋等情俱不说出，只胡乱将那光景说些。言及临放之时，道：“我又几乎忘了，我带得一件土仪到来，乃是阎罗老子亲手送与我的。想在棺材里，快与我寻来。”成珪笑道：“还魂也奇了，还有甚么相送！”半信不信，将棺中一看，果然见有一个黄布包袱。成珪连忙打开，只见是个绢面册页，上有一行字道：

此经名为《妙法怕婆尊经》。奉如来金旨、玉帝尊旨给付本犯，赍至阳间。如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母或妻或己身，恐因嫉妒之罪而陷于地狱者，能延请僧尼讽诵百千万卷，既可解离苦恼。如在堂母、妻，亦可消除疾厄，益寿延年，无量功德。

成珪道：“原来是卷《怕婆经》！经中说，若犯妒罪，诵此经即能解脱，又可消除疾厄。想来院君能还魂者，皆赖此经之力。明日当广

延僧众，讽诵此经，保佑院君还花复旧。”都氏道：“阎君原着我广行于世，将功折罪。可速唤雕刻匠刊板，普施人间。要紧！要紧！”成珪依言，次日即请南北两山僧众共二十四人，单单只念《怕婆尊经》。众长老从不曾见此经典，念至地府施报等品，无不称扬颂德，众女眷听的，无不寒心股栗。

果然都院君病体从此日逐减来，看看复旧，成珪十分快乐。劈空见都氏讨起翠苔姐来，不知放出怎生一番滑辣手段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□都氏闾堂拜谢

引首《菜根谈》 洪应明作□

谢豹覆面，犹自知愧；唐鼠易肠，犹自知悔，盖愧悔二字，乃吾人去恶迁善之门、起死回生之路也。人若无此念头，便是既死之寒灰，已枯之槁木矣，何生机之有！

却说都氏自从还魂之后，家下广延僧众，讽诵《怕婆尊经》，果然病体消除，渐渐如旧，因此连日酬神还愿，请客饮酒。一日酒散后，独周员外进内相谢，都氏留住道：“老身有句话，问我拙夫，他却仍旧畏我，不肯实说，特留员外在此，问个端的。老身蒙开棺起死之恩，员外便是生我的父母一般，百事瞒你不得。前番不容老官娶妾，实是老身不是，我也自知其罪，就是娶的熊二娘子，委实是个实女儿，也是老身主意。从嫁翠苔，因与拙夫有染，实是老身在假山后亲手活活打死，复着成茂抛在江中。前月独看行乐图，忽见翠苔鬼魂，得下病症，及至地府受些刑法，也是不枉，只还不曾偿得翠苔之命。后蒙阎王放还，老身惟恐转来又被翠苔索命，不为长便，因此与阎王讨个的实道：‘妇人既可还魂，妇人有个侍婢翠苔，求大王一并释放了他，同到阳世，情愿让为正妻。’那阎王老子道：‘你只不可食言，他已还魂多时了。’我想阎王必不诳言，你们定须知道，若寻得翠苔到来，也完了我这点怕鬼念头。不然，心中只是恍恍惚惚，时时似见他光景，此病终久不能痊愈。员外若肯用情，何不与我一个下落？”成珪自忖道：“这话来得跷蹊，周君达不露本相才妙。”便声也不敢做，只光双眼瞧着周智。周智笑道：“院君既把他抛在江中，焉得又肯还魂？莫听阎老子调谎。”都氏又唤成茂根究，成茂那敢应允。

周智想道：“我量他这番还魂定然知些因果，或者改过自新也不可知。梦熊母子在我家中，终非长便，不及就此机会，说与缘故，到也使得。且待我探他虚实，再行计议。”便作色道：“院君是重生之人，已历地府世务，量来不须老朽细道。翠苔一事，原是老朽主行，如今院君要知其详，我也不惧虎威，说与你听：当年成茂驮出，老朽江口救回，赎药调理，原不曾死，但因院君怪他，所以不敢说知。其后另择门楣，嫁与个契友为妾，现今生下一个儿子，已五岁了，十分伶俐，且是好在那边。院君向来所见，只是疑心所使。若肯早把今日之言说出，待我携他一见，或者不着鬼也不见得。如今既要会他不难，只要你赔个不是，我便好去接他。”都氏道：“得他再会，莫说一个不是，便要我拜他一百拜，替他做丫头，也是甘心。只是可惜嫁了他人，若肯回赎，便费百金我也情愿。”周智道：“院君，你若果有真

心，岂有不可赎回之理？只把银子兑来，明日我包得还你一个翠苔；只是你不要还思量打他就是了。”

谁知都氏果系真心，也不与周智分辩，一竟走到解库中，兑下百余银子递与周智，福上几福，道：“要叔叔替我赎他回来，千万！千万！”周智暗笑道：“我本打探之言，他便兑出银两，想他醋意果然没了，且待我收下再处。”便应道：“晓得了。”一溜风走回家，与何院君说知。何氏笑道：“难道果有此意？这样，是成伯伯老运到了！”

连忙说与翠苔得知，翠苔半疑半信，也只得随周智施设。

次日，同何氏来到成家。未曾到门，都氏已先出来，殷勤迎接。及进内厅，何院君对都氏致意，万福方了，翠苔正欲上前对都氏下拜，只见都氏慌忙的一把挈起，声也不做，仔仔细细的看上一回，道：“我儿，你今日还是身子来，还是魂灵来？”翠苔道：“奴家那得魂灵来？”都氏道：“不要调谎，前番只被你魂儿日日下顾，打得我十生九死，好不利害！今日你怎么还是活的哩？”何氏道：“这原是院君该受磨折，自己色迷迷，疑中之鬼，翠姐姐怎来打你？”都氏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真个是翠苔姐了？你且坐下，待我拜你一百拜，你竟做妻，掌管家中事务，我愿做妾，理料厨灶事体罢了。”翠苔笑道：“只愿院君容奴在家，仍供斯役也尽够了，怎敢说这样话？”都氏却似风魔的相似，倒身只拜，也不由分辩，竟把身旁锁匙、账目，尽行交与翠苔。翠苔既不肯受，都氏又不肯歇，何氏又劝不住，三人搅个一团，不得清楚。翠苔再要推让，都氏哭道：“何院君，你休拽我，我是阎王面前说过的，‘若得姐姐还魂，情愿让为正妻。’这是决不食言的！想我当年，也不知甚么意思，得罪了姐姐，量你也不怪我。只是你自从离我了家，嫁与那一家去？教我好生放你不下！”翠苔道：“奴家八字低微，在院君处，只好与老员外有些私情；及至再嫁，那人又与老员外无异，只没有院君般一个主母，以是奴家每常也好生放院君不下。”

成珪对妻子道：“他还生得一个与我无二的儿子，院君还未见哩。”周智道：“我正领在此间，要与院君讨果子吃哩。”便唤：“梦熊快来！”只见梦熊先已妆扮齐整，及来到都氏跟前，朗声唤句：“亲娘！”，纳头便拜。但见：

俊秀自天成，粉脸朱唇骨格清。步履轩昂相度好聪明，释氏宣尼亲抱临。鹰隼出风尘，独步骅骝谁与争？笑语闲谈浑似父，而今，有子如斯堪称心。

都氏将梦熊抱在手中，心下十分钦羨，忽然放声大哭众人不知为些什么，再三相劝，问其缘故。都氏拭泪呜咽道：“老身也不哭无食无衣，也不哭少长少短，只因见这孩儿与我丈夫甚是厮像，以是忍不住的啼哭。”周智道：“便像员外，哭他怎的？”都氏道：“翠姐姐在我家

中，我却有眼如盲，作贱了他，如今他倒生得这般一个俊秀儿子，我却至今没有。虽然此儿与老儿相像，我老儿怎生讨得这样一个？我想，就是连夜娶与老儿，也生不出这样长大的儿子了。总只是老身的不是，害了我丈夫也！害了成氏宗祖也！教我怎生的不苦杀也！”呜呜咽咽的，又哭个不住。

成珪道：“那年院君不打死他，或者生得一个也不可期。今日虽然哭泣，已无及矣，不如且耐性罢。”都氏道：“老官也不要埋怨我了，我自无尾，总不足惜，只可怜害你绝后。我若后遭死了，把我千万不可埋葬，只抛在荒郊之外，使鸦鹊食我五脏，狗彘食我骨肉，使街坊上人家妇女把我唾骂一声，说这是恶妇的榜样、末代的招牌，也把你出了一口气罢。”周智道：“院君何必出此怨言，但能改了旧性，自责自悔，自然天神保佑，定须教你有后。倘若你果然实心爱此子，也非难事，儿母尚且赎得回来，儿子有甚求谋不至？只须再兑百金，做老周着与他爷老子说知，一发承继与院君为子，有何不妙？”都氏又哭道：“说起‘承继’二字，真教我好苦也！如今方省得他人儿女，贴肉不牢。只那天杀的都瓢，我再要怎生看待他？临去时反把我两老打上一顿。冷布袋夫妻，待他颇也不薄，岂不知我病中，足迹也不望我一望。承继一事，员外再休题了！”周智笑道：“院君果然再不承继了，我也不管闲事。”就指着梦熊道：“如今我便送他做了你的亲儿罢，你且自己收管，赎娘的银子一发送还你了。”都氏道：“员外，他如何做得我的亲子？赎娘的银子不收，莫不是不准赎么？”

周智未及回报，只见成珪道：“此子虽出翠苔腹中，实系拙夫亲手造下，岂不就是老娘亲子一般？翠苔原未曾嫁，又何须赎得？”都氏大喜道：“我起初也猜着八九分了，原来实是老官骨血，怪得面庞厮像。谢天谢地，老官有后代了！快把根由说与我一听。”何氏便上前，把成茂驼出等因，直说到生子之事，一一说上一遍。都氏道：“原来世上有你们这一班好人，实是罕有！不亏瞒过我这老贱，怎有今日？想来只我是个花脸，其实惭愧。早知这样，我也没个面目还魂了。如今有个主意在此：多亏列位扶持，完我一家骨肉，容我一一拜谢，少伸衔结之报。”掇把椅子，先请周智坐下，倒身拜道：“都氏生而愚顽，不奉母仪，首蒙员外湖中开示之恩，老身反多冒渎，当受老身一拜；全活翠姐之命，使我熊儿有母，不绝成氏之祭祀，亦当受老身一拜；抚育熊儿，使我丈夫有子，当受一拜；蒙劝丈夫，不去削发为僧，使老身家中有托，当受一拜；老身与丈夫相殴之时，致累员外淘气，又当受老身一拜；结末破棺救命，不避罪名，再生之恩，更当受我一拜。即此六事，恩德如天，莫可补报。有赎翠姐这主银子，仍当送与员外，聊作湿草垂缰之报，乞员外笑而纳之。”周智道：“员外、院君有子，

于老朽亦万事足矣，何必报之以财帛。但却之不恭，当暂领院君之财，为院君做件好事尔。”

另日，周智尽将这项银两，付与刻板匠人，印造《怕婆经》数百卷，施舍于世。有偈为证：

稽首能悟真实法，离诸分别及戏论。欲令世间出酸苦，无言说中言说者。一切异道之所作，不能破于诸怕想。彼难怕想金刚断，故我归心此法门。诸句义中秘密义，世间智慧莫能测。有能开喻我群生，彼菩萨中自敬礼。喻如七宝施俗僧，诵经未必果受福。

又如谈说诸宣淫，只博人间器薄讥。若能受持此经咒，福德胜彼千万倍。不惟部洲莫讥者，即身酸疼必消除。故我今为功德施，略述兹经中大义。愿彼怕婆诸眷属，及酸魔中诸大魁。闻我开说妙沙门，一切痴心俱灭没。从今见闻与受持，照真明了心无碍，无碍真心了明照，西方极乐怕婆国。

周员外刊经印布于世，后来得福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都氏又拽住何氏，拜道：“多蒙院君赞襄之功，亦当受老身一拜。另有粗绢十端，聊充衣裹，少酬内助之劳。”何氏辞之不已，只得受了。都氏再拽丈夫拜道：“吞声忍气，皆赖贤夫海量包容。多亏你不避干系，生儿于荆棘之中，使老妻有子，当受老身一拜。”成珪即忙跪下道：“院君若拜，教拙夫行甚么礼？两免罢了。”都氏道：“也没甚么相赠，只把向日家法缴过，也只当两免罢。”再拽翠苔道：“还要拜你几拜，不亏你生得孩儿，教我那得现成做娘？”

翠苔道：“这也不是奴家之功，若无成茂哥哥活命之恩，焉能得有今日？”都氏道：“不是你提起，几乎又忘了。成茂快来！”都氏也拜道：“若没你这重生的磨勒，再世的陈琳，那得个一家团圆？白银四十两，与你做本钱，连你身契一发收了，今后只管小官罢。”成茂将银拜而受之，身契断不敢收。众人再三劝说，然后收下。

合家大小，俱有赏赐。成珪教梦熊拜了大母，都氏满心欢喜，忙向妆奁内寻出赤金镯子、拳大珍珠、首饰玉器，与梦熊穿戴。另设筵席，款待众人，吃得人人尽兴，个个满怀。正是：酒落欢肠，谁不酩酊。

未及席散，主管报道：“外边有客到来，说有紧急事体，特请员外接待。”正是青天白日，猛可里起阵乌云，又不知落下怎么一天雨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□许知府政声堪谱

引首《结客少年场》 迂王作□

结客少年场，少年何所好？不爱身居白玉堂，但愿手平衣冠盗。朝携侪伴出都门，晚过易水何灏灏；悲悲易水古风颓，行行江南更可哀。风景江南何其美，人心江南强半死；且约心知饮月明，起看吴钩发上指。抽身不知何处去，须臾归提人须掷堂署；笑指金樽尚未寒，垂斟琥珀月中语。一饮数斗莫嫌多，明日相逢无定处；回看宝剑闪如银，可惜今宵仅诛一个人。

不说成员外饮酒间见的那人姓甚名谁。且说都白木自从秀州进学，归杭辉赫一回。也是运道彩凑，刚遇姑娘病重时候，成珪无暇告理，却被他全算而归。只因秀州有了这条钓肠的线索，住不数月，即回秀州，另赁所房屋，移至街坊，妆做良家行径。可奈妓馆家风，到底不知省俭，一般要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自古道：“家无生活计，不怕斗量金。”钱财想已用完，别无生发之计，刚剩得小使成华，又作了来兴勾当，将次清淡，不须细说。

那张煊向来帮着都白木的闲，手头甚是充足，口头也是肥腻，不合奉承过火，寻了个青萍与他，将自己饭碗打破，心下好生翻悔，几番要诱他回杭，并无机会。那日忽闻成家死了院君，讣书上挂出“哀子成梦熊泣血稽顙拜”，张煊便与众兄弟道：“老成霁空那得有这儿子？”那时詹直口应声道：“这段缘故，除了区区，鬼也不晓得。”便将都氏娶熊二娘带过翠苔等事，说上一遍。张煊道：“这样讲来，都白木倒没指望了？”赛绵驹道：“有甚么底谱？若到前途，费些口舌，天下事谁料得来？”小易牙道：“自从都大住落秀州，我们好生清淡。不若趁此机会，哄他上来，劝他打场闹热官司，大家活动如何？”张煊道：“正合我意。只是没人下去通知。”盛子都道：“小弟愿往，不须半个人陪。”张煊道：“小猴子，你又想狗咬骨头，空咽涎唾。”子都道：“大兄说那里话？自古道：朋友妻，不可嬉。况区区嫡真一个鲁男子，岂会做张珙勾当？便是他肯不顾，我也断不高攀。”张煊道：“不必假道学，你且去遭。”

子都得差，好生快乐。刚搭识得个福州贩椒客人，赚得几两银子、一套衣服。次日买些盒礼，径往秀州。恰好都飙在家纳闷，正是无聊之际，见着盛子都到来，即忙迎接。子都见过青萍母子，然后把成宅之事一一说知。都飙拍掌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吉人天相，信不诬也。小弟这两日手头甚是乏钞，恰好遇着这个机会，岂不是天从人愿！怕甚么梦脓梦血，娘子，快打点归家，才是我和你安身去处

哩！”青萍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也省逐日费心。”陈婆道：“我说大官不是久贫之人，还是我见得到么。”都飙皱眉道：“虽不久贫，只此时乏钱使用，明日就该起身，一些盘费也无，如何是好？”子都便于袖口摸出条红绫汗巾，递与都飙道：“小弟颇有，任兄用度。”都飙道：“一发难得，足见厚情。”打开一看，约有十来多两，先拣几块碎银，自往市上买办接风酒食。青萍母子相陪。

盛子都坐下，各人说些闲话。子都渐有轻狂态度，青萍也便厮浑。原来娼家性格到底轻薄，这几时见都飙身旁无钞，便有个再抱琵琶过别舟之意。瞧见盛子都身边有银，古人说：“鸩儿爱钞”，不必说陈妈妈先插科了，况子都虽是老小官，庞儿终比都飙好些，却又应了“姐儿爱俏”一句。半晌间便有无无数相怜相惜、相挑相逗之意，甚至子都挨近身旁，勾肩搭臂，青萍亦不相阻，陈婆故意走开，两人连连写了几个“吕”字，就把知心话说。正说到热闹去处，都飙已回，食品罗列，四人吃个不亦乐乎。

次日正待起程，青萍忽然患病，不能起床，原来是盛子都设下的缓兵之计，二人得便中一味干事，不须细说。一直挨过个把来月，子都禽得尽心爽快，青萍的“病”已愈了，才议回杭之事。

四人来到杭城，竟投张煊家住下。

众朋友齐来探望。都飙将所事说起。众人各逞己谋，有的要告，有的要打，纷纷不一。张煊道：“列位不可乱言，自古道：‘事未行，机先露，到底无成。’大官人若要事妥，必须经官；但经官必先起衅。何不先央亲友试说一番，倘然允诺，十分之喜；或者闭门不纳，再动干戈，未为迟也。众兄弟先露圭角，岂不为人所制？”都飙道：“终是法家口气，讲得有理。”

即辞众人，来到周智家里。回覆不在，又转过熊阴阳家，定要老熊去说。熊阴阳推辞不脱，只得应允。来到成珪家里，恰好遇着宴客。熊老见有酒客，欲待不说，又被成老只管问其来意，只得竟把都飙事体说上一番。成珪也把妻子因而气死，幸喜还魂之事告诉一遍。熊阴阳见口风不允，也不吃酒，竟自归家。成珪将此事说与妻子并周智得知，计议告状。

次日熊老回覆都飙，都飙即浣裘屹写张状子，次日来到府前。成珪也欲进状，约同周智偕往。小使走了三番五次，周智只是不来。成珪等得性急，自己去唤，恰好半途相遇。

成珪道：“向来只你燥健，为何也迟钝了？等得我好心焦。”周智道：“非我来迟，只因脱出一桩小事，正要与你听。原来成华逃走，果是都令侄唆去的。如今又把来卖在秀州一个傅乡宦家里，他道拘束不过，只得逃了回来。早间先到我家，诉出情由，思量仍旧服役，并

说令侄买秀才之事，一发详悉。我想已去之人，不该复用：但今兴讼之际，正是用人之秋，若行苦肉计，用他作证，断送令侄前程，更觉容易。”成珪道：“这倒一发凑巧。快唤他来！”

周智带了成华来见院君。

成珪已将周智所言说与都氏，都氏也道有理。成华见主翁夫妇，只是叩头，俱推都瓢之谋。都氏道：“若论你情，本当不复收用，但你既来不收，是诛顺纵逆也。我今适欲与禽兽相持出状告他，务要剥他衣巾。前马爷缉获牌内，原有你名，如今先把你送去，做个巴臂。若得事妥，将功折罪；若应允不得，也莫怪我不收。”成华哭道：“小人自知没理，只道还有快活去处，谁知除却这里，一时难过。蒙院君、员外放舍狗命，不加惩治，小人即粉骨，亦难补报，区区官事，敢不尽心？”成珪道：“既如此，同到府前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才是关节。”

于是把条绳，将成华缚了，来到府前，寻冯是虚。刚做得一纸状子，恰好都瓢也在头门上，衣帽齐楚，踱来踱去。成华指道：“员外，这手中拿白纸的，不是大官人？”成珪道：“原来这禽兽先来告我！我却白裙系腰，蓬头跣足，他到衣冠齐楚，妆出生员行径。”正是恩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；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。抢上一步，放出老力，揪住就打，连声叫屈。成华正是怀恨之际，兼献入门之功，挥动大拳尽力奉承。热帮闲那班，一个个缩头吐舌，远远站开去了。都瓢打得发极，也连声叫起屈来。

却好三声梆绝，知府许召升堂。衙门开处，皂隶正要排衙，那里呼喝得住？许知府喝声：“拿来！”皂隶竟把一干人结进。跪在阶下，一个叫“殴辱生员”，一个道“盗财杀命”。知府道：“官长跟前，有事且须告理，为何这等喊叫？”成珪道：“爷爷，小人若无爷爷呼唤，几乎被他打死了！”都瓢道：“生员若非太宗师救命，也几乎死了！”

知府道：“他是你甚么人？”都瓢道：“生员唤名成瓢，这是父亲。”知府道：“既是父亲，就不是殴辱生员了。”成珪道：“小的那得有这儿子！原是内侄，盗了小的钱财，拐带小的义男，还要打死小的，是个的真强盗！”都瓢道：“父亲冒认他人之子，不容生员归家，希图谋害吞产。望太宗师作主。有下情一纸，伏乞台鉴。”知府取上读道：

具呈生员成瓢，为斩继屠宗灭法凌儒事：姑都氏，赘夫成珪，无嗣，从幼继瓢为子。复有继女一姐，与瓢俱若亲生。上年将产分析，瓢得其二，姐得其一；姐产归婿收用，瓢产父仍执掌，分单可证。祸因游学秀州，倏生异议，冒养他人之子，希图罟产，不容归家。切思自幼继立，理应得产，他姓之儿，奚容吞噬？叩天亲审，泾渭立分，旧情可续。原产可归。上告。

许知府道：“那老子也可有状否？”成珪道：“都飙原是小的内侄，当年寄食在家，盗去本银五百两，复将义男成华拐带，远遁无获，已蒙前任马爷，给赏广捕牌面。昨日已获成华，特送爷台，以求追究，不期正遇此贼，又被毒打。今有原牌并下情各一纸，伏乞爷爷重怜。”知府接牌看毕，又将呈词暗读道：

告状人成珪，为恳天追剿事：内侄都飙，盗财拐仆远遁，无获。已蒙前任马爷给牌广捕。今日日获仆成华，言称恶遁张煊家，势横难敌。叩天亲擒追剿，焚顶上告。

许知府看毕，问成珪道：“他既是你侄儿，又经继立，你今无子，有产合应与他；即另继一子，再作次男也罢，如何反做贼情诬他？况他又是生员，岂是做贼的？”成珪道：“呀！爷爷，从那里说起！妻虽无子，妾子今已五岁，那有从幼继立之说？”都飙道：“太宗师在上，生员游学出外，又不十年五载，就是妾生，那得便有五岁？若说生员不曾继立，这分单只问是谁写的？”知府看道：“成珪，这纸分单，历历可据，难道不是你写的？”成珪道：“小的有甚么分单？这正是他希图抵搪之物。爷爷只将分单上主分亲友邻里拘来，便知真伪。”知府将分单一看，于上并无与事名姓。知府道：“是了，分单定有主分之人，岂有自主之理？明系无耻假捏，那盗财一事，眼见得真了。”叫皂隶：“把成华拶起来。”都飙着力争辩，许知府一毫不理。

众皂隶就把成华动手。成华叩头道：“爷爷，不须动得刑法，小人只是从直讲来。那年盗银一事，其实是大官人之谋，所盗六七百两，亦俱是大相公经手用度。小人不过倚草附木之流，焉敢生此歹意？其后追索不还，反把家主‘才丁’（才丁组合即“打”字）这虽是讨银的不是，小人也并不曾帮打半下。那日主翁动气，便要经官告理，惟恐大官走了，便着小人随他。谁知又落了他的机彀，把小人拐落秀州，复卖于傅乡宦为奴，不期又被原主所获。只求爷爷原情。”知府道：“既盗许多银子，寄窝在那一家？”成华道：“爷爷，若要大官人将半分三厘把与小人用，果然极是经纪；若说用与他人，且是溜索。假如借裘相公代考，买得一名秀才，就去了一半；与热帮闲同嫖，为青萍妓赎身，毛毛去了三百。刚剩得小人一身，尚且承继与了傅家，那得还有余剩？若要赔偿，只问大官便知端的。”

知府道：“都飙，你这番也不必称得生员了。据成华之说，你只合称为庶之徒也。那买秀才一事，却怎么说？”都飙道：“太宗师总莫理他，这是一片胡言，希图嫁祸之意。叨进一事，实是生员亲笔挣来，篇篇文字，句句从肺肝中流出，焉得作假？”成华道：“呀，大官人，这事瞒得他人，瞒不得我。况与我同做的，现有店主人亲手过付，怎白赖得？”知府道：“总也不必分辨。待我出一题目，当堂做得出来，

生员也真，盗财也假；若做不出，二罪齐发，莫怪老许手辣。”都飘大叫道：“嗟呀，太宗师大人，别的还可，这断断使不得！生员今日之下，原为夺产而来，不为赴考而来，腹中止带得一副讼师肺肝，并不曾备得作文材料。若要面试，必须另日。”知府笑道：“你今日腹中不带得文字，毕竟要怎么日期才有文字呢？”都飘道：“太宗师若说我廿岁后生不会作文，也须知七旬老汉那能生子。不把他假子辩个明白，生员今世也不做文字。”许刺史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叫皂隶：“速唤那成珪的儿子来。”又差一名皂隶道：“可向街坊上，另唤一个少年人生的儿子，与成珪子年齿相等者一名。”又差个皂隶：“到书坊中速取印行《汉史》一册。”

不移时，三个皂隶齐到，那孩子便是府侧王豆腐的儿子，与梦熊一齐跪下。许知府问得二子年纪相等。将梦熊瞧着想道：“此子面庞与父无二，可恶狂徒，强为排挤，若不把旧事引证，他也到底不服。”吩咐都飘道：“王家孩儿，壮父所生，成梦熊老父所生，若有不真，必有可辨：把二孩站在阶前，俱去了衣服，此时初冬时候，看那一个畏寒，你只从实报来。”皂隶去了二小衣服，却是梦熊叫冷。都飘报道：“启太宗师，假儿毕竟畏寒。”许知府又教将二子立日中，“看谁无影，你亦报来。”二小儿又立日中，不知怎么，梦熊独没影子。都飘报道：“启太宗师，假儿果然连影子都是没的。”许知府道：“着二子归家。”叫值堂吏：“可将取来《汉史》内，寻名宦中有《丙吉传》，朗声读来。”那吏从头寻着，依本读道：

汉丙吉，为陈留尹。有富翁老年无子，娶邻女，一宿而死。后产一男。至长，其女曰：“吾父娶一宿身亡，此子非父之子”。争财，数年不决。吉云：“尝闻老翁儿无影，不耐寒。”其时秋暮，取同岁儿，共解衣试之。老翁儿独呼寒；日中，果然无影。遂直其事，郡人称神明焉。

许知府道：“辨别真伪，一如前辈之法；无影、呼寒俱出尔曹之口，且众目共睹。成珪之真子无疑，犹不作文，更有何待？”叫书手：“取副纸笔与他，就把‘继绝世，举废国’二句为题。”

都飘听了丙吉一节，已是默然无语，又见题目到来，却似汤泡蜒蝥，看看缩拢，道：“生员今日委实不带得文字肚肠，要试，定须另日。腹中绞痛得紧，旧病又发了，过不得！过不得！太宗师要作文小事，即不判还财产，也是小事，这性命是要紧的。”知府道：“不妨，我有疗痛辣汤在此。”叫皂隶：“选头号板子，与我[扌采]下，先打四十，明早上道，再行参处。”都飘道：“呀，生员岂可打得！”知府道：“惟我老许，便破格打个生员，总与打马鞭驴何异？”叫该房：“快做文书，申详学院，将一千人犯，明日就送道爷审究。成珪父子宁

家，成华讨保，都飘发本府司狱司收监，明日听候解审。”许公退堂。成珪不胜之喜，将银谢了王豆腐，又请衙门中人役，各有酒食银两，不在话下。

归家说与都氏、翠苔，大家欢畅，俱说：“亏了周员外，能用成华之功。”专候来日捷音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□硕德名遂功成

引首《钗头凤》 陆务观作□

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，错，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。 邑绞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，莫，莫。

却说都飙刚刚将名儿改得在本府学中，思量辉赫邻里，谁知弄出这场口舌，撞着老许作对，申详送道，剥去衣巾，又吃一番拷打，拟成徒罪。裘屹等恐事累己，俱作高飞之策，成珪等宁家，不在话下，都飙本意，只思夺转产业，复有一番富贵，便众帮闲，亦有几时热闹，谁知反剥了衣巾，并吃了刑法。衙门使费，俱是张煊与盛子都发本，只想赢得官司，当做钓鱼之饵，谁知也落了空。盛子都原以此为买笑之意，到也罢了；那张煊不过一味为利，见这光景，那得不作吵闹？更兼三口坐番在家，朝来要饭，晚来要酒，一些也没想头，那里盘缠得过？便发话道：“大官人，我这里所在窄小，终非久留去处；况年荒米贵，大官也要体谅。”都飙道：“张兄，我和你莫逆之交，小弟暂此落薄，便取扰半年三月，也不为过。不日起解，还要仗你周支，难道便要逐我出门？”

张煊道：“哎哟，贤弟，这话竟来不得！当今之世，米贵如珠，薪贵如玉，父子不能相顾，夫妻不能相保。俗语道得好：朋友朋友，只朋得个‘有’。你若有时，我也断不如此。你今与我相似，教我也只没法。既要住过半年三月，我自搬去，让了你罢。”

次日，张煊果然搬了，都飙拍手无尘，无计度日。可奈鸩母脸上生锋，青萍舌中吐剑，终朝聒絮，彻夜争持。都飙自忖道：“有钱时人人敬仰，何等昂然；到今日，便只没了银子，为何连我自己也不敬自己了？咳，到如今，方知钱财入手非容易，总也悔不迭了。妻子聒絮尤为小可，只我资身无策，如何是好？况且起解在迤，衙门里又要使费，路途中又要盘缠，丈母、妻子靠谁赡养？总那些猪朋狗党，一个也休想扶持了，这却怎好！”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冷一姐家向来未经扰他，在前与我颇相怜惜，不免把些虚情赚他，将妻子寄得在他家下，再作区处。”

迤迤来到冷家，与冷祝夫妻相见后，叙了若干相怜言语。看看说到自己身上，道：“咳，贤姐，你可晓得兄弟受下屈气来么？”一姐惊问道：“我却不曾晓得，快说与我听。”都飙假流两泪道：“不是兄弟不要争气，也只是姐姐该少得些产业。”就把自己进学、娶亲、告状、问罪、觅屋等事说上一遍。冷祝原是无能之人，只当得是春风过耳。冷

一姐是个支离妇人，向人且是勤说，闻得成家有了儿子，便吃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我们只半年没个工夫探望，便脱出这等事体。他道寻了个甚么杂种回家，终不然家中余钞，竟没我们分了？又难为你吃场大亏，这的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你我一例之人，你输就是我输。不要忙，你既有了岳母、妻子，不须别处寻得房屋，我家颇空，不若搬做一家，慢慢摆布转来。我和你到底还是老姐老妹，终不然被杂种得了若干家产不成！”

都飙见中他诡计，不胜之喜，连夜与妻子说明，搬至冷家，三口儿住下。那冷一姐又指望谋夺来，大家有本有利。那日冷祝出外，都飙与一姐道：“姐姐，我想起解在迤，此事不可再迟，想计策不难，只差有了个梦熊，又被许知府当堂验过，要想逐他，再也不能够了，怎么暗算得他，才是妥当？”一姐道：“不难，我正有条妙计，千万不可走漏了消息，只好你知我知，便是布袋也不可使他知风。目下布袋生日，该接两老吃面，今他既有儿子，待我着布袋去接他，只说闻得添位舅舅，你要见他一面，千万要他同来用箸素面。那时若得他来，只须如此如此。岂不落我术中？”都飙道：“贤姐姐，真好计策，正合兄弟之意。”

不数日，寿日已至。一姐唤丈夫吩咐一番。冷祝就到成家，将妻子之意一一达上。成珪因冷布袋半年不来探望，心中且是怪他。便发话道：“院君死也不吊，病也不望，今日还有甚么丈人、丈母！”倒是都氏道：“老官，他二人不来，我也正恨着他；今他既已再来，叫做一善能消百恶，恕了他罢。他接我们，本想不去，梦熊当是舅舅，一来也该去拜姐夫的寿，二来也与一姐看看，我有这样聪俊的儿子，免得想我财物，便与他去一遭。”

成珪从来那一件不依着妻子说？说那时即便装束梦熊，交与冷祝，一同来见姐姐，不期梦熊从来娇养，不惯行走，到得姐夫家里，身子已走得疲乏，茶也不要，水也不要。一姐与都飙俱来恭敬，把些时新果品、上好暖饭堆在梦熊嘴边。梦熊蹙着眉头，只是不吃。少顷酒肴完备，众人团团坐起，吃酒吃面，独有冷祝，事在东翁，无暇坐虚，肚中走得空落，半日讨不得一个醉饱。一姐见梦熊诸色不吃，忙到厨下，整治了一盏香喷喷的鸡汁粉汤，递与梦熊道：“好兄弟，接你来，姐姐不会做人，无物待你，你却一些不动，敢是身子不快？这碗粉汤是好吃的，你先吃了，姐姐另买果子你吃。”梦熊口中锁喉一般，一些也呷不下，正像供佛的，只是摆着。

一姐不曾把头回得一回，只见冷祝从外进来，道：“肚里正饥，那个却好剩碗粉汤在此？”掇起就呷。一姐连翻夺下，已是吃了半碗，都飙、一姐面面相觑。冷祝竟不晓得，但觉一时腹痛难忍，一姐慌了手

脚，忙叫延医救治，都飙未及出门，冷况乱颠乱跳，七窍流红，仆倒在地，忽然死了。有诗为证：

□□莫道机关刻且深，天公端不被人斟；
鸩藏未卜何人死，鹿失知为谁所擒。
稳教燃釜煎箕豆，奚料凭栏泣藁砧；
拭泪谩嗟妾薄命，朱弦从此离瑶琴。

原来这是冷一姐与都飙造下蛊毒之计，原不曾与布袋关会，且喜梦熊不该绝命，反算计了自己丈夫。成茂来接梦熊，看见冷祝尸首，大吃一惊，并也不知为甚死得恁速，竟抱梦熊回家。

一姐哭中含怨，自悔莫追，把丈夫殡葬，不在话下。只那一片害人之心，愈加转切。家中没了丈夫，凡事挣持不来，兼之人口又多，一时摆布不散，免不得也清淡了。

都飙游手好闲，资身无策，亏了新相与的一个朋友，每日倒有几分进益。

那人是谁？却是临安府中一个有名的窃盗，唤做“我来也”。这我来也飞得檐，走得壁，穿得房，入得户，盗中之魁，贼中之顶。每每出行掏摸，再不怕人捉捕，也不扳害他人。每入人家卧内，物件到手，必于壁上题着“我来也”三字，以是捕曹都称他为神贼。都飙只因张煊一脉赌博，结下这个好友。目下窘迫之际，一发大为获利。那晚对一姐道：“姐姐，我想老猪狗家，千方难以算计。我恰寻得一个好友，善为穿窬，不若倩他神术，夤夜前去偷他一手，岂不为美？”一姐道：“偷一手，不过没他几多钱钞。既能进得内室，何不再带青锋一柄，把那小杂种或是老畜生将来杀了，怕那钱钞那里去！”都飙道：“好姐姐，毕竟是有见识！趁着今晚黑暗之夜，待我邀了“我来也”，同走一遭。你只在家整备接取物件，耳听佳音。”二人计议已了，看看傍晚，一姐做饭与都飙二人吃了，带了杀人家伙，一程来到成珪家里。我来也道：“小弟每欲算计一家，必要三五日前，看其出入门路，以是百无一错，今此来是大兄见招，急促里不曾看得门路，须要大兄前导才好。”都飙道：“这不难。他家是我出身去处，门路极熟。前边栅门牢固，且有猛犬，难于撬掘；后边墙内厨房，厨房内又有重重墙壁，也难穿挖；只有左边空园，园中就是花圃，只须挖得一重墙洞，进了花圃，入内就易。你只跟我进到内房，自然你熟溜了。”我来也依言，把火草照着，一如所说，果然直达内房。挖撬房门，乃是我来也的熟技，不须都飙费心，都飙只举钢刀，整备杀人手段。谁知成珪命中不该受伤。那夜偏偏的翻来覆去睡卧不着，耳边猛可里听得撬门之声，连忙披衣道：“不好了！有贼！有贼！快拿灯来。”都氏、翠苔、梦熊俱是一房睡着，各各惊醒。正待开门观看，梦

熊将父亲一把拽住道：“爷娘不可出去！此时半夜三更，我劳彼逸，设有不虞，如何是好？只须唤成茂等起来，看其动静，然后出去，庶免无失。”成珪依言，忙声叫唤。都飙与我来也回身不迭，望外正寻花园旧路，谁知成华、成茂正在园侧安宿，二人听得呼唤，连忙拿把钢叉到来。我来也终是老作家手段，见有人来，就闪过一边，已从墙穴内钻出。都飙却是新出后辈，那里会得躲闪？早被成茂拦头一下，打倒一地，一把头发揪住道：“拿着贼了，快拿灯来！”众人齐来看，道：“呀，原来就是都大官！为何做这勾当？手中还有白雪雪一把大刀！”成珪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放不得了，寻索来缚去送官。”都氏道：“不肖狗才，做这丧心之事！黑夜持刀，敢待杀谁？快与我一顿打死，也当除了一害。”夫妻二人一齐动手。梦熊向前，把都飙和身搂住，道：“爹妈若打哥哥，宁可打了孩儿。”成珪颇爱儿子，便住手道：“他是你甚么哥哥，你要这等遮护？”梦熊跪禀道：“爹妈有所不知，哥哥此来，纵非合礼，爹爹须看母亲面上；母亲亦宜想舅舅一脉。今彼不过为利而来，求之不得，反又受了鞭笞，岂不复深其怨？手中白刃，不过自卫之物。岂不闻孔子曰：‘以德报怨。’依孩儿之见，望爹爹赠他银子，慰其来意，纵有毒心，亦当瓦解。”都飙只是磕头，总也不敢做声。都氏那里肯依？成珪道：“孩儿说的，倒也有理。老娘，譬如被他偷去，便依孩儿说罢。”成茂解去了绑。成珪即将十两银子递与都飙道：“今日依你兄弟解劝，免你送官究治，又与你十两银子，已后务要学好，断断不可如此。成茂开了后门，放他去罢。”

都飙抱头鼠窜，正走间，只听得耳边厢大喝一声道：“狗贼，那里走！”都飙惊得魂飞魄丧，连忙双膝跪下。抬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我来也，都飙道：“吓死我也！怎生这等恶取笑！”我来也道：“正待收你为徒，原来如此胆小，怎生干得事？我此行脉中，第一要的是胆，假如我喝一声，你也覆我一声；我若叫你是贼，你便道我屈冤平民为盗，反要扭我到官，这才是贼做大。为何慌忙跪下？这不明明认是贼了！”都飙道：“只被一吓，胆已几碎，那得有此宛转？另日把《梁上君传》细细讲究，全要仗你开示哩。”我来也道：“怎生脱身出来？”都飙道：“莫说起，羞死我也！向来要杀梦熊，今日若非他，怎得这条性命？反又与我十两银子。这样看来，岂不羞杀！”我来也道：“侥幸，侥幸，还只亏贼星兴旺。快去罢。”不欺这席话，却被成茂尾在身后，细细听知，飞风回家，说与两老。夫妻二人倒惊做目瞪口呆，道：“真亏了我孩儿也！若还造次出房，岂不受其荼毒！”后人叹梦熊少年老成，智鉴卓异，有诗赞曰：

□□少小儿童识鉴超，全亲布德辨猿枭；
灵心慧眼从天假，八十老翁徒寿高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那青萍姐向与盛子都有奸，自从搬至冷家，因有一姐碍眼，都飙又日日在家，故此一路竟动不得。虽子都时常往来，只好做衙门首的石狮子，两个眼睛厮看，再也走不拢来。这日因都飙有此一举，青萍便暗约盛子都道：“今夜那天杀的出外勾当，亲哥千万来快活一宵。”子都等不到晚，早来到冷家，躲在青萍房里。冷一姐做饭与二人吃了出门，自拿盏灯进房，把门掩上。因要等候都飙，不把灯儿吹灭，和衣而睡，把耳听着大门。青萍见一姐进房安息，便轻轻的唤出盛子都道：“亲亲情哥，那厌物已出去了，冷一姐又进房了，正好出来，与你摆开阵势厮杀一回。”

子都道：“心肝的姐姐，我等是等不得了！可奈冷一姐房中灯光未灭，他在内房，我和你在外房，设或他开门出来，却不惊杀了我，损了你的体面？”青萍道：“亲哥也说的是。我们在房外的，只将些粗重家伙，把他门儿叠煞，他若要出来时，先要叫我搬开，那时你又好早早躲避也。”子都道：“讲得有理。”二人将些粗重木器都，堆在一姐房外，然后将衣服脱做赤条条的，吹灭了灯，搂上床来，把那桅杆般阳物，尽根插进，扇风箱的一般，抽上三五百回，说不尽无尽情趣，免不得雾散云收。

二人把被儿裹着，手儿挽着，脚儿勾着，嘴儿偎着，舌儿衔着，呼呼的正是睡去。

谁知冷一姐等了好多时，也睡了去，灯儿不曾灭得，却被偷油老鼠带焰衔去，惹在帐子上边，沿着板壁，烧得满屋通红。一姐正在梦中。只觉热腾腾逼拢来，开目一看，叫声：“有火！”连忙就走。正待开门，只见门外密密堆满，飞也飞不出去。

喳喳的叫得青萍醒来，见是火起，衣服也穿不迭，那里还有工夫搬去门边家伙？二人自顾性命，忙奔出门，早见火焰冲天，眼见得冷一姐做了一堆灰烬。后人叹其贪而残忍，欲害人而两番害己，天理固不爽也。有诗为证：

□□若说天公近， 世间何是多奸佞；
若说天公远， 每见奸邪祸未免。
天公远近莫浪猜，报施祸福迟早来；
请看歹心冷一姐，谋害不成先自死。

都飙与我来也出得门来，忽见前边火起，欢喜道：“穿窬不利，抢火必有所得。老兄趲行一步。”正行间，忽见二人手提长索照头一套，道：“冷家失火，走了火头，你却走不得了。”都飙只叫得苦，并不知妻子走向何方，亦不知姐姐下落。等得火灭，解送各处衙门，又是一番拷打。随问出徒罪根由，加上逃徒之罪，又解极远、驿递充徒，即日起解不题。青萍母子竟归盛子都收养，此后事迹，不烦细道。

说那梦熊，真个聪明独步，伶俐过人，年纪才得七八岁，即便满腹文章，开口成句，总之资质好了，有书无个不读，读的无个不记。人人说他罗汉转世，倒也不甚差池。九岁入泮，十四岁便中了孝廉科。

周智将孙女美姐许配。次年，成珪夫妇怕己年老，要与梦熊合姻，梦熊道：“爹妈虽只年老，尚在古稀有奇，仿之吕望，正是功名发仞之际，请自宽心行乐，顺时加餐，不必把儿未姻之事，在于心曲，以费神思。儿向年有誓，若不金榜题名，断不洞房花烛，只待来岁大比，好歹须有定夺。目下爹爹要娶媳妇，断然不敢从命。”成珪没奈何，只得歇手。

次年，皇都大比，成梦熊来到科场，却是探囊取物相似，中了一名二甲进士。部中观政已满，除授福州别驾。梦熊上疏道：“臣乃弱齿书生，谬叨提拔。奈二亲年迈，大德未酬，福州之任，不敢承旨”等情奏闻。那时宋朝自从南渡以来，家国偏安，仅云小康，正是修文偃武之际，重的极是文人。宋官家见成梦熊奏章，问及年齿，不胜之喜道：“这书生恁般年纪，便做这般文字。既是二亲在堂，有何大恩未报，且着细细再奏上来，待朕定夺。”成梦熊闻旨，即将父母年纪、并周智劝父娶妾、曲全宗祀等情奏上。宋皇帝览表大喜，道：“民家发妻无子，多缘不能娶妾，以致宗祀斩然。无力者固已委之天命，即有力者，亦多为妒悍所阻，不能继其后裔。朕虽怜之，亦未经垂谕于黎庶。今成生之嫡母，亦似前妒而后贤者，匪周智之曲旋，而成氏之胤几绝，岂非莫大之德！成梦熊以二亲年老，大德未酬，不肯赴任，其志行可嘉。即着该部官，先将白银五十两、彩缎二十端以赐处士周智，仍给冠带职衔，以风友道。成梦熊留京擢用，仍赐白金百两，为养亲之资，仍赐金莲宝炬，给假三月，待完姻后受职。”梦熊得旨，不胜之喜，谢恩已毕。

次日，周智受礼部儒士之职，成珪夫妇受了钦赐银两。不日官报推梦熊为京兆尹，择日完姻，说不尽无穷荣耀。

荏苒间假期已满，到任理事。且喜民安物阜，四境恬然。不数月，周氏有了喜事，却早生下一个公子，取名兰孙。次年又生一个，就唤桂孙。其年梦熊二十二岁，任期已满，成珪夫妇俱受了封拜。吏部考选，正报推升，都氏忽然身故。梦熊丁忧治丧。不半年，成珪又死。梦熊守孝，极尽哀痛、迫切之诚，准准守了六年丧制。正待起复，周智又死，梦熊因有义父之称，亦服三年之丧。后又十余年，翠二夫人、何氏院君俱已过世。梦熊看得二子俱已长成，长子已入黉门，次子更加敏慧，便对周氏夫人道：“拙夫原是僧人转世，走来继续成氏后嗣。今我父母已葬，儿子已长，烦你撑立家庭。我却要出家去

也。”周氏拦挡不住，只得任从披剃，在于报恩寺焚修。有司官俱来相送。其后二十余年，一毫不与尘土交接。一日，忽然吩咐道：“今日西归，与我快备香汤沐浴。”浴罢端坐禅床。

香公请得夫人、公子到来，已是回首了，空中仙乐铿锵，天花飞坠，满城之人无不看见。长老送入龕子，烧炼等事，不在话下。

那梦熊和尚原是熊二娘转世；那熊二娘又是波斯达那尊者化身，那日来到地府，十殿阎王俱来迎接。即时复了本来面目，仍做了波斯那尊者。

几幢仪仗前导，地藏、十王俱来远送。波斯道：“贫僧多蒙地藏教主，并十殿慈王相爱。此情深铭刻于五内矣。但先父成公、嫡母都氏夫人、生母李氏夫人，料还俱在地府，不识容一别否？”十王道：“尊者有所不知：先尊成原系天上金童，只因觊觎玉女，以致降谪尘凡。复因昂宿之妻，与夫偶尔有鼠雀之嫌，便逃下人间，氤氲使者便戏笔配与先尊，即令堂都氏是也；李氏夫人原系玉女化身，实是玉帝遣来完汝父之夙念者。故辞世后，俱已还天，何得尚在地狱？”波斯道：“既如此，更万幸也！”

于是辞了十王，跨上法驾。正待望西进发，只见一人手中提着个血淋淋的骷髅头，扳住车轮，高叫：“救命！”

波斯道：“是何冤鬼？报上名来。”答道：“小人就是都飙。自从那夜蒙不送官，反赐银两之恩，其后日夕感念。不期盛子都因我外府当徒，占了我的妻子，怕我后来有话，请人将我中途杀了，特来诉与冥王。又苦不蒙拘审，置我枉死城中，衣食无措，痛苦异常。今日闻得尊者西归，知尊者原系生前表弟，倘蒙见惜，幸赐鼎言。”波斯道：“原来有这等异事，待我再见十王。”十王禀道：“谋杀都飏，原系青萍之意。盛子都占人妻子，更又代人杀夫，虽都飙命中夙犯，亦青萍、子都不赦罪愆，所谓男盗女娼，正是三人显报。少不得阳寿终时，自有定夺，不烦尊者垂问。”波斯对都飙道：“既汝妻与奸夫俱阳寿未终，且不须性急，待后定不亏你，不必啼哭。”众鬼卒把都飙寄去。波斯挥泪而别。此亦慈悲之意也。

既到西天，参了佛祖，仍归本位，复证菩提。这也是波斯尊者，六十年前一点尘心浮动，到如今三生会上，两番变相托生。虽只是自己道行着魔，也还是成门的宗枝有救。不然，妒风飘渺，那得个宁静时光；血食沉沦，自能够久长岁月？从今后，但愿得打破了家家的醋瓮醋瓶，倾翻了户户的梅糟梅酱，连《怕婆经》也只当无字空文。这《醋葫芦》也只当青天说鬼，不妨妄听妄言，但愿相随相唱。诗云：

惧内原多趣，实为酿祸门；有儿失纲纪，无儿斩后昆。

尔身胡足惜，尔祖又何冤；开辟有尔姓，历传在尔跟。

大祀从尔绝，不孝谁尔伦；但当尽人事，莫云天意存。

【完】